

筆記

海潮音文庫

于右任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四 筆記目錄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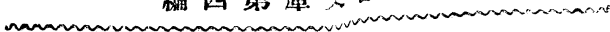
記歐陽竟無先生論神通	心觀	一
一塵龕念佛堂談	覺華道人	三
微笑齋隨筆	湯雪筠	三〇
大夢與大覺	玉慧觀	三三
出家日記	尼慈光	三六
讀湯夫人七筆勾書後	沈李月華	四八
西遊記辨訛	張慰西	五一
溫州宏法記	大圓	五三
丙寅年溫州佛化之一瞥		七二

游琅山記·····	嚶	八
虎邱山紀遊·····	嚶	八
杭州西湖遊記·····	釋紹三	八
游塔感言·····	存厚	八
遊沃洲山大佛寺記·····	兪雪僧	八
古羅神鼎游記·····	解凡	九
重遊嶽麓山記·····	笠居衆生	九
遊高廟潭記·····		九
遊獅子山記·····		九
遊瀉山記·····		九
創唐溪寺記·····		九
瀉山遊記·····	釋解凡	一〇

遊九曲洞記·····	俞亮·····	一〇三
文殊洞記·····	滄江·····	一〇五
遊靈山記上·····		一〇六
遊靈山記下·····		一〇七
應元宮訪道記·····	嶺南·····	一〇八
觀無念室雜綴·····	許以復·····	一一二
藕香室筆記·····	鄒申遠·····	一一四
墨林公案·····		一一六
前清軼事·····	淡雲·····	一一九
湖北新聞·····	慧融居士·····	一二一
論廉南湖之告猪文·····		一二四
眞學道者·····	笠居衆生·····	一二六

篆經和尚被刺記·····	湯雪筠·····	一二八
雲棲雙白鵝往生記·····	張拙仙·····	一三一
支那佛教記事·····	法舫譯·····	一三三
藏事紀聞·····	王淨圓·····	一四〇
西藏行記·····	天然·····	一五一
西域行小記·····	·····	一六三
暹羅佛教之一斑·····	李春新·····	一六五
緬甸佛教近况·····	羅瀾·····	一七一
記德意志之佛教研究·····	圓五譯·····	一七八
世界佛教近聞數則·····	邵福宸·····	一七九
太虛法師與德人談話鱗爪·····	記者·····	一八九
佛教流行西方之推測·····	·····	一九五

雲南金卮字救護隊成立後的情形·····	常 惺·····	一九八
石浮屠山記·····	石扶持·····	二〇八
南洋所感·····	梁啓超·····	二〇九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四

筆記 下冊

記歐陽竟無先生論神通

心 觀

神通之爭。遠於常情。而經論具明。諦實非妄。世俗囿於聞見。自陷夫尋丈之間。疑而不信。亦固其所。乃吾徒亦罕言之。或以爲驚世駭俗。可從緩談。或則尙迷理未通。有待思擇。予則謂佛學所詮。皆如實事。苟如實矣。何嫌而不談乎。特是事依於理。理顯則事以明。欲明神通之無虛。當示神通之由致。蓋通與礙對。無礙斯通。非通之足奇。乃礙爲可惑耳。

衆生何以無通。以無始來有漏種子現行不斷。種種繫縛隨轉。不得自在故。反之諸佛菩薩。以如理加行而見道證道。則無漏種子現行。有漏種子伏滅。執障悉破。得大自在。故無夫不通。有漏種子現行則礙而不通。無漏種子現行則不礙而通。理本爾也。奚足異哉。今且進而徵其通礙之故。一譚種子與性相之關係。何謂性。無時無方不動常住之謂性。不可云有不可云無周徧而圓之謂性。空諸雜染之謂性。如其本際之謂性。何謂相。隨緣轉變之謂相。分別熾然之謂相。雖無實體而幻現有之謂相。雖未有境而似境起之謂相。以如彼之性而呈如此之相。當其機者。厥惟種子。種子者。依於常圓空如之性而起。變別幻似之相之功能也。種子之未現行也。無方無形。無色無量。無邊無相。故亦無礙。既得緣增上而現行也。則方形色量邊相具顯。而礙生焉。惟種子未得緣現行之不可說非常非圓非空非如也。斯衆生本具有神通之可能性矣。惟種子已現行之不可說常圓空如也。斯衆生自識依於自根。局於自境。而在在不通矣。明夫此。則知有漏種子本無礙夫通。但使與有漏種相違之無漏種現行。而有漏種隱伏。無復現行之機會。（卽此名爲斷滅）則

一切無礙。雖欲不通。通其捨諸。

一塵龕念佛常談

覺華道人著

念佛人。第一要具不怕死底心。方見得厭離穢土之真。願生西方之切。臨終之際。諸佛菩薩才能決定來迎。如有絲毫怕死心。是自己尙捨不得他鄉。安得有回家之日。善導和尚說到此。而其語未詳。爲補及之。念佛人。如頓念頓悟者。辟之在家言家。如專念卽悟者。辟之出外思家。言旋卽歸也。如苦念方悟者。譬之身遭牢獄。大夢還家。久念勤念。暫時得悟。終未了悟者。如夢裏還家。醒後依然在獄。要知作此好夢。亦終甚於不還者。

現在世間。一無可樂。名無可愛。利無可貪。水火刀兵。層見迭出。稍具知識。誰不寒心。

西方極樂。一稱佛名。即可往生。當此不圖。後將何望。故以鄙見。值此末法。惟有淨念。求其早生。且就世言。微論今日。凡居五濁。貪戀不休。擾擾終身。幾數日數。無食憂食。無衣憂衣。無田憂田。無宅憂宅。父母妻子。親戚友朋。五欲是娛。如斯而已。不念生死。無常迅速。一息不回。便爲隔世。畜生地獄。苦誠難言。三界諸天。亦終淪墜。惟此極樂。清淨安養。飲食衣服。宮室園林。一切所須。自然而有。菩薩羅漢。互相酬酢。不善之名。不聞於耳。勝妙諸樂。既超世間。住不退地。終必成佛。云何不稱。云何不念。貪小失大。自甘下劣。世間可樂。何如天上。凡夫外道。豈及菩薩。文殊普賢。尙求往生。諸天帝王。亦復如是。何況我等。小根小智。現值人身。暫得此法。世間可樂。尙急求生。況此世間。云何不悟。我今發心。普勸法界。一切衆生。一心念佛。佛是我母。佛是我父。念念不忘。決生淨土。

人未歸家。雖在外陸官發財。與在外殺人放火無異。人不成佛。雖在天享無量劫福。與在世造無量劫罪無異。念彌陀者。念家親也。念極樂者。念鄉里也。務要老老實實。親親切切。念念到生死利害處。不能動處。其念始真。

念佛要先具四心。第一要深信心。第二要力行心。第三要大願心。第四要厭離五濁。決定往生。毫不怕死心。古人又有四戒。第一戒貪靜境。第二戒參是誰。第三戒除妄想。第四戒求一心。此戒甚佳。總之老老實實。勤勤懇懇。不分晝夜。不分動靜。不分淨穢。不分快慢。頭頂佛身。心想佛世。口念佛名。從今日念起。便算歸依了佛。只此一心。便無他慮。萬無一失。必定往生。

念佛人念得到檀波羅蜜。便是歡喜地菩薩。由是得戒。得忍。得進。得定。得慧。得方便。得願。得力。便是二地至九地菩薩。念得到智波羅蜜。便是法雲地菩薩。甚有不歷地位。頓超等妙二覺者。在人之自爲耳。

佛謂生不爲惡。惡而能改者。爲兩種健兒。華嚴會中。止度得一童子。法華會中。只度得一童女。所謂生不爲惡之健兒也。涅槃會上。只度得一屠兒。楞嚴會上。止度得一淫女。所謂惡而能改之健兒也。生不爲惡尚易。惡而能改最難。阿彌陀四比丘。以惡而能改。念佛成佛。佛故表而出之。名勝方便。出家猶易。在家更難。故般若會中。八萬菩薩。又特標一

白衣。以爲衆菩薩首。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謂人身相全。八萬四千相。八萬四千好。八萬四千光明。八萬四千三昧。是謂人心相全。若心體則吾不知也。吾不知也。請還各自問其爲人。

學佛首重信字。其實止重捨字。捨卽信。信卽捨也。捨一切語言。然後口惟念佛。捨一切動作。故身惟禮佛。捨一切思慮。故心惟想佛。捨得現前苦樂。爲圖萬古千秋。捨得六道三塗。爲往西方淨土。諺云。捨得一身。皇帝面前耍。我則謂捨得一心死。佛在荷包裏。今人於捨字毫不留心。故多以信輕許於人。并迷自己。說個捨字。人皆開口在財。不知捨財。特其一端。在家人之飲食衣服宮室男女。出家人之飲食衣服臥具湯藥。近在目前者。方且甚難。說甚捨身捨命。

錢伊庵編輯宗範。於念佛外。主張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及死了燒了向甚麼處相見。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三種話頭。不知古德有言。參禪不須別舉話頭。只消一句阿彌陀佛著倒。所謂衆生心中。念念有佛成正覺。但須心常憶佛。口常稱

佛身常敬佛。始名深信耳。

古今聖賢仙佛。皆是由人想成底。予嘗持此理教人。或不肯信。乃引楞嚴經純想即飛之說示之。後觀淨土聖賢錄。載李九霞爲其亡親念佛。想念既久。觀中親見其成佛。覺後並聞其度生。益信我語爲不謬矣。當知心卽是佛。佛祇是人。無量壽經。佛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明白爽快。決定無疑。人自不肯照行。想之不真。想之不切。心外求佛。所以無成。世俗功名富貴。倘來之物耳。有志者事尙必成。何況本來。曷其奈何弗想。

劉子說佛法人人本具。個個現成。一稱南無佛。決定成佛道。世人疑劉子曾用苦功。三二十年。晚節念佛。所以見得如是便易。他人斷不能爾。殊不知其大謬不然。劉子自來說道是教人大快活事。三二十年胡亂用功。都不肯苦。祇因未得快活。捨而歸佛一門。那知一經念佛。道在眼前。身心泰然。明白無事。譬諸久病人得遇妙藥。應手全愈。何忍私爲祕傳。不以公之大衆。奈大衆甘心吃苦。喚不回頭。劉子無奈伊何。伊且欲奈劉子何。怪哉。

一念稱阿彌陀佛名。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一念不稱佛名時。豈不造八十億劫生

死之罪乎。經語切須對勘。方爲得法。

阿彌陀佛一句。是悟前助發方便。亦是悟後護持方便。未悟人須將一句阿彌陀佛作看念。不作念看。信心真切。剋期三日。或五七日。行住坐臥。晝夜六時。務令須臾無間。一月中如次幾次。卽或一年中如此幾回。亦能有悟入處。若祇是怎麼因循怠忽。隨俗混時。禮拜唱嘆。便爲佛事。安有了期。

看念法。如古人看念佛是誰。固是一法。不如看阿彌陀佛是什麼。較好。若能不管他是誰。是甚麼。只是阿彌陀佛。怎麼默默自看。却莫閉眼。最好。

念。所以開佛也。佛。所以攝念也。一念之善。必生天堂。一念之惡。必生地獄。純然一念。則生凡聖同居上寂然冥念。則生方便有餘土。蕩然無念。則生實報莊嚴土。了然離念。則生常寂光淨土。善念惡念。生生也。一念冥念。生不生也。無念不生也。離念不生不生也。生不生。不可說。生不生。不可說。不生不生。不可說。不生不生。不可說。故無念可起。無念可滅。無佛可學。無佛可成。

諸佛各有淨土。一人清淨。一人之淨土。十人清淨。十人之淨土。百千萬億人清淨。百千萬億人之淨土也。此其淨土中。有淨有不淨。故釋迦勸人念佛。指歸彌陀。彌陀世界中。佛淨。菩薩淨。乃至水鳥樹林。無一不淨。他方菩薩來。亦無不淨者。此所謂普淨。徧淨。普徧淨。過去五十三佛中。以普光。普明。普淨。三佛居首。若以古校今。阿彌陀。當是普淨化身佛。

佛學無上中下根。亦非有正像末法。其所分別。皆人自爲之也。是故學佛人。最忌自甘下賤。謂利根上智。末法所無。我當由漸而來。不可克期成就。尤忌壓良爲賤。謂我與衆生。本來平等。我尚不得開悟。彼復何由發明。惟抱定本來成佛爲宗旨。以決定成佛爲趨向。以一心念佛爲行持。念佛成佛。更不他求。認一切衆生。皆是已成之佛。只我未成。則衆雖不念。我當勤念。憫一切衆生。皆是未成之佛。惟我先成。則衆或不念。我當代念。如是發心。如是努力。積久豁悟。一切佛理。無不會通。一切佛事。無不成辦。貪瞋癡愛之習。自然盡除。名利恭敬之心。自然永斷矣。若不如是。上根卽是下根。末法決無正法。凡有言說。皆佛法中之罪人。

念佛參禪利弊。現時以兩種譬喻恰好。參禪如坐火車。一日可行千里。然火力稍有不慎。電信或未先通。一遇出軌碰輪。便有喪身失命之禍。念佛如坐輪船。晝夜亦行千里。但下碇以備風浪。然電以防礁石。自然駕輕就熟。絕無沈淪阻滯之憂。火力喻用功。電信喻傳授。風浪喻修觀等。礁石喻貪靜等。出軌碰輪。喻滅定狂慧等。駕輕就熟。喻持名無間修等。會念佛者自知之。

西方是故鄉。彌陀是慈母。念佛人趣向西方。觀想彌陀。當親親切切。見來如是。如遠客之思故鄉。如嬰兒之念慈母。將一句彌陀。作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走。此謂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臨終去來。自然無礙。

彌陀四十八願。願稱我名者。凡十二條。絕無觀想念佛等贅法。觀想是釋迦一時權教。後人因此。遂引三觀空觀。一相離相諸說。附會成法。其實釋迦亦只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無種種煩難事也。彼本無瘡。云何傷之。是以善導西來。只勸持名念佛。世疑彌陀應化。豈不誠然。至如遠公序禪經。略含有參是誰意。慈照說離相。略含有除妄想意。人天寶

鑑論調息。略含有貪靜境意。後人又執爲死法。秘爲真傳。其謬誤更不堪細說。善知識立念佛四戒。戒貪靜境。戒參是誰。戒除妄想。戒求一心。可謂釋迦之善友。彌陀之功臣。

佛法不離身口意。能淨三業。便賅一切經文。止觀祕密。坐禪。皆爲鈍根人設。故其淨身口意諸法。甚煩且勞。如跣趺結印。以勞其身。拄舌誦呪。以勞其口。觀想調息。以勞其意。雖曰習淨。吾未見其得淨矣。利根上智人。眼界闊闊。胸襟遠大。未聞佛法以前。早痛惜無始至今。口未常說着自己一句話。身未常做着自己一件事。意未常想着自己一點心。甚麼富貴功名。文章道德。原不過誑惑暫時的戲。却誤作自利利他諸大事。講道理。做工夫。胡思亂想。無歇無休。欺己欺人。拚生拚死。但親切掉頭一想。那未生天地已先生。天地壞時。渠不壞的自己。何曾夢見他絲毫影響來。是故一聞佛語。如破山雷。不覺將從前亂七八糟百千萬斤的重擔子。輕輕放下。又如將從古至今糾纏不清的大疑案。立地分明。卽或未能。便想去想來。抖起精神。立偈他到說不出來。想不進去處去。偏要他從想不進去處想去。說不出來處說來。如其尙恐勞神。或嫌多事。便只借一句阿彌陀拉倒。口要說。只

恁麼。身要做。只恁麼。意要想。只恁麼。自由自在的。直走向自己一條大路上來。准回到自己舊時家裏去。有人說佛法大海。不止是恁麼點事。總教他念句佛去。便休。

心猶虛空也。諸佛法爾。衆生亦然。虛空中。忽然水氣上蒸。爲淡雲。爲白雲。爲烏雲。爲黑雲。厲風助之。彌漫太空。疾雷破山。暴雨如注。所謂彌天大罪也。清風掃之。虛空泰然。本無一事。虛空中。忽焉地氣上騰。爲明雲。爲青雲。爲紅雲。爲五色雲。祥風鼓之。照耀十虛。映日成華。餘霞散綺。所謂齊天洪福也。和風盪之。虛空泰然。仍無一事。念佛人一心不退。努力向前。直是騰身虛空。跳出雲外。是故謂之橫截。而阿彌陀佛。亦名大日如來。

向上一句。千聖不傳。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皆宗門提倡中極要緊語。學者捕風捉影。愈看愈迷。豈知一句阿彌陀佛。便已現現成成。兩頭坐斷。並不假絲毫勉強來。何以言之。阿彌陀在釋迦前。由釋迦以望彌陀。豈非向上。釋迦自言彼法滅盡。尙須留阿彌陀佛四字。度末後百年中人。我今謂一念彌陀。便是傳向上句。並謂一念彌陀。便是解末後句。知佛法者。誰謂不然。

念佛人先要將肚皮騰空。凡你從前最愛吃的飲食。最愛穿的衣裳。最愛住的房屋。最愛使的東西。最愛和他一塊兒好的人。概行擡出。凡你從前最不愛的飲食。最不愛的衣裳。最不愛的房屋。最不愛的東西。最不愛和他一塊兒好的人。也概行丟落。稍有絲毫擡不走。丟不下的。使勁都要將他擡去丟盡。等你這肚皮如天樣大。如海樣深。空牢牢沒有一點挂礙。然後把一句阿彌陀佛。十回百回。千回萬回。百千萬億十回。十億萬千百回。殷殷勤勤。懇懇切切的念了又念。念得像一點微塵積成土塊。又累成堆。重疊成小坪小峯。又鋪展成大岡大嶺。久而久之。竟至成一座大須彌山。將你一個肚皮。裹塞得上下八方。毫無縫隙。隨便槩着磕着。都是彌陀。然後將指尖輕輕一彈。把這座大須彌山豁然推倒。那是天也塌了。海也乾了。須彌山和你都不見了。無量無邊的世界。任你盤桓。要衣便。要食便。醍醐滿口。要住便。虛空樓閣。要行便。徧界蓮花。要坐便。七寶莊嚴。要臥便。一床安穩。菩薩也湊趣來陪。羅漢更夢想不到。便是釋迦老子見了。也說你是個會完格的。那時你可夠了麼。哈哈。才好來同我領教。

初行念佛人。聞人說佛三昧。往往詫以爲奇。便擬修習。不知念佛便是三昧。何待求他。今爲一一明之。以防後患。凡常坐念佛者。卽是文殊問經。所稱一行三昧。常行念佛者。卽是般舟三昧經。所云般舟三昧。半行半坐念佛者。卽是方等法華所名三昧。非行非坐念佛者。卽是南岳大師所言隨意三昧。癡人但患不念耳。但能信念。不起他心。一念可成一三昧。念念心不絕。豈不成無量無邊阿僧祇三昧耶。我語卽佛語。汝等當諦信無疑。不見天台大師解三昧云。一心不動。便爲三昧。問。現在用心念佛。怎能一心不動。答。安般守意經。以六妙門爲內無爲。或問。現有所念。何以無爲。答。言身口爲戒。意向道行。雖有所念。本趣無爲也。念佛法門。亦復如是。學人知之。

念佛是大懺悔法。卽是大徹悟法。而人多不知。往往格外希求。以至狂迷益甚。夫罪從心起。懺罪卽是明心。罪性本空。懺罪卽可見性。善念佛人。一心懺悔。時時刻刻。只見自家罪垢。不見他人過愆。懺得一分罪滅。便是一分悟由。悔得歷劫罪消。更有何機不徹。經言。若人念一句佛。能消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又言。聞人勸信便念。卽是多善根。福德因緣。

多善根福德因緣。豈非大乘根器。消生死罪。非了生死之法。而何故文殊偈言。諦觀心罪。本來空。是則名爲真懺悔。七佛第一偈亦云。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惟善念佛者。久自知之。

彌陀四十八願。皆稱本願。世人但以彌陀本有此願解之。或以彌陀本分上願釋之。便爲了事。若此解釋。豈惟不知本願。亦並不識彌陀。竊謂彌陀乃衆生之總名。衆生卽彌陀之別相。本是自性。願是惟心。本是成佛之根據。願是成佛之資糧。只如彌陀第一願云。設我得佛。國中有地獄餓鬼畜生者。不取正覺。設是無發而發之菩提心。我是無我中之真我。得是不可得中。恁麼得。佛是寂而常照之如來。直而言之。只是一心念佛四字而已。國中者。心中也。有地獄餓鬼畜生者。有此等惡念也。不取正覺者。正覺卽真覺。真覺本無所捨。亦無能取。然衆生心中。若捨惡覺。必取真覺。有取有捨。便非一心。既非一心。卽不爲本。又非一心。卽不成願。今則不取三途。亦捨真覺。念既全離。佛亦不立。乃可謂之一心念佛。所以名爲本願也。如是一願中。皆以觀心而契。乃至第四十八願云。設我得佛。他方

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不卽得至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於諸佛法。不能卽得不退轉者。不取正覺。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者。逢緣對境。一切善慧法行也。聞我名字。不卽得至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者。無名之名。無字之字。強而贊嘆曰阿彌陀。一念念之。聲應氣交。尙不卽時隨順。安隱無生者。未之有也。於諸佛法者。一真法界圓滿覺也。不能卽得不退轉者。一念圓足。諸佛現前。是佛是心。更何退轉。如有不能卽得者。是念佛仍未一心。終不得謂爲本願焉。如是念佛。如是觀心。如是念彌陀。如是觀本願。念念是佛。念念是心。念念是本。念念是願。願是因。本卽果。願是果。本卽因。本是依。願卽正。本是正。願卽依。念是我。佛卽彌陀。念是彌陀。佛卽我。卽我之心。是彌陀之願。亦是彌陀之本。卽彌陀之本願。是我之念佛。亦是我之一心。不須四十八願。願願推求。一念了然。當知百千萬億法門。總爲假設。但入一門。決亦無有空過者。

予自三峯結夏。深領念佛滋味。悔恨前此勸人念佛。說得行不得。真口頭禪。縱有微言。亦圓教中所謂理卽佛耳。歸後。因自訂早晚日課。漸加午前一次。每次經行九轉。約九

輩上生之事。次第想行念佛。每次約三千聲。聲聲登對彌陀。作慈父悲母想。又如善財南行。常啼東向。念念作念善知識教想。至於舉足下足間。見所居則視爲虛空樓閣。見大眾則視爲清淨菩薩。林樹則視爲七寶行樹。池水則視爲海會蓮池。兒女隨行。亦如善友。如來世界。徧現他方。每念一回。心眼爲之一活。此後准添至十萬。畢命爲期。決取觀行卽佛云。

禮懺止觀念佛三法起信論具載修行信心分中。當知一心念佛。便是禮懺。一心念佛。便是修止。一心念佛。便是修觀。止觀雙修。便是直從行起。所以念佛人取證極易。不同信解餘門。

依理破事。隨事合理。故稱理事無礙。念佛不隨事。不依理。但到一心不亂。萬善同歸。直是事事無礙法界。圓悟和尚云。學人到此。正好參禪。予謂學人到此。正好念佛。

經（觀無量壽）言。愚人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當知罪與福相對待。那邊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這邊便造八十億劫清淨之福。何

等僥倖。何等安閒。如其不念佛人。念念造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縱或無記不造。總成虛度。光陰。算盤。殊打不過。

圭峯本起信論說圓頓證悟十門。從無念始。至離念終。學人不解此門。多生妄想。妄求無念。妄計離念。不知愈求無念。念纔愈有。愈計離念。念便愈多。那得有無念。至離念時。如我今言念佛便是無念。何以故。彼不念佛。念所以有。我既念佛。念自然無。故念佛便是離念。何以故。彼念自念。不依於佛。我佛自佛。不依於念也。

問。諸佛世界。云何尚有差別。曰。如我今日念佛一千。汝念一萬。彼念十萬。以彼我今日各人世界言。我即不如汝。汝又不如彼。何以故。今日我世界中。僅有千佛。汝一萬佛。彼則具足有十萬佛故。

問。悟心是悟到阿賴耶識否。曰。阿賴耶識。經論詳明。更何待悟。所言悟者。非心意識所能知見者也。但不可以妄求。求必不悟。又悟亦非希有事。只如讀書人。讀得字多。忽然貫通。便叫明白。念佛人。念得名久。忽爾寂滅。便會圓融。這便是悟。一心做去。誰還管他八

識七識六識五識等做甚麼。

念佛人隨願往生。人多誤解。只知隨彌陀本願而已。豈知隨彌陀本願往生者。多是下品。隨導師發願往生者。猶是中品。惟隨自願而往生者。乃是上品。自願爲何。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并不須善友之扶持。亦無待彌陀之接引者是。

念佛猶如學射。西方是個靶子。念念求生西方。是心心要中靶子。學射人中得靶子後。上下八方縱橫亂射。神而明之。如李廣之射石沒羽。甘繩之繞樹逐人。斯爲命中之技。念佛人得生西方。所以爲不退地菩薩。畢竟成佛也。

念珠用一百八顆。或以爲對治百八煩惱而設。或以爲修行百八三昧而成。予謂不爾。大集經言。凡人心未起時。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心轉作意。意轉作識。識轉入眼。眼所見好色中色惡色。乃至身所得細軟粗惡苦痛。一一各各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五百四十百八愛行中。一愛行當受一生死。一受一身。如是不盡。菩薩人微細觀心。乃能知此。念珠一百八數。正爲離此。故經又言十念念佛。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也。五百四

十者五蘊中各具一百八數故。

鄒宏甫見說無情有佛性節。謂說符透。足解其疑。但於古人無情說法等言。其疑未解。予謂無情說法。隨處皆是。更何待疑。汝但莫執着道理。莫執着工夫。自然當下俱見。卽如開門見山。令人神往。臨池見月。使人意移。唐詩。行到水流處。坐看雲起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宋詩。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諸如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花如解語常含笑。石不能言自可人等。何一非無情說法。所以阿彌陀經。謂極樂國水鳥樹林。皆解說法。誠非虛語。但是無情說法。無情不聞者。爲無情得。以障之也。無情說法。有情不聞者。爲有情足以障之也。極樂國水鳥樹林。隨時說法。念佛念法念僧者。隨時得聞。如其不念佛法與僧。彼國且無從至。卽斷無有聞之者。無情說耶。有情說耶。無情聞耶。有情聞耶。試一思之。有何不悟。

西方極樂世界。高得沒頂頂。深得沒底底。大得沒邊邊。長久得沒有劫數。人能治心如此。則西方極樂。當下現前矣。求生者。厭世間苦。恨在家苦。畏有身苦。懼受生苦。如是不

受一切衆苦。惟求極樂早生。更無別求。決不他生。方得謂之求生。念佛者。如嬰兒之念慈母。如疾病之念良醫。如牢獄之念赦除。如飢寒之念衣食。除極樂以外。更無別念。除彌陀以外。亦無餘佛。乃得名爲念佛。一心則要專心。要大心。要堅固心。要久遠心。斷一切惡心。包一切善心。捨一切俗心。成一切道心。廣之則梵網經等之四十二心。約之則波羅蜜多之般若十心。約而又約。則如淨土論中之五要。一懺悔。免留難心。二斷惡。修善度生心。三專念禮拜供養佛心。四觀想西方極樂世界心。五萬善同歸發願回向心。總而言之。則曰發菩提心。故得謂之一心。惟其如是。是謂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如若不然。是空發願。臨終無力。畢竟不生也。

天親俱舍論。謂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淨土論著重種子。巧于發明。謂念佛人心有女人種。根缺種。二乘種者不生。非女人根缺。二乘不生也。惜如何是種。尙未詳列。今補說之。捨不得是女人種。戒不淨是女人種。忍不住是女人種。直不來是女人種。拿不定是女人種。想不明是女人種。與六波羅蜜相反故也。眼不清淨。是眼根缺。耳不清淨。是耳根

缺。鼻不清淨。是鼻根缺。舌不清淨。是舌根缺。身不清淨。是身根缺。意不清淨。是意根缺。與六根清淨相反故也。知衆生無邊。而高己慢人。不誓願度。知煩惱無盡。而惡露求靜。不誓願斷。眞法門無量。而得少自足。不誓願學。知佛道無上。而著空迷有。不矢願成。與四弘誓願相反故也。總而言之。凡不一心念佛。一心求生西方。尙有些微他雜心者。皆是有女人種。有根缺種。有二乘種人。斷無有直接往生者。若西方合論。謂指往生淨土後言。理事現成。似可無待於言者。

極樂國中。生四色蓮花。予按根莖皆從信立。含六波羅蜜於其中。其赤色赤光者。大抵施戒念佛之人。具勇猛信而生者也。青色青光者。具堅忍信而生。白色白光者。具精進信而生。黃色黃光者。具決定信而生者也。如其明了爲信。般若現前。則於四色之外。化金蓮花。或尤徑坐金台。蓮花承足。彌陀與彼。無二無分。念佛千萬人中。殊難一見。若夫旁生側挺。繚繞四邊。總由能厭娑婆。欣向極樂。信未成就。故僅含苞。並此無之。則其念苦矣。

人一心。具百千萬億能力。於念佛時。研究可知。但念出聲人。或忽不及察耳。試從

不出聲時。一念念佛中。微細觀察。每一念起。便有無量無邊影響應念而來。正如帝釋天宮。上下八方。寶網交羅。窈窕相通。重重無盡。或竟泯無一色。妙無能名。吾無以名之。強名之曰不可思議法門。識得此門。應知經言。一念清淨。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此語真實不虛。非同權說。願與一心念佛人。密切商之。不出聲之力量如此。則出聲念佛之功德可思。念佛得佛。影響之捷。幾如電話一般。然而有效有不效者。試以電話喻之。今有兩房子孫於此。皆與祖父遠離。其一房孝思真切。常欲與祖父相親。忽聞有電話可通。卽於家置一電機。晨夕問安。寒暑不間。又常整理機器。惟恐阻礙不通。一旦有緊急家事。但傳一語。祖父卽知。或親到喚咻。或遣人立至。斷無有一毫滯滯者。此專心念佛人。所以直捷往生也。其一房視祖父爲可有可無。雖設電機。聊供遊戲。久不通問。電機應否。亦無從知。一旦病危。始理電機。機壞已久。電無從通。則惟坐待立亡而已。此散心念佛人。所以臨終昏亂也。知此。則念佛者能無自警乎。

念佛不得有二心。蓮池求雨。只是經行念佛。又言。昔有方丈。作孟蘭盆齋。只是念佛。

三日。昔有院主。爲官司勾攝。堂中首座。集衆救護。只是高聲念佛。合之明寶光寺僧。護衛新都。只是巡城念佛。皆然。所謂求佛只求一尊也。

凡學佛人。無師勸勉。而自能念佛。且以勸人者。皆應化而來之古佛。不亦乘願而來之菩薩也。一經人勸。聞佛名而信念不疑。其人福德因緣成熟。此生皆必往生之人。然或戒乘俱急。信行願三事。具足無差。則有上輩往生之說。或乘急戒緩。或戒急乘緩。信行願不具足。故有中輩往生之說。或戒乘俱緩。俱具信而無願無行。又有下輩往生之說。總之能信卽生。決無空過。上中下之歷別。皆其人之自爲。佛無分別也。若夫屢勸之而不信。或始信而終疑。其人福德方差。因緣未熟。或尙須留連六道。或猶待墮落三塗。勸念人遇此。當生哀憫心。慈悲心。不得非之笑之。雖慢罵而不必與之爭。任橫行而不宜與之校。方是真學佛人。

念佛須是身口意三事合一。方名念佛。借如口念佛而身心不一。是誑佛而非念佛也。身念佛而心口不一。是背佛而非念佛也。自謂心念佛而身口不一。是滅佛而非念佛也。

也。必也。身作觀。心作想。口作念。觀想念完全不離。可以謂之念佛。心起信。身起願。口起行。信行願具足不變。可以謂之念佛。極而言之。口無失言。口是教也。身無失行。身是律也。心無失念。心是禪也。如此方得名爲念佛。口惟佛言。口口皆慧也。身惟佛行。身身皆戒也。心惟佛念。心心皆定也。如此方得名爲念佛。何故如是。口口是佛。口即佛口。身身是佛。身即佛身。心心是佛。心即佛心。是真惟心淨土。自性彌陀也。口口作佛。口無量佛。身身作佛。身無量佛。心心作佛。心無量佛。此固西方淨土。現在彌陀也。有志成佛者知之。

念佛雖該在家出家四衆。實尤便于在家。伊古以來。蓮社蓮池。皆從出家開之。在家依法依僧。曾無一人自立。此之不恥。乃徒高談教義。妄學宗門。縱明心見性。如傳大士龐公一流。隨人脚跟。予終不許爲一佛出世。竊願在家男女。謹記斯言。淨行早成。門庭大闢。古佛今佛。誰易吾心哉。

在家念佛。生不生淨土。每易狐疑。要能專念常念。不斷不歇。堅持五戒十戒。或更受菩薩戒。決生淨土。自然自信無疑。若夫出家念佛諸人。既受具足戒。便當兼作觀想。發願

早生淨土。成佛度生。較之看教參禪。其功德相去。何止千倍。彼立心不定。持戒不真。念佛未至純熟。又去希求證悟。想望宏經。徒費形神。虛糜歲月。多心不一。畢竟無成。可嘆可悲。佛亦難救。

菩薩弘經造論。非好名。非好利。非好人恭敬禮拜。尊重供養也。身心廓徹。顯密圓通。悲願弘深。機緣湊合。因此弘一經。造一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如月印空。偶然煥彩。本自無思無慮。何從有作有爲。祇如三字阿彌陀。密之。不過本然無量之一心顯之。則三藏中佛法。菩薩法。聲聞法。罄盡無餘。更無絲毫滲漏。一句可開爲百千萬句。百千萬句亦可收爲一句。並且有句可以消歸無句。無句亦當消歸無句。到有句無句。後一時喝破。便許從虛空開口。隱自分力量。另轉出一大藏教。十二部經。噫。此豈凡夫外道。狂言橫議。胡求妄作者。所能夢想其萬一者哉。不然。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衆盲評象。吾恐焚經之禍。正兆期人。

口念佛。即應身。身念佛。即報身。心念佛。即法身。此之謂念佛三身。

行念佛。即妙觀察智。住念佛。即成所作智。坐念佛。即平等性智。臥念佛。即大圓鏡智。此之謂念佛四智。

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忘名忘相。便成淨土。但是大海茫茫。墮在佛數。無邊無岸。尙賴慈航。一句彌陀。故稱接引。捨筏到岸。又復何言。

諸佛接引往生。亦只開示利喜。使自發明而已。自發明。即花開見佛。了悟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也。所以念佛不在高談玄妙。只貴真實奉行。

吾心中有天生極樂。自然彌陀。雜念蔽之。隱而不見。亂念分之。窮而無歸。一旦發明。全體透露。極樂世界。只在眼前。彌陀世尊。不從他得。所謂花台寶樹。玉殿金池。如影隨形。從心所欲而已。故先德云。實實有淨土。實實有彌陀。又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知此然後可以與言。

念佛人。一心西向。任運騰騰。不懼不憂。無思無慮。此最上根性。無庸贊詞。如或尙塵世變之憂。常恐身家之累。但當堅持戒律。密念鴻名。自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今請略說

五戒效果。願諦聽之。不殺生。則水火不能傷。刀槍不能害。不偷盜。則大盜不能劫。小匪不能偷。不邪淫。則外感不能侵。內傷不能致。不妄語。則謠言不能至。唾罵不能遭。不飲酒。則迷藥不能迷。悶煙不能悶。所謂五百里內外。常有戒神護持。二十五菩薩。常在其人左右也。念佛人但受五戒已如此。何況受具足戒。並菩薩戒者耶。如其念佛受戒。仍然不免災殃。若非念佛不真。必是守戒不密。須知不殺生。必施捨。即是檀波羅蜜。不偷盜。必勤儉。即是忍波羅蜜。不邪淫。必決斷。即是進波羅蜜。不妄語。必嚴謹。即是定波羅蜜。不飲酒。必清明。即是慧波羅蜜。六波羅蜜。五戒全收。豈不重哉。

教中道。佛語初中後善。世人但曉得一善字。於初中後都不分明。惟百丈禪師上堂一段。結云。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卽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此是引教）若祇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教主謂佛）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云云。（此是明宗）十分

了當學佛人但看清此段。自然宗說俱通。說法度生。方爲了事。如念佛教信行願。卽是此義。信是要他貪生怕死。趨吉避凶。改惡從善。舍邪歸正。發出心來。決定念佛。此是初善行。是要他知道生死。吉凶善惡。邪正。都不出我一心。都不干我本分。逼真念起佛來。成個自己佛。此是中善願。是要他了。然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我但自己念佛。不去勸他念佛。我但自己成佛。不去望他成佛。他不清淨。便是我不清淨。他不完全。亦是我不完全。既不合自己本心。就不合彌陀本願。使他滅却己見。等同衆心。完全念起佛來。成了究竟佛。卽是後善。教中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亦該此義。但太簡切。不易了然。借百丈上堂發此。學佛人盍各知之。

問如何是下輩人念佛。曰。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如何是中輩人念佛。曰。這妮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如何是上輩人念佛。曰。王嬙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婦人女子鬥好。還有向上一着。末後一句。麼。劈脊痛棒。

念佛人必須念到身家蕩然。實實更無一事。方能透得初關。又必須念到緣境寂然。

實實更無一理。方能透得二關。更必須念到事理超然。實實并無一心。方能透得三關。必如是方爲行解相應。必如是方能宗說俱通。透過三關。頓超九品。乃真念佛。

微笑齋隨筆

湯雪筠

紀孔任甫居士持咒效驗

孔任甫居士。南海羅格人。慷慨好善。庸常善社。卽其手創。侍母至孝。母持大悲咒極虔。居士少時耳濡目染。三齡卽能朗朗成誦。自言數年前因事回里。一夜偕其族人某。赴距村數里之墟場購物。攜一犬。縱使先行。時方初秋。新月一痕。涼颯颯颯。殊覺快意。無何至一林邊。陡然一陣陰風。令人毛髮森豎。所攜之犬。狺狺狂吠。瑟縮不前。狀若甚怖。族人

所持提燈。燭光忽呈藍色。漸漸縮小如豆。居士心知有異。倉卒間憶及其母常言大悲咒。有若何神力。擬姑試之。不料才起是念。卽風止。燭明。犬亦搖尾前進。居士至是膽力頓壯。且行且默咒不絕。卒安然市物而歸。居士少慕道。先世以齏運致富。家舊有嶽雪樓。藏書之多。兩粵無能出其右者。以故於道家典籍。十九皆曾瀏覽。而所藏數千卷佛經。反不知措意。去年閱經社成立。居士特訪余訂交。自是彼此討論辯難。幾無虛日。憶及夜行事。益信佛法不可思議。近與余皆致力於禪宗淨土焉。居士又言二十年前有兩雄翠屏山萬福洞程南山道士。謂未嘗修道之人。屏息慮靜坐一時。如妄念起五十次者。有道緣。起念愈少。根器愈利。若過五十次以上。則業重心雜。鮮能成果。居士乃趺坐試驗。計起念僅十次。道士賀曰。君善根深厚。三島十洲前程不可自限也。居士今年五十有五。暇輒持大悲咒。性和藹易親。道貌岸然。頗有古人風度。語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余亦願居士不可自限也。

湖北甘露寺僧

吾粵南海縣佛山鎮。地當三江匯合之衝。商務殷繁。亞于省會。一日有游方僧來。展具念佛。不言不動。如是數日。施與齋飯。過午不食。每食輒有瓦雀二。來集其鉢。坐前冷水一盃。僧喃喃持咒。水泡噴起若沸。施與銀物。亦不拾藏。羣丐爭竊取之。不較。亦不顧。頑童擲石噪逐。僧無愠色。人咸異之。會有某甲病劇。羣醫皆言不治。甲家人試往哀僧。僧與一符。服之果愈。有取其坐前之水。歸以治病者。皆立瘥。於是鄉民謂爲活佛降生。奔走相告。舉鎮若狂。男女環踞禮拜。踵相接。途爲塞。附近香肆。無不利市三倍。布施財物者日益衆。而僧惟念彌陀名號。除水飯外。餘皆爲痞民土棍瓜分。痞棍視僧如錢樹。更推波助瀾。凡可以蠱惑婦女之求福求壽者。無所不用其極。一日僧忽歛具起。似欲他去。黠者察知其意。以木欄囚之。晝夜輪守。不敢懈。復繞以外圍。專賣供品。其自攜香燭者不得入內。旬日之間。獲利無算。鎮紳惡之。遂函警署請逐僧出境。時余師陳觀察益南先生恭受。適長佛鎮警署。先生廉樸方正。秋氣肅肅。辦理痞棍。向主嚴格。閱函畢。立派警察前往督拆。救僧返區。痞棍鼓衆追隨。圍繞喧鬧。尋毆警奪械。毀署。唯進與先生爲難。幸縣兵馳至。彈

壓始鳥獸散去。於是將僧解送省城。縣官照例提訊。追究首事。僧不語。惟念佛號。乃下獄。過數日。訊如前。官疑僧畏罪。再四慰諭之。仍不語。官憤極。用刑迫供。不答。旋用至十六人。挾槓慘刑。若在常人。肉糜骨粉矣。而僧仍念佛如故。久之寂然。疑其死。就審之。知爲睡去。官無奈。見其布囊上有湖北甘露寺五字。乃將僧資解鄂省原籍了案。此宣統初年事也。聞僧在獄中。病囚賴其存活者甚衆。有某甲謂曾聞僧自言其師囑彼往南方應劫。須受官刑。以了夙業。故有廣東之行云。

大夢與大覺

玉慧觀

凡因地而倒者。須因地而起。離地求起。豈可得乎。迷本心而起無邊煩惱者。衆生也。

悟本心而起無邊妙用者諸佛也。迷悟雖殊。而要由一心。則離心求佛者亦不可得。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心如虛空。法非本妙。因滯礙而自妙。心非此真假。逐妄而立真。蓋由無始。執有漏惑。非顛倒地。爲顛倒人在解脫場。失解脫者。輪六道而不息。湧四流而長漂。惟我能仁。據彼堪忍。事恆沙之諸佛。得值爲師。窮法界之衆生。等觀如子。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雖有聰明。易眩。易迷。允執精一。方到彼岸。

一劫者。宇宙之夢。一世者。人物之夢。一劫大夢也。一世小夢也。萬有之生。有千年萬年者。有百歲十歲者。壽是長夢。夭是短夢。長短雖殊。均是一幻。未夢之前。不見夢中身。已覺之後。不見夢中身。未生之前。沒有此身。已死之後。亦無此身。身是究竟無者也。未夢之前。已有此心。已覺之後。亦有此心。而能夢能覺。心是究竟有者也。是知未生之前。已有此心。已死之後。亦有此心。而能生能死焉。世人勞此心。以養此身。而不知因此身。以養此心。是可謂顛倒者也。

夢者不覺之名。覺者不迷之稱。以覺觀夢。所行皆是妄作。所見皆是幻境。天蒼蒼。方

在上。地茫茫。方在下。天地之間。一切衆生之數。不知其幾。恆河沙數。而各有一世一生之夢。又不知幾百千回。恆河沙數。衆生之恆河數。幻夢。其數不可思議。不可說。而夢境亦各不同。以其唯心之差。唯識之別也。海中萬物。其數不億。是一水所化。地上萬物。其數不億。是一氣所化。夢中萬物。其數不億。是一心所化。苟知夢中萬物是一心。則三千大千世界亦是一心。則三千大千亦一夢。是知我與萬物。俱是夢中物。山河大地。不過空中華。物我與世界。既是一心所化。則一心又爲何物所化。不應心外。又有一心。能化是心。所化亦心。故一切法唯心。

世人以身爲我。而不知其夢中人。亦有我。夢中人。自以爲我。而不知床中人。亦自謂我。我謂皆我。則虛實不相倫。分彼此。則夢覺非二人。是知夢覺皆幻。而所謂我者。亦幻也。一切諸夢。皆爲幻迷。爲其所迷。故不知其幻。若知夢境是幻。幻境本空。則心無貪着。而想念銷落。想念銷落。則真體自在。而靈知獨存。靈知獨存。則幻境自壞。何以故。應物而於物無心。行事而於心無事。湛若止水。照若明鏡。圓圓寂寂。孤明現前。夢可自醒。夢有多相。故覺

有多義。真如性者。體本清淨。用本覺照。謂之本覺。本覺爲無明所蔽。謂之不覺。知其所迷。如夢初醒。謂之始覺。了達心源。謂之究竟覺。神通妙化。謂之妙覺。究竟者。復其本覺。少無未盡之謂。而妙覺者。本覺自是至妙無量功德。無不具足之稱也。夫夢有深淺。覺有大小。入夢轉深。尤難覺悟。心中無物。如鏡無垢。心中無念。如鏡無染。心空念空。而夢亦空。予近讀月窗居士之「述夢瑣言」。而竊有所感。略記數言如左。以俟海內諸師之明教云誦。

出家日記

尼慈光

十月二十六日。今日爲文哥死後百日之辰。于極樂庵設道場一日。延比丘尼七衆爲哥諷經。猶憶三年前今日。文哥方攜嫂作蜜月旅行。曾幾何時。而哥已作泉下之人。

生若夢。亦可感矣。晨起梳洗畢。偕文嫂至極樂庵。予儕至庵。此爲第七度矣。是日飯於庵中。與衆尼同席而食。蓋遵予儕之囑。故不另爲置菜也。餐畢。觀衆尼禮懺。魚磬之音。與梵唄之聲相和。聆之殊可發人猛省。佛事既竟。復至靜光師雲房中小坐而別。歸時頗有戀戀之情。深慕焚修之清樂。不識此生亦有是望否。

十一月初四日晨起。偕文嫂侍母誦佛二小時。文嫂自文哥逝後。持齋至今。暇輒念佛。或與予清談。談不出佛家事。窺其意。頗羨出家之清靜幸福。當文哥初卒時。嫂悲不欲生。今則悲已稍殺。惟一意學佛矣。午後。靜光師自庵來。暢談片刻。卽欲辭去。予姑嫂堅留之。信宿始允留焉。靜師面如滿月。和善可親。與文嫂同庚。能文字。與文嫂及予意氣相投。堪稱良友。願予儕每以身世相問。輒笑而不答。是晚又以此爲問。師始爲述之。蓋師本李氏女。父爲前清大令。年十七。于歸沈氏。翁姑虐之。而夫婿復無情。師自憐命薄。以出家請於父母。二親既悔。當初擇婿不慎。則亦憐而許之。遂入極樂庵祝髮。距嫁後僅五閱月。時蓋民國四年十月朔日也。是晚予與文嫂及靜師同榻。談至十二時始入夢。

十一月初七日。予與文嫂以延靜光師來家教經。共請於母。母許之。飯罷。乃同至極樂庵。卽以來意告靜師。師謂須先得師父同意。乃又白之其師明一比丘尼。欣然可之。靜師遂收拾應用衣物。而天忽雨。乃留予儕宿。晚間靜師出相片二紙。示予儕。視其一。則師未落髮時之相也。眉目秀美。體態輕盈。美人兒不啻也。旁有師自誌文曰。民國四年十月朔。予將剃髮爲尼。先三日攝此影。以爲紀念。從茲之後。女兒家狀態。惟予此相中見之矣。云云。觀其意。若甚不捨。剃除其青絲髮者。然今日之靜師。固一勤修樂道之尼也。更視第二紙。則已淨髮披緇。衣袈裟。作尼姑相矣。師自誌曰。予既落髮之次日。對鏡自視。幾不復識。乃攝此影。以與前日所攝者相較。不知者或將謂爲二人矣。是晚文嫂與靜師同榻。而予則與慧光師宿。慧師年方十五。慧而美。早喪母。繼母虐待之甚。師憤。私語婢僕。謂將出家去。繼母聞之曰。汝以出家恐我耶。立招剃髮匠。至強爲師盡剃其髮。然後送之極樂庵。于今歲七月七日披羅。明一師絕愛憐之。師進庵甫四閱月。而日用經典已盡能之。眞夙具慧根者也。是晚予詢師曰。師受母迫而爲尼。亦有蓄髮返俗之心否。師對曰。得披羅爲

尼。爲始願所不及。今幸而得之。不致再墮落苦海中。甯有再甘自入火坑哉。予聞之殊自慚。

十一月初八日。晨四時卽起。觀衆尼做早課畢。進晨餐。復與衆尼同坐香念佛。至十時始罷。時適有黃夫人者來庵。見文嫂及予。以爲新進庵求剃度爲尼者。以詢明師。慧光師以語予。予曰。苟得如黃夫人言。則予儕之幸也。文嫂聞之。詫曰。妹乃亦有此意乎。予乃愈明嫂出家之意之堅。時靜師持盆水入。予詢其何用。師謂已十日未剃髮。到府後又無能爲予剃者。故將乘此片刻之暇。乞慧師弟爲予剃之。言時。自以水洗髮。洗畢。乃坐。慧師乃爲奏刀。靜師自以小盤承剃落之髮。予儕旁坐觀之。目不稍瞬。文嫂忽起曰。慧師盍以刀授予。予頗思習爲人剃髮。他日當有所用。慧師笑頷之。乃以刀付嫂曰。慎之。勿使師兄流血也。文嫂乃如法剃之。未幾而竟事。靜師出巨匣一。中儲短髮無數。皆其落髮後歷次剃落之髮也。又出一較小之匣。開之。則髮辮六條在也。蓋卽師剃度時。所薙落者。靜師謂將來圓寂後。當與臭皮囊同焚之。午後乃同至予家。卽于予嫂室中另設一榻。並布置佛

堂也。

十一月十二日晨四時半起。嫂日來已成慣例。起後靜坐默念佛號。至六時始略進早餐。乃與文嫂靜師同做早課。諸經讀。已能背誦。惟讚之聲調頗難學習。午後陳先生來。謂文哥之墓已完工。葬期擇定二十五日。問予等幾人下鄉。以便備舟。予父命備二舟。文嫂是日又提起悲思。靜師與予故高聲誦經。嫂聞之。泣果止。

十一月二十一日。今日課誦如平日。晚間文嫂忽命予爲梳髻。予以時已將睡。覺此舉不倫。嫂固請。且曰。必梳之較勝於常。予不得已從之。靜師不明其意。笑謂婦人蓄此長髮。殊累人也。曷若予儕尼僧盡剃除之之爽適哉。嫂微笑。俄而梳竟。嫂對鏡自覽之。復詢靜師及予曰。予髮美乎。皆笑頷之。嫂又曰。妹亦知吾意乎。予不能對。嫂乃言曰。予自作未亡人。卽蓄意爲尼。及遇靜師。志乃愈堅。然以文哥葬事未安。不敢遽現尼相。昔文哥在時。最愛予髮。謂爲青絲。美爲烏雲。予今將以彼所愛者殉葬。且予旣爲尼。當不復同葬。以予髮與哥同葬。心亦可安。然而哥葬期在卽。予已不及剃度。故擬懇靜師今晚爲予剃落之。

此乃予自願。翁姑決不怪師。予所以不先告于翁姑。卽恐另生枝節。別出阻礙。師當能諒之。曷卽爲予奏刀。靜師欣然曰。善哉。予甘受太夫人責。必成爾志也。予默然退而旁坐。觀靜師爲嫂剃髮。既竟。嫂出一紫檀匣。卽以剃落之髮。髻置其中。乃睡。

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日晨興。婢僕輩見文嫂。忽將十萬青絲連根剃淨。莫不奇異。小婢春香更失聲而呼。而文嫂神色自若。顧衆言曰。若曹大驚小怪何爲哉。時雙親已起。文嫂乃偕予及靜師至母室。跪而白其剃髮之因。雙親見嫂志定。且髮已薙淨。勢難重蓄。則亦不復強。惟謂之已淨髮。不宜再衣此俗衣。不僧不俗。煞是難看。曷先借靜師衣衣之。嫂退遂盡除俗服。靜師爲之易尼裝。居然一新披薙之年少尼矣。午後同至極樂庵。以出家之意告之明一師。擇定下月八日爲嫂正式剃度。及晚始歸。

十一月二十五日。今晨七時。文哥安葬。文嫂藏髮之紫檀匣。卽置于穴內。恐鄉人誤以爲內儲珍寶。特先開之一示衆。鄉人見爲烏雲之鬢。頗露異色。目光不期而射于嫂圓光之頂。察其意。似已知此髮必爲嫂所剃落者。十時返舟。抵家時尙早。

十一月二十八日嫂連日理治各物。至今始定。稟明堂上。請點收之。蓋此後嫂一切衣飾。皆不復有用也。予母之意。欲盡鬻之。爲嫂終身清脩之費。而父則不以爲然。命母收之。而另與嫂千五百金。助庵產田三十畝。嫂再拜受之。予日來心常鬱鬱。恨不能與嫂同日祝髮。晚間與嫂共話。通宵未眠。

十一月二十九日昨宵失眠。故今日至九時方起。梳洗後。靜坐念佛。而雜念乃頻來。止之無術。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午後嫂與靜師至極樂庵。不復歸矣。予終日忽忽。若有所失。晚七時卽睡。

十二月初八日晨七時侍母至極樂庵。觀嫂剃度。是日嫂之兄嫂亦來。其他來觀者凡二十餘人。嫂十時落髮。色頗欣悅。明一師爲嫂易法名曰志光。從茲予常不復呼之曰嫂。而以志光師稱之矣。旁晚返家。

十二月初九日昨宵夢志光師爲予落髮。中心彌悅。醒而自撫我首。則八千煩惱絲所編成之辮。依然長于我首。完好如故也。不禁悵然。五時半起。課誦如常。自嫂及靜師去。

後頓覺少一良伴。獨居靜坐。輒憶及之。午後助母治家務。心更煩甚。晚餐畢。卽就枕。然而感想頻來。終難成夢也。

十二月十四日。今日爲予舅誕辰。且爲新生之表妹彌月之日。予侍母偕志光師往賀。師本不願往。奈外祖母堅欲彼行。謂雖爲佛門剃度弟子。予固仍視如外孫媳。師不得已。始與予同行。是日女賓凡三十餘人。皆盛粧豔服。而志光師獨衣尼服僧鞋。淨髮焚頂。項掛數珠。其莊嚴之態。自不可及。衆女賓莫不絮絮作問。師一一與之敷衍。絕無羞澀不自然之態。間有嘲之者。師皆一笑置之。惟衆人仍以少奶嫂姊等稱呼師。師不安。乃懇於外祖母。謂兒今已爲尼。請命衆以法名呼我。衆乃如命。改稱志光師。外祖母頗稱許。師志且謂平常婦女初落髮爲尼。輒羞見俗人。而尤畏見相識之人。今志光纔落髮。獨能與衆姊妹姑嫂行相見。其從容大方之態。殊非常尼所可及。他日必能爲佛門光也。是日珠姊琴姊亦在。珠姊嫁後不得翁姑歡。子女又多。故常無歡容。其容顏幾似四十許人矣。琴姊夫爲紈袴子。故琴姊亦常鬱鬱。亦可見嫁人之無謂矣。八時返家。志光師留予與宿。師剃

度後。此爲第一次在家住也。就枕後。予撫師圓光之首。默然而思。師詢予何所思。予曰。有所感耳。予覺衆生所思所行。輒顛倒妄置。譬如今日。當表妹剃彌月頭時。衆皆欣然色喜。紛紛作賀。而前日師落髮之時。吾母及令兄嫂等。莫不戚然而悲。同一剃髮也。而當喜則戚。當戚則喜。實非顛倒妄置。予以爲小兒初生必啼。卽墮入苦海之明證。蓋自悲其不幸。及後來之苦痛煩惱也。且人之生也。不論男女。幼時無知無識。長而求學。而婚嫁。而謀衣食。而生子女。教育之。撫養之。乃又各爲婚嫁。循環不已。究是所爲何求。而衆生夢夢。皆不知求根本解決。乃樂此不疲。不亦愚哉。予每思此無謂之循環。自生至死。雖人之境况不同。而其大體無不同也。誠奇妙不可解。今師已半途跳出此循環矣。洵大幸哉。師微笑曰。窺妹之意。得勿亦欲捨身爲尼也。果爾。曷請于母。予曰。第恐雙親不許耳。然而妹志決矣。明日定當白之于堂上。時已鐘鳴十一下。乃各無言入夢。

十二月十五日晨六時半起。念佛畢。卽跪請于二親。言之再三。卒不允。而乳媪唐嫗復謂小姐具此花容玉貌。年當妙齡。正如好花初開。後福正大。若少夫人之削髮出家。不

得已耳。予不知何爲後福。以苦爲福。以福爲苦。顛倒妄置。甚矣其愚也。返室後。予不禁飲泣。志光師力勸慰之。謂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妹既發心爲尼。予定當設法使妹剃度。午後師回庵。是宵未成寐。

正月初六日晨起梳洗時。春香忽告予。謂老主人已擇於下月十八爲小姐定親。聞乾宅富於財。新郎爲某大學卒業生。小姐誠福人哉。予聞之大驚。事急矣。若不及早鼓勇氣以自拔。將終身作此循環中之苦囚矣。午後急至極樂庵。告志光靜光二師。請爲設計。志師謂既妹立志甚堅。只有先自剃度。然後告之二親。那時尼相已成。萬難強妹再蓄青絲。重整雲鬢。當此緊迫之際。惟有如此做法。二親亦不過怒於一時耳。惟須先商之師父。師苟不許。予當與靜光師偕妹至他處尼庵。妹可借地方落髮。然後回來。予甘受責。必成妹志。乃共懇之明一師。師許之。予大感。約定十五日清晨爲予落髮。命予十四日至庵宿。予欣然歸。心始大定。

正月十四日下午先至攝影店攝影二紙。以備老母留作紀念。乃至極樂庵。志光師

命予先沐浴。出尼衣多襲。曰：此予新製者。妹先穿之。將來再做。復笑曰：妹不稱與嫂。而稱予師兄。且一月餘矣。今而後予亦當不復以妹稱汝。而稱汝師弟矣。昔日爲姑嫂。今爲師兄弟。誠始願所不及也。予易衣畢。殊覺適體異常。靜師復爲予整理脫下之俗衣。曰：爾從此可不再衣此矣。然棄之可惜。以之贈貧家女。亦一功德也。晚間志光師爲予梳髮。編成六辮。蓋恐明晨不及也。所以梳六辮而剃除之者。表示六根清淨也。梳時師曰：此後妹當不復用梳子矣。而妹向所不用之剃髮刀。今後當時時用之。又曰：予末次梳髮。妹爲予梳之。今妹末次梳髮。予爲妹梳之。思之亦殊有味也。是晚予與慧光師宿。師撫予之髮。曰：明日此時。此十萬青絲。當已不復存在於師兄之首矣。師兄剃落此一頭好髮。亦覺不忍否。予笑曰：何不忍之有。予殊樂願剃之也。豈師弟當初落髮。心中不忍耶。慧光曰：然。予當初爲繼母所迫。強剃髮匠爲予剃。剃髮匠初亦不肯。予母乃給以銀餅二枚。剃髮匠始詢予願否。予含淚曰：汝第爲予剃之可也。乃以剪將予髮辮剪去。仍不肯爲予剃。予母強之。剃髮匠不得已。始爲予剃。刀數起落。予髮乃紛紛下落。而予淚亦墮如珠。及剃度。予反歡喜。

不勝不復泣矣。予有今日實皆出于予母之賜也。談至九時入夢。

十二月十五日。今日爲予剃度勝日。爲脫離俗世。皈依法門之期。乃一生最可紀念最可寶貴之日。此而後當另做一世之人矣。晨四時起。隨衆做早課畢。乃進早餐。饋僅黃豆腐乳各一碟。而味乃彌佳。出家自有真樂之言。誠不我欺也。時諸事已備。鐘鼓既鳴。衆尼各披袈裟入殿。志光師亦以紅袈裟一襲爲予披之。靜師乃引予至殿。是日旁立者。除本庵尼僧外。無一外人。且閉山門。蓋恐予家人至也。予頂禮三寶後。乃拜本師明一比丘尼。遂跪於佛座前。爲予淨髮者爲靜光師兄。先爲予將六條髮辮齊根剪去。慧光師弟悉取以置之。其手持之盤中。視予微笑。靜師命予三頂禮起坐。乃以水爲予洗短髮。洗畢遂以刀爲予剃。刀着頭皮。覺若麻若癢。頗爲適意。數數起落。髮乃紛紛自予首下墮。片刻而予髮已全剃淨。頭上頓覺一輕。剃竟。靜師即以棗艾及香製成之物粘於予頂。凡六小顆。上各置半寸許短香。乃火以燃之。靜師兄及志師兄力持予首。蓋恐予痛而動也。予爾時閉目念佛。只覺頭上略熱。而香已燼。我頭上則此後永留六疤矣。受五戒已。乃拜謝三寶。及

本師比丘尼剃度之恩。並靜師兄爲我淨髮之惠。予落髮竟。衆師咸歡喜作賀。予亦一一與之合十爲禮。重行相見。蓋此後便爲同師弟兄矣。返至雲房。慧師弟笑以予頃間剃落之髮辮及短髮給予。曰：師兄曷藏之。予諾之。靜師兄以鏡予我。曰：試照之。亦識得此鏡中相乎。予照之。果不自識。自撫予首。則既光且滑。彌覺潔淨而爽適。偶觸戒疤。略覺微痛。惟不戴帽。殊覺寒冷。而靜師則謂初燒香疤。不宜戴帽。午後予偕靜志二師兄侍師父返家。二親見予已落髮焚頂。大驚且怒。予跪而白予志。且請罪。怒始息。並以千金與余作終身清修之資。旁晚共歸庵。此後予可安心修行。不復有俗慮擾人矣。殊爲自慶。

讀湯夫人七筆勾書後

沈李月華

法友蓮如比丘尼。爲予皈依師。圓信比丘尼之剃度女弟子。本浙東余氏女。家世爲官。蓮如嘗卒業於女子師範。才貌冠同儕。性喜清寂。好學佛。母氏欲爲許字。蓮如堅不願。涕泣長跪。求披薙爲尼。母憐而許之。遂於佛二九四七年中秋佳節。剃度現尼相。時年僅二十有二也。落髮之時。觀者如雲。予亦與焉。因得識爲友。蓮如善書法。今歲初夏。予以扇乞書。爲錄湯夫人七筆勾全文。竊爲蓮池大師七筆勾。世人知之者夥。若湯夫人之七筆勾。則殊罕見。特錄寄海潮音。載之以示世之學佛女同志。或有所悟。未可知也。

紡績綢繆。作讀晨昏用意周。夫若成名後。富貴同享受。嗟。霞佩甚優悠。珠冠在首。一旦無常。敕命難相救。因此上把鳳諾鸞章一筆勾。

金玉雕縷。珠翠輝煌插滿頭。綾錦裁宮袖。紅紫佳文秀。嗟。誰道眼前瀉。纓絡難受。包裹骷髏。送入量人斗。因此上把錦繡妝奩一筆勾。

早上妝樓。先把青絲理不休。梳掠香風透。前後分三綰。嗟。鴉鬢黑油油。須臾白首端。的蓬鬆。美貌終成醜。因此上把霧髻雲鬟一筆勾。

月閉花羞。美貌方纔。誇女流。畫眉春色就。唇點硃櫻溜。嚙鏡裏活骷髏。多方妝就。老去顏衰。死後皮囊臭。因此上把香粉花脂一筆勾。

織錦藏頭。鍼指工夫巧且優。花樣隨時候。做出如生就。嚙剪翠把春留。天生妙手。死後歸空。色色成虛謬。因此上把刺繡挑花一筆勾。

懷孕耽憂。分娩如同地府遊。乳哺三年久。疾病常相守。嚙婚嫁未曾休。母先衰朽。孝順多端。替死誰能夠。因此上把育女生男一筆勾。

羅襪雙鉤。湘水裙拖八幅秋。步步凌波皺。側側弓鞋瘦。嚙高低鳳凰頭。無限嬌羞。如此規模。難向西方走。因此上把緩步金蓮一筆勾。

按湯夫人爲明高僧蓮池大師之繼室。大師爲仁和沈氏子。名諸生也。嘉靖四十四年除夕。湯夫人以茶奉師。杯忽破裂。師乃悟。大笑曰。因緣無不散之理。次日元旦。別夫人將出家。夫人欣然曰。子先去。吾亦行矣。大師旣剃度。夫人卽落髮爲尼。時大師及夫人皆少年也。竊觀今世婦女。若其夫或子欲爲僧。莫不涕泣勸阻。而男子對於妻女之願爲尼。

者亦如之。女子平居。惟知慕虛榮。好粧飾。顧影自憐。或貪戀夫婦恩愛。或不捨世俗繁華。若湯夫人者。殊未嘗見。愈足證夫人之志行。實非尋常女子所可及。雖稱之曰女中聖人。亦無不可。本年海潮音第一期。有某某居士致朱居士函。自云夫婦並發心剃染。果能如是。則洵今世之蓮池大師與湯夫人矣。不知其賢伉儷已否披薙。現僧尼相。予殊切望之也。

西遊記辨訛

泗陽張慰西撰（法名顯鑒）

道家之書。類多蕪雜。所有精要之處。大都剽自佛經。而離奇可笑。未有如附會西遊記之甚者也。西遊記者。元道士邱長春門人李志常所編。長春名處機。金末居萊州。昊天

觀道行頗高。蒙古成吉思漢聞其名。自乃蠻國遣宣差劉仲祿。以虎頭金牌迎致之。長春遂於太祖辛巳春。出塞至西域。陳道於大雪山南。逾年返燕京。志常隨扈西行。掇其所歷而爲之記。自漠南北以及蔥嶺之西。凡山川道里。風土人情。衣服飲食。節節。旣已纖悉畢具。而行文亦覺流暢可喜。故凡考求元初掌故。與夫留心西北輿地者。莫不視爲枕中鴻寶。然其書自明以來。世鮮傳本。清乾隆甲寅歲。錢竹汀大蚯蚓道藏於姑蘇。玄妙觀始鈔得之。遂傳於世。當其未出世時。村俗間別有小說名西遊記者。大抵明人所作。《山陽丁儉卿以書辭用淮城土語。斷爲明貢生某所作。書名亦見淮安府藝文志云。借唐玄奘西行取經故事。演爲章回體。取徑直率。無奧衍意趣。比之水滸演義。且不如遠甚。要其大意。則在於闡揚佛乘。排斥道家。如第七回中八卦爐中逃大聖云云。奚落且及於老子。辭旨可謂顯明矣。惟清初文人。未見邱書者。旣誤以爲長春所著。世之道流。亦不復理其家藏。乃卽以訛傳訛。復卽其所訛傳者。曲意穿鑿。以爲金丹大道。神仙祕訣。若悟一子之西遊真銓。悟元子之西遊原旨諸編。居然刊版行世。傳爲道書。吾甚惜其無益而妄災梨棗。

也。

溫州宏法記

大圓

民國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偕弟智依等由武岡起程。九月初十日到溫州。初寓謝池巷。周孟由居士宅。居士全家修淨業。而其弟羣錚尤勤。此地向惟出家衆頗出高僧。自周氏兄弟始。佛法漸及居士。民國十年冬。吳璧華居士自北京歸。更擴張。今年春。遂成立蓮池海會於城內雙忠祠。入會者多政學界。每七日一相聚念佛。又爲利根計。擬開佛學研究所。特聘余助講。予於周宅初晤吳君。暢談甚歡。聞所述上春宏法事。美不勝讚。以別具宏法特刊中。不贅。十二日。與羣錚君至南門外慶福寺。時弘一法師方掩關。未獲見。遇欽

漢法師通教。兼勤淨土。叩之。但讚念佛。聽其言。靄如也。又自言。曾住南岳一年。與空也法師同學。下午偕羣錚君。往東山書院。訪臥雲法師。始出謝池巷。東行半里許。有隆起之高峯。名集祐山。頂矗留雲亭。俯瞰全城。下乃古謝池。盤崖蟠蜿。多篆刻。於其傍。起淨室數間。名東山書院。舊院久圯。由前道尹林鐵尊新之。上作小樓。頗精潔。爲詞客韻集之所。道尹由吳居士倡導。亦起信。聞臥雲師從金山來。善書能詩。遂喜而請住。予與師相見。云先一月到。本從此遊雁宕。爲諸居士留。說心經一度。日內將行。其人年五十以來。心廣體胖。詞爽直。自云有詩及遊山癖。案上惟漢魏百三家集。無長物。十三日。城紳林藝夫君。五十七生。素筵款賓。請余兄弟及吳周居士等。至其家說法。座客多顯貴。吳君每爲人說法。必用上海新製梵唄留聲機。以助興趣。是日。奏留聲機。唱香讚佛偈佛名等。聽衆肅然。乃起向說法台作禮。先說林君祝辰事由。特請湖南唐居士說法。予爲說阿彌陀名無量光。又爲無量壽。今君能持齋念佛。福報無邊。是卽無量光。又戒殺報得長壽。今用素宴。請蓮池會友說法。理應福壽同增。亦卽無量壽。况以此倡爲風氣。名自利他。則一切功德果報。

皆爲無量云云。溫州語音劇變。初聞吾說不甚解。吳君復爲翻譯。林君大喜過望。向吳君言曰。今日滿座錦綺。而唐氏兄弟獨以布衣爲予說法。猶有古高士風。非所謂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耶。相與欽歎不已。吳居士歸。述其言於予。十四日。吳周居士合請齋於周宅。臥雲欽漢兩法師均在座。又有呂文起。朱曉崖。徐谷虛諸居士等。呂前任福建道台。與吳君交厚。正信念佛。現爲儉德會會長。以崇儉助場法化。朱自幼茹素。頃從吳君起正信。善畫佛像。現爲洋廣局局長。徐瀏陽人。任永嘉地方檢察廳廳長已六年。甚有政聲。聞吳君說法。尤敬信。早晚課金剛經及佛號。雖極忙無閒。嘗印送安士全書及他佛經。其人溫厚長者。見余爲同鄉。大喜曰。向讀君心經口義。聞名傾慕久。今此相遇。豈非勝緣耶。齋畢。臥雲師定次日往樂清遊雁宕。予兄弟卽於是日下午搬行李住九山宿覺寺。寺乃永嘉玄覺禪師道場。師所創三寺。一普覺。一圓覺。皆在城西。宿覺尤近西郭。與市隔絕。傍參菜圃。右有放生池甚廣長。現住三十餘僧。方丈能明法師。年六十餘。宗天台。素有苦行。亦尙念佛。寺西廂一座三間。旁一闕入。與僧舍隔離。中廳安佛像。予兄弟住左方二室。

得早夜持經念佛。十五日午齋畢。一僧導遊太平寺。時晚稻當穫。出西門里餘。見滿隴禾黍。穫聲四起。頗饒田家風味。行二里餘到寺。寺在山麓。多松柏。前望隴畝夷然。住僧二十餘。聞有老僧年八十餘。名圓成。獨居一室。禮華嚴二十餘年矣。不輕與人見。擬俟異日。講之。十七日爲蓮池會友念佛期。羣錚居士來邀。余兄弟至雙忠祠。祠在城內華蓋山。頗軒闊。近吞甌城。遠望內海。小川歷然。到時已集老幼百餘。初兩班立擊磬香讚。卽同持彌陀經。往生咒畢。起念佛旋繞。復跏趺念。約二時許。回向畢。請余講演。予爲說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聞。今已得人身。生中國。復聞佛法。誠爲千載一時。安可不勉。然佛說八萬四千法門。能最易離苦得樂者。無如淨土一門。因爲說念佛念字。從心世人妄念。不外念過去現在未來。今念佛者。應知過去心不可得。現在未來亦然。祇此當前一念。名爲今心。以此念佛。念念不忘。亦名念佛三昧云云。恐語音隔闕。猶請會友黃性山君翻譯。蓋甌語之變。尤在土音。如和音如吳。哥家皆音如姑。是轉歌麻入虞模。上音如意。常音如夷。是轉陽謀入支旨。雲音如容。果音如古。亦轉文哥入冬慶。大抵侈轉爲歛。變開口爲合呼。猶存古

音如恆語不是。皆音作嘑。尤可證爲虞書之嘑。若文語則相差不多。故演講時猶得本地解文語者通譯。二十四日復至雙忠祠演講。題標念佛宜先發菩提心。略說世多口念彌陀。心滋貪癡者。雖堪種遠因。難得近效。若欲一生證果。應如夢東禪師所說。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等。因就反覆闡發。約一時許。下午遊普覺寺。遇前舟上所識友趙君中孚。二十五日午後二時。訪中孚君於西門公新廠。君年三十餘。敏而多能。因學未就。習工業。亦不名師。遂能造一種藍花肥皂及松香。在家開廠。運售滬上。近聞蓮池海會成。又喜學佛。故予兩次講演。君皆在會。及到其家。自云往年有一友超塵師。未出家時住此六月。嘗以佛法喻我。不甚好。已而出家。吾每念人事煩惱。始省友言。今遇君心益發。宜爲我師資。予因略讚佛法之美。已躍躍欲試矣。茶畢。則曰。此出南門五里許。有護國寺。景最佳。又有則願法師者。頗著名。曷一往遊乎。因欣然願偕。遂從西門外乘小舟往。約點半鐘登陸。南望奇峯秀發。起伏多態。行里許上嶺。回眺下方。斜陽映城郭。村隴如錦。鱗。至半山轉角。平開一處。護國在焉。竹樹繞植。蕭然幽寂。至則正僧衆晚課。知客導遊數處。云

此前數年則願法師興造。問法師何往。曰有事杭州。俟其歸可會也。天將暮。茶畢。辭僧出。寺前十數弓。澗傍立二塔。高四尺許。闊半之。旁刻佛像。文曰。後五百年有大福力者。與此塔作黝色。云非石非鐵。不知何質。造寺時掘得之。亦已奇矣。予爲摩挲久之。因相攜下山。登舟已黃昏。舟中閒望。但見輕煙四出。晚霞遙飛。無限妙致。渾入丹青。與趙君談佛法。愈有味。上岸抵寺。將二鼓矣。十月初一日。移蓮池海會於九山寺念佛。向念佛期。輒放生以爲例。此有大放生池。將水族加持後。同送至池邊。益洋洋饒濠梁之趣。初三日。西門外集多衆。新起一念佛社。邀予及吳居士等五六人同往說法。蓋溫州向多女衆念佛會。卽所名四十八願者。男會則無。自蓮池海會成立後。男子念佛者。亦於城內成立七八社。皆以蓮池海會爲本部。常請吳居士等輪流說法。是日偕吳居士說法者。爲張樵津。王雲龍。黃性山數君。說畢晚齋。吳君語余曰。春夏間多在城內說法。起信者衆。今後當推及各屬鄉村。此去三十餘里。仙巖萬壽寺。瑞安屬。傳爲中國第二十六福地。居民素不信佛。曾因寺產與僧構訟。現任持邀諸山及縉紳理論。請予及公往說法。何如。予曰。諾。初四日午後一

時。偕吳君及其弟子張仲川乘小火輪。往登岸。已四下半鐘矣。前望積峯巖。云有所謂九獅一象者。形勝尤瑰瑋。山麓多村落。遙指淡煙中一塔伸出者。卽萬壽寺在焉。行里許到寺。疎木落葉。四望蕭然。是夜宿寺。次晨用早粥。寺僧導觀寺構。僧寮無慮四五十。佛堂客廳尤衆。後進基漸高。曲折數級。上立階上眺諸峯。所云九獅一象者。儼然入畫。僧云。寺係唐貞觀間慧通歸一禪師開山。宋有遇安禪師。讀楞嚴有省。遂得神通。常乘虎出入。現虎門猶存。至清有天目和尚中興。今衰久矣。已而出寺。後循澗流旋上。重巖疊壁。仰矚瀑布懸空。噴數十丈。下儲爲潭。名曰梅雨。黝深無底。傍構小亭。可休坐。自此以上。景尤奇。且多。越嶺爲大羅山。僧蓬數十。欽漢法師亦在焉。惜吳君足疲。又以時促。未及窮其幽趣。少憩亭傍石上。緩步下。遇兩童子。上遊。吳君摩其頂。教之念佛。亦喜從念。因相牽下山。一路和念。行二里許。入村中。觀者踵相接。吳君皆指曰。從我念佛。至李川俊居士家。已架台請講經。集者百餘人。吳君以宜對病下藥。爲說善惡因果。及敬毀三寶等利害。聽者已喜躍。又指余言曰。此唐居士者。湖南人。曾在北京杭州歷政界久。現布衣素食念佛。卽蓮池海

會特請來講經者。於是聽者皆注目。予因爲說念佛利益。雖未甚了解。亦均同聲讚好。亦足徵鄉人之慙且老實。予感其勝緣。爲賦宏法紀事詩云。瑞安有仙巖。福地茲廿六。劫刹唐貞觀。再造僧天目。中有楞嚴安。說法猛虎伏。踵接出高僧。祇今虎門蟲。我來小陽候。暮煙冒枯木。偕行吳與張。宏法良非獨。入寺禮如來。夜就僧榻宿。詰朝興更高。梵宇觀往復。升降林飛甍。宛轉列層屋。宏闊忒莊嚴。三歎創業淑。出寺傍左行。峻嶒越山腹。清流響淙淙。半空瀉飛瀑。絕壁高倚天。沈潭深且儵。仰觀疑無依。俯窺驚躑躅。寺僧爲余言。形勝名有夙。一象伸長鼻。九獅遙相逐。壯觀誠有然。駁駭如畫幅。少坐緩步下。三童來山麓。教念阿彌陀。應口如熟讀。吳君勤接引。慰言尤和睦。相牽入村家。登台說罪福。云非念彌陀。無常實迅速。男女老幼輩。傾聽互攢簇。點首信不疑。料知機緣熟。慚余無圓音。隨緣說相續。法喜如充滿。歡聲動山谷。說畢。寺中午齋。諸山及紳耆皆集。村人傍聽者亦多。吳君爲暢說應敬僧寶保持寺產等。然彼詞訟終因之而解。則法力亦不可思議矣。午後三時許。復乘小火輪歸。坐客聞吳居士名。皆願聞法。吳君卽爲方便說釋迦歷史。就降生出家成道。

說法等分爲數段。極闡其大雄悲智等事。聽者皆興高彩烈。予因目吳君笑曰。此可謂轉大法輪矣。移時登岸。舟人皆目送之。初六日。吳君邀往樂清說法。午後偕吳君及普覺寺當家林修師往。師篤信淨土。蓮池海會成立。與有力。是夜宿白象寺。次日上午開演。聽者男婦百餘人。以風災後。吳君任賑災會長。隨說法處。兼以賑災財法雙施。講畢。災民或向訴前月大風房舍打破等苦狀。吳君因微笑作愛語曰。汝等但憂此假房舍打破。不知各有真實房舍。打破已久。何不修復。因爲說風災皆因汝輩造業所致。若各能戒殺念佛。孝順父母。安分守己等。將真房舍修好。則此假房舍有無俱可不問。聞者歎服。聲淚俱下。凡吳君之說法。悲切善巧。類如此。故聽衆信仰念堅。感化愈大。是日下午。再乘小舟。沂上五十餘里。至樂清縣城外白鶴寺。寺闊大。建築多西式。云爲前方丈華山法師中興。華山能詩。好交遊。有名燕京。曾得黎總統賜匾懸客廳。去年圓寂。塔寺後。寺僧出示所著卮雲詩稿十許頁。太虛法師序。是夜氣驟冷。次日池溝皆冰。候日出。予與林修師出寺閒眺。三面皆峻嶺險巖。寺前右巖懸瀑布百十丈。半嶺承爲水碓。下流名金溪。對岸構小亭。額曰觀。

深。予與林修師憩談久之。復至寺後。謁華山塔及張仙祠。卽志稱張文君入竹煉鼎捨宅爲寺者。祠猶存。寺後。是日寺中。午齋。知事警察長及地紳來者前後二十餘人。吳爲隨緣接洽。勸以戒殺念佛。或贈以安士全書。是縣之奉法最力者。爲張雲雷。胡天僕。兩居士。張時病在京。胡家距城三十里。以是日方造淨土堂上樑。未果來。午後四時。復乘小舟歸。次日黎明抵甌城。吳君復約曰。頃永嘉屬之中塘村溪村。有胡定候居士者。長平陽國民小學。年少尤信法。致書於予。云彼處燕山妙智寺。佛像開光。請往說法。願與公等偕。皆答曰。諾。是日午後二時。三人乘船。約三十里登陸。復二十里。天方暮。到胡家。胡君爲架台請演。近村老幼集二百餘人。大廳爲擁。吳君與予相繼開示念佛持戒發願等。予所言者。林修師復爲翻譯。說畢。休坐次。吳君左手輪珠。右手持起信論。向余微笑曰。佛法本自強不息。吾輩處處爲人說法。皆是自修。豈可沈空滯寂耶。予因述邇年在家講學。亦爲弟子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吳君大喜曰。可謂知音矣。相與暢談益歡。次早七時。自胡宅後上嶺。盤折五里許。到妙智寺。寺前大坪。男女皆滿。猶出入不休。約千餘人矣。茶畢。遂同登台。吳君先

說釋迦成佛闡教歷史。及今日當信奉佛法以救劫運等。予爲說佛本有無量光。略辨從俗開光之誤。汝等若能皈依三寶。持守五戒。志心念阿彌陀。則佛光徧照。隨處見光。何待開耶。惟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今利用此開光之緣。能集合如許信衆。來聽佛法。則功德亦爲不可思議云云。吳君見人衆喜甚。即持念佛勸條一大束。條上書修行簡法。每日晨及晚向西合掌立。念南無阿彌陀佛十聲。讀發願二偈。一衆生無違誓願度四句。一願生西方淨土中四句。後開六齋五戒。發給畢。起立擊引磬三下。曰。大衆合掌。偕找念南無阿彌陀佛。畢十聲。復同念二偈。即曰。汝等歸家。皆如是行。蓋吳君凡對下機說法。皆持此修行簡法爲勸。故結緣尤廣。已而下座。人漸散去。尙留一羣童子。遊戲。吳君招手曰。善來。隨我念佛。即令依體操步法。坪中繞行。成一大圈。予與胡君等從間引之。念佛之聲。與衆山相應。可謂極快。午齋畢。仍下山至梅溪村。三四居士家。皆吳舊交。或爲其妻女等說法。復導遊村巷。凡遇鄉人。揜擔運鋤者。吳君皆笑呼曰。汝等可手作工。口念佛啊。亦笑應曰。好。吳君倡念。彼皆和念。如此等隨緣教化。殆無時無地非佛事矣。晚仍至胡君家。方寢。胡君

來報曰。家祖母九十餘。持齋念佛久。昨夜在聽法。毫無病。此時氣喘不能語。請諸公往助。何如。吳君即邀予及林修師。至其牀前念佛。約半時許寂矣。吳君慰之曰。此老姆他且不論。今得唐居士從湖南來。爲送緣。其福分詎可思議耶。次日乘輿行二十餘里。至一寺。亦在高巖之麓。集男女百許人。成立一念佛社。請說法畢。出遊寺外。吳君與予談連日。說法事樂甚。且曰。溫州居士。或有起信先於我。研究尤深。每不肯助我作事。得居士此來。可謂志同道合。予曰。士行不齊。各隨本願。若人精進念佛。令人聞名發菩提心。卽已助君宏揚矣。予行解俱闕。又語音多隔。爲益甚微。慚愧多矣。已而下山。仍乘舟歸。吳君曰。數日煩公偕行。亦已疲勞。然意在令各屬鄉人皆認識公。廣結法緣。此後下鄉說法。我自任之。擬就舍下樓上設研究講堂。請公從十五日起。每間晚來講。憨山大師性相通說。予應諾歸寺。偶思向與吳君談宏法宗旨。因綴爲一編。題曰學佛新發明。敍曰。予初學佛。頗譏世之好募緣營寺務。有爲布施者。已而修淨業。知能以一切善業回向。功不唐捐。始思發起萬行。對治空病。忽於海潮音月刊。見太虛法師僧伽制度論。及南京歐陽竟無居士籌備支那。

內學院。以法相說有。普陀印光上人高倡淨土。而與尤惜陰居士等募印安士全書。徧贈九域。於是感激贊喜。與通函訂法緣。因緣機感。遂有溫州講經之行。及到溫見蓮池海會理事吳璧華君。大悲心切。毅然以宏法爲任。復與偕往瑞安樂清各縣。隨處說法。輒有數十百人。乃至舟中亦爲說法。自朝至暮無虛間。亦自手珠念佛。恆搆起信論。隨語。余曰。大乘攝他爲自。若念佛者不能度他。非菩薩道。吾以爲此素所志。相與暢談往復。時發精義。吳君曰。何不筆著一書。則功德不少。予因歸執筆構思。久不就。忽一日思友人某已發心。欲寄書進之。隨念疾書。約二句鐘成千餘言。覆閱而喜。以爲向者枯索不獲者。今皆條然顯露於斯。始信文不可強而致。囑弟智依彥錄。復隨所發見增三之一。略爲第次。儼然成編。以示吳君。欣然稱善。謂可從蓮池海會印行。因述勗思之緣及文字之得失。以弁厥首。十五日晚至吳宅。紳學界集者已四五十人。吳君鄭重其事。因就余商開講方法。余笑應曰。此可臨機隨應。似毋容預定。及開講百法論義。爲就慈山提綱。引起信論分一心爲生滅真如二門。剖析入微。處復表列黑板上。指畫口談。頗恢恢遊刃。逾時休息。問諸君了解。

否。皆欣然曰。了解。且云。黑板所書多精語。請編錄講義。予曰。諾。十七日。徐谷虛居士請齋。予兄弟同至其宅。首席爲同鄉鄭君潢。分浙應用知事。亦長素念佛。齋畢。偕予同至吳宅聽講。時聽衆集已久。較前宵尤多。講室幾不能容。予爲續說生滅與不生滅和合成阿賴耶。因有見相自證證自證等四分。及真妄轉變。會相歸性諸義。皆以見聞淺事譬說。是夜張仲川胡定候兩君亦在座。講畢。向余言曰。居士所講實精詳。人皆歡喜信受。惟黑板上寫之不盡。錄者亦未能照予說發揮。舍弟智依歸寺。爲記錄其說。猶五六百言。二十三日。至呂文起居士家。爲其弟訪溪君靈前說法。首頭陀寺方丈萬定和尚演講。次予及吳居士。蓋自蓮池海會成。城內各世家有慶弔事。多請蓮池會友念佛說法。至則坐客衣錦相映。無慮二百許人。趙中孚君偕其友超塵師先至。與予相見。師清時南京陸軍畢業。歷任安徽杭州營長職。屢志出家不果。已而妻亡。僅幼子九歲。送甯波某寺爲僧。自從欽漢法師剃度。往南京寶華山住。因歸省親。與蓬仙有舊。遂來與會。及午後五時。請予開講。予爲略說吾人本未嘗生。以一念迷緣。妄有此身。實無生也。亦未有死。以迷緣偶散。妄見爲死。

實無滅也。然雖如此。以其在迷。如夢爲死滅。亦感苦惱。惟佛大覺。能救此苦。是故今藉多人念佛之力。回向江君。喚醒彼夢。令其往生淨土。卽諸君亦當念念醒悟。莫被此等幻妄。生殺所迷。則所謂自利利他。功德不可思議。以聽者稍上機。得暢所言。亦不用翻。

次吳居士說。學佛皆應發廣大心。如世人有貪瞋。佛亦有之。其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卽是其貪。煩惱無盡誓願斷。卽是其瞋。又視衆生皆如一。都願度盡。卽是其癡。不過彼貪瞋癡。公而廣大。不如世人之私且小。今諸君若能學佛之大貪大瞋大癡。是卽時可轉煩惱爲菩提。生死爲涅槃云云。次呂文起居士亦有開示。未及記。十一月初一日。頭陀寺起作水陸半月。邀城紳往寺拈香。初六日。予與弟僧吳益生居士往。益生者。吳壁華居士之兄也。其人謙恭溫雅。念佛尤懇切。遂同乘舟。約二十餘里登岸。仰望巖巖雙翼。竹樹悠然。灣入山關。卽頭陀寺。住僧二百餘。溫州大叢林。此爲第一護國次之。寺中淨土堂中有井。冒出種種裝飾。擬八功德水。龕後懸十六觀圖。尤工絕。念佛作觀。如身在淨土然。苦行精進者多。有僧某暑必重綿。冬獨單衣。日夜禮華嚴。予等求相見。

則避匿室隅。追至其室。但一像一經一蒲團。閉之不語。各向禮拜而出。初八日。林修師來寺。自云已移住太平寺。卽問寺有圓成法師者。曷引我一禮乎。答已圓寂多日矣。詢其狀。曰。某日周孟由居士及其弟羣錚。往禮拜畢。因問聞人以金從師買經。師不許。何不肯利人耶。答云。願以所禮經。盡回向淨土。得無生忍後。再來娑婆度人耳。周居士等唯唯再拜。出師因向當家太息曰。今在此時有擾我者。不願住矣。問何往。曰。西方去。遂不食。趺坐念佛。至第三日。聲漸微。猶不住。已而示寂。異香滿室。逾日不絕。予聞而嗟歎久之。恨無緣此土一見耳。十二日夜。講百法門論畢。以方籌備彌陀佛誕慶祝。自十四日起至二十日。在宿覺寺慶祝彌陀佛誕。分設招待所。會計室。放生林。佛經閱覽所。講經壇。淨土堂等。由外及內。備極莊嚴。每日聽經者不下四五百人。惟十七日。城中官紳。自道尹以下。皆來會。車馬如雲。仍拈香靜坐。予與吳居士等爲次第演講。聽畢從容步出門外。紛紛散去。可謂極一時之盛。吳君因詠彌陀佛誕詩屬和云。十方共讚佛洪名。歷劫修來道大成。自是法王輕國祚。都憑願力度羣生。油樓嚴飾非常色。樹鳥宣流別有聲。繼起廬山宏慧業。無

量世界見光明。予亦和云。世界根身總假名。全憑一念自能成。娑婆業習原如幻。極樂莊嚴本不生。獅吼知公承宿願。螺吹似我愧先聲。堪欣甌海機緣熟。猶得燈燈相續明。廣和者衆。未及載。其淨土堂則請頭陀寺專修淨業僧微山法師等。及本寺各淨行僧。偕十餘居士。屏除諸緣。修念佛七。予以應助講演。雖預其列。未能專念。惟周羣錚及師範學生林贊華等數人。行坐無間。大得勝利。斯會演講者。復有張樵津江蓬仙王雲龍諸居士。張向習禪宗。近皈淨土。助辦蓮池會尤力。演講能暢。江喜研法相因明等。以淨土爲歸。與予談最契。有二子。一八歲。一九歲。能輪珠念佛不輟。見長者則禮。常隨其父到會。真希有矣。王爲甌海公報主筆。近從吳居士起信。宏法心切。所演能澈人肺腑。使知慚愧。故吳君每講必願與偕。至二十日畢會。施放斛食津濟。又議以所餘香金。用賑災民。自慶祝畢。以學校將近年考。紳商多忙。遂停講。因在寺自修。取陳君茂揚聽講筆記。稍加第次。成一編。題曰百法明門約談。敘曰。相宗廣陳萬法。歸於唯識。匪獨佛學。亦一切學術之本。故緇白習之均益。天親菩薩略瑜伽本地分中六百六十法。著百法明門論。尤爲習相宗者所由資始。

予來溫州。爲蓮池海會開講百法明門。理事吳璧華居士。定性相通。說爲講本。予思慈山在醫禪病。此貴提擊學者。攝機稍殊。復傍探他解。詳略與講本互異。聽衆多學界。頗以爲新義時發。足資研味。欲予成講義。予謝不敏。亦以古註大備。後進無以復加。因念陳君茂楊聽講。尤精進。筆錄特詳。乃就其稿本。刪夷繁蕪。稍加編次。名曰約談者。以大圓之膚淺而談法相。其失固不待言。惟冀略取其約。而所失或少。卽孔子以約失鮮之意耳。亦望海內大德。隨賜教正。免妄語咎。則法施無邊矣。至吳居士等。應各方之請。復有可記者。一王雲龍居士。與沈桐軒周仲龍諸君。在瑞安城內組織蓮社。請吳居士往說法成立。一吳君在永嘉霞坊葉宅說法畢。復至該處國民小學。爲說佛陀智慧慈仁勇猛三德。及習見因果。及率學生效體操式繞佛。興味盎然。一太平嶺孝義鄉。俗喜訟。吳居士及張樵津王雲龍等往。說因果及念佛方便。聽者四五百人。然訟自此息。而風俗爲之一變。一律師蔡敢陳等。請吳君至瑞安海安所長橋梅頭各處說法。聽衆約二千人。略說不必出家。亦不廢業。但在家念佛持五戒行十善等。雖蔡君之子。以中學肄業之少年。聞此亦頓起正信。趨

奉香供無厭。一監獄說法。每早齋說二次。多張樵津居士任之。監獄所長歐陽志卿君尤熱心。每演必親陪座。遇犯人有倦容不敬者。輒斥責之。故一會肅然。從之起信念佛者衆。一臨刑說法。某日一犯臨刑。吳君與張樵津及頭陀寺方丈萬定往。略說此定業果報。不能相救。惟有一心念阿彌陀佛。方得相救。犯人以平日聞說佛法薰習。遂專心念佛。毫無畏懼。又從容語執刑者曰。稍待我念滿若干遍可矣。及執絞刑。吳君呼旁觀者皆高聲助念佛。果無苦狀。一施粥廠說法。每日早七時起施粥。集飲約二千人。吳君邀蓮池會友或僧衆偕往。初爲開說貧富苦樂因果。再令其合掌念佛。聲震遐邇。凡此諸事。皆得自吳居士口述。運類記錄。及臘底。因施米施錢施寒衣綿被等。吳君庸不暇暖。而徑往要求者。亦門庭如市。殆真所謂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然事雖極繁。而手不離珠。念佛不輟。亦無倦容。抑亦作德日休之效歟。而除夕。復來寺請僧施放焰口。總本會一年所作功德。回向極樂。予因笑向吳居士曰。計今歲所作功德。實爲不可思議。倘各省皆有如君者二三。則民國何難立變淨土耶。以隨喜贊歎無已。因記其端倪如此。

丙寅年溫州佛化之一瞥

溫州佛化。自李唐以來。素爲興盛之區。如當時元覺大師。一參曹溪六祖。長鯨逆水。聲震南化。自宋元明以迄今茲。代有高僧。如義寂、天衣、從義、法幢、之流。固皆一時之龍象也。民五、如皋、冒廣生、篆甌海海關監督時。編永嘉高僧傳。首例灌頂尊者。以尊者乃章安人。卽永嘉故郡治內之章安。蓋瑞安唐時。亦名章安。非臨海也。考證鑿鑿可據。更以毗連天台。自多高僧之卓錫。如江心之龍翔寺。爲臨濟宗十大刹之一。至於天台宗之門庭。指不勝屈。今也不然。天台臨濟。混爲一家。正如冒氏所云。爲衣食飯碗計。天台之子孫。嗣臨濟之法。臨濟之子孫。據天台之座。宗旣非宗。教亦非教。然豈止於是耶。下焉者。多從事應

赴。敗德亂倫。莫可名狀。僧既非僧。俗亦非俗矣。近因吳璧華居士。提倡佛化之力。漸喚起少數僧俗之覺悟。故辦學校。開法會。傳大戒等等。唯司其事者。尙多腦海頑固。不能革故。剷弊。刷新舊習。一新其面目。爲可惜也。但望十六年後之佛化。若春雲之發展。出家僧徒。一一從佛化。應有範圍內實業上施行。毋爲出軌之舉動。以斷我佛敎也。在家居士。竭力擁護。勿負釋迦之咐囑。茲略述丙寅年佛化事業之一瞥。以占十六年後佛之有無進步也。約分七節。

(一) 護國寺之宏教法會 護國寺在郡城之西山。爲永嘉四大首刹之一。自唐藤羅尊者開山。興廢屢屢。民五間。仗能明則願萬定三和尚之力。屈指十年。蔚爲莊嚴蘭若。寺凡四進。處在四圍翠竹白雲之間。勝境天開。實亂世避秦之桃源也。寺之得以能神速傑構者。尤多萬和尚慘淡經營。苦心計劃。始有今日之大觀。今年萬和尚主席于茲。請靜修法師。來寺講天台四教儀集註。按四教儀集註。乃天台大部之關鍵。學台宗者。不可不以此爲啓鍵之鑰。關鍵得啓。則天台五時八教之文。三諦十乘之理。如驅輕車而駕熟

路。自能升堂入奧。妙窮深源矣。然此書頗艱邃。非三大部五小部。曾作精密之研究者。不易信口開河。故年來講法華楞嚴者甚多。而講此類重要之籍者極寡。雖不無其他之關係。學理上之幽遠。難得其首趣者。亦其一種之原因也。靜師爲諦閱老法師之得意弟子。至於教眼之明晰。說理之精微。有過之無不及者。更以萬師處事之老練。賓主益形融洽。靜師亦能盡量出其曲妙孤詣之見地。灌輸學者以純淨之醍醐。是以四圍聽者。每日不下二百餘人。自四月初一日開始。至七月望日終止。雖天氣酷暑。臭汗淋漓。講者聽者無倦怠之容。所謂誠於中。形於外矣。唯靜師所講。係普通話。不能引起本地婦女之信仰。縱使聽懂其語。未稍涉佛理者。亦等聞風吹竅號。喃喃自語耳。

(二) 聖壽寺楞嚴之法會 聖壽寺爲溫州最著名之古刹。雲山萬疊。岩石千層。霧潭虎溪。瀑布飛泉。寺門橫額曰第一溪山。爲朱晦翁手筆。今年春間。被瑞安某紳士揭去。余思保存古蹟。乃吾人應有公共之德。豈可以一己之私心。而昧却良知。使絕勝精藍。失此名筆乎。今春寺主。請淨寬法師。講楞嚴經。淨師爲溫州僧界中年高有德之上座。佛

學亦頗臻上乘。尤深邃於楞嚴。自正月二十間開演。歷二月三月圓滿。聽衆不下百餘人。類多年青僧伽。其高徒靜賢。曾充輔講。辯才流利。幾有青出藍之譽。實爲溫州佛化前途。賀善男信女。膜拜拈香者。接踵於途。足見佛化入人之深。感人之切也。

(三) 山家講舍之創辦 護國寺乘四教儀集註法會之圓滿。即提議組織青年僧人。共同研究學理之機關。開始倡斯說者。萬定和尚。旋得各佛教團體諸居士。與諸山長老之贊成。先組織董事會。當時名稱未定。由象賢法師等。作種種之討論。定名曰山家講舍。董事會即名山家講舍董事會。宗旨在於宏揚天台宗。將來倘能繼續維持。另設最高之學部。研究其他各宗。不專一宗一派之間也。未幾。董事會實形成立。于是印刷簡章。勸募經費。目前要用之款。均萬和尚先爲之墊。舍址附設于護國寺。舍內總務。由象師主持之。請林贊華李達人二居士。任國學哲學教師。象賢雪玉昌月三法師。任佛學教師。不數日。僧俗學生。先後報名者。三十餘人。結果由考試及格入舍者。共二十四名。於八月初一日開學。溫州僧界空前之講舍呱呱墮地一聲矣。余深望溫州僧俗人等。一力維持。使

此可愛之嬰兒。培養得法。強健其筋力。發展其理智。將來嶄露頭角。代無言之老師。吐其千餘年來弗鬱之氣。一轉唯僧之佛化。成爲社會之佛化。弭消無限殺機。爲永遠和平之保障。主自由幸福之司神也。該舍明春尙續招新生插班。廣告將不日傳播矣。

(四) 佛化小學之籌備 萬定和尙。因山家講舍。開辦始一學期。穩渡其惡風暴浪之歷程。(指閩兵過境言)而諸學生。已早顯然之進步。足見辦學有益於僧徒。及將來之希望者尤大。擬於明春附設佛化小學部。爲教授年幼失學之僧人。及貧苦無資讀書之平民。後經諸同事確實商確。因今冬受兵事之影響。籌備經費。不易着手。且待明年下季。設立未遲。於是停議。明年時局。或能平靜。佛化小學。決能實現也。

(五) 籌備傳戒之熱鬧 平陽縣寶興寺。於今冬開戒壇。四衆受戒者滿百。其內容如何佈置。非余所知。明年正月二月間。護國寺與妙智寺。同時傳戒。按妙智寺爲溫州首富之寺。規模亦大。惜現在住持。不肯從真正教育上着手。專事無意義之工作。因護國寺明年傳戒。亦卽出馬與之一犢。四播廣告。不異下哀的美敦書。誠佛門之趣事也。余按

學佛者以三種爲必經歷之路程。所謂戒定慧。而戒爲定慧之首。其重要可知。今人負僧界中時望者。尤喜傳戒。以沾虛譽。如諦閑老法師。年必數處。濫收徒衆。致不良份子乘機而入。大都視傳戒爲營業性質。於是大開招徠。戒壇內應有之儀式。草草了事。戒律中所含之義理。模糊諷誦。以不了義之師。教不領餘之弟子。宜乎出家授戒者多。而持戒者少。爲社會之所詬病也。余滿望天下諸山當局。勿藐視戒律爲一紙空文。戒傳爲旬日虛議。須從根本上改革。雖不能恢復古規。須使受戒者。了解戒律之意義。受戒之後。應當作何種之任務爲最要。無致睡獅身上。出無數之寄生蟲。以擾害無畏之大雄。摧殘救世之慈航也。余於護國寺妙智寺尤企望之。

(六)佛典之購置 溫州諸古刹叢林。和合數百。或數十僧伽於一堂。少有研究佛學之真理。故對於研究利器之佛典。殊不完備。惟妙智寺於前清光緒年間。諦閑老法師。向北京請龍藏。前清以專制時代。故對於欽賜龍藏。極視爲嚴重。當大藏回山之日。儀仗堂皇。輜馬沿途。當道官員。拜跪接駕。天顏咫尺。其莊嚴氣象。實開溫州未有之盛舉。至

今尙存人心目間。尤所樂道也。唯其詩藏經之用意。極其下劣。不過點綴寒山。邀寵示榮而已。非所以供學者討探真理。光揚佛化起見也。故妙智寺閱藏經之人。余未之見。豈聞已軼數帙。今雖保存。不任風雨剝蝕。蠹魚之腹。能無奇飽。可慨也夫。近年頻伽精舍。縮字藏經出版。價格尙廉。樂清白鶴寺。華山法師在世時。曾購全藏。惜乎人亡法墜。飄零遺佚。永嘉慶福寺。亦購全藏。尙得保存。近因宏一法師。卓錫於此。不啻物歸故主。欣有所託矣。商務印書館。影印日本藏續經。去冬已出全書。永嘉周氏昆仲。請全藏亦置於慶福寺。以供宏師之翻閱。及各有志之窮搜也。今護國寺。亦請續藏經全藏。其款募自上海施省之居士。第一次已寄到。第二次第三次四次未全到。因該款未匯下故也。平陽劉紹寬居士。今年壽期。將諸戚友所祝壽儀。請日本新脩大藏經。商務續藏經。凡二全藏。以置九鳳山廣慧寺。博衆瀏覽。可謂善於處置。其用心設想。非時人所能及也。溫屬圖書館館長。卽劉紹寬居士。該館藏書甚富。供人公閱。去年亦購置續藏經全書。以爲有志研究佛學者。可得自由探討也。

綜上各處先後請來之藏經。計八藏。有北藏（卽龍藏是）有日本藏（新脩大藏）有類伽藏。有續藏經。倘使陳列一處。洋洋法海。嘆觀止矣。雖布散于各處。或叢林。或小寺。或圖書館。門禁尙不嚴峻。亦得恣意觀摩。足以登峯造極。唯余再有所忠告者。各寺已購置之藏經。遇有人發心來研究。須與以優等之招待。方能使人安心修學。以抵於成。不然。則學者裹足。唯置諸高閣。有何實益乎。

（七）佛教團體之設立 溫州自吳璧華居士提倡佛化後。風起雲湧。成一種莫大之潮流。甌海佛教會。首先成立。（事詳見於宏法轉刊）各處聞風響應。永嘉境內。已有三十餘處。近年瑞安樂清平陽。亦相繼而起。瑞安且有男蓮社。女蓮社之建築。男蓮社於今年彌陀誕辰。建築落成。萬和尙有賀聯云。「蓮社宏開。經行盡是遺民輩。繙林衰歇。數漏慚非慧遠流。」語雖平穩。實感於居士尙能如此勇猛精進。而僧人依然避懶偷安。故作如是說也。瑞安女蓮社。現亦動功建造。其布置最完善者。莫若樂清虹橋鎮居士林。規模遠大。秩序井然。惜余未獲親身經歷其地。以恣躬身瞻仰。唯因道聽途說耳。主其事

者爲張雲雷胡奉塵兩居士。皆爲一時之碩望。尤深邃佛理。能隨機說法。以世間易解之事。喻出世難解之理。均得其恰好地位。其勤懇獨以奉塵居士爲最。璧華居士之後。能荷此肩之大任者。非斯人莫誰繼也。甌海蓮池會。蕭規曹隨。近年來無多大發展。今璧華居士于前月西歸。不惟溫州佛化受莫大之打擊。實全國佛化。折中流之砥柱。余願佛化同人。勿守閉門主義。咸宜劬璧華居士所爲而爲之。奮發精神。從事宣揚。求功德者。其功德不可思議。求西方者。其品位必高人一等。僅趺坐瞑目。念數聲佛號而罷了乎。若其不信。請觀璧華居士臨終生西之祥瑞。方知萬善莊嚴。回向淨土。其功超越乎常人也。

以上所述幾項。皆候筆直書。意之所之。拉雜而就。然事尙翔實。迥非虛語。以丙寅一年一瞥之佛化。已如是如是。未知十六年後之佛化。復如何如何。愧占篇幅。實深抱歉于閱者諸公。（編者按上述各節爲本社溫州特約記者白龍山僧原稿）

遊琅山記

嘿 厂

乙丑年春。余自滬返里。舟抵南通。見有山隱現於白浪纖草間者。舟人謂余曰。此卽世所謂琅山。大勢至菩薩道場也。宋淳化中。州牧楊鈞。易狼爲琅。以形似故。余登岸直赴山麓。宿客寓。翌晨。獨上山巔。巔有五級。日支雲塔。四面遙望。大江南北。海樹烟雲。盡在眼前。塔後爲大聖殿。卽大士示迹之所也。左右有雷祖諸閣。殿後有定心石。狹而長。虛懸陡壁。下有穿雲洞。朝夕爲鑿鑿之所。舒卷。塔前爲萃景樓。再前爲山門。榜曰第一山。宋吳瑀書。從此下磴。東折爲振衣亭。笠雲亭。北有半千石。屐石。亭之東則爲御書碑亭。蘿庵禪師塔在其下焉。東下爲藏經樓。前有釋迦殿。西爲輪藏殿。東有飛來石。殿前爲下山門。宋高宗賜題曰。水天一色。左有寒玉泉。卽幻公井。東麓有宋金將軍墓。旁爲劉南廬墓。由麓逶迤而上。有磐石蝦蟆坡二處。游人以形似故。再上爲松岡。下有朝陽洞。其右有石昂首踞

踞名曰獅子石。上有鵝鵠巖。重疊直聳。如砌如鐵。多爲鵝鵠營巢。岩左右有海月岩。卽觀音岩。上建小樓。頗饒佳趣。下有淨智岩。泓深瑩潔。雖旱不枯。向西北麓去有鼓石。形圓若鼓。上勒鼓石二大字。旁有題咏難辨。又有寶陀石高二丈餘。夷上銳下。拔地屹立。山麓百武爲伏龜田。白蘂洲。遠眺西北。南通城市在焉。此皆余一日之游覽者也。至若光風霽月諸亭。白衣海桐等庵。尙未追蹤。以及紫琅之禪院。觀音之石像。景物清幽。足以奪目。亦想瞻之所未及也。夫此山生於長江間。有所以自成其秀。使人神往心馳。寤寐不忘。真無負於天地間矣。然游於山者。亦不易易。有松石因不可有烟火氣。有仙佛因不可有緇流氣。有山水因不可有冠蓋氣。具此三因。可謂游人。蓋余允慕琅秀而無囂塵之逐矣。今則游琅而後。不能默無所言。而爲之記。

虎丘山紀游

嘿庵

戊辰年。予駐錫吳下山塘普福寺。於課餘之際。作虎丘之游。因誌之。山在金閶西北。七里許。車馬游艇。咸可直達。諺有七里山塘到虎丘之句。山高十三丈。有奇。周可二百丈。地勢平斜。視吳西諸嶺。一坏耳。一日晨。予子身獨步。不數十武。見夫浮圖七級。高插雲霄。入山門。沿途北行。兩旁雜樹。綠葉成蔭。吳縣植樹場也。其西有亭翼然者。曰鴛鴦墓。自墓拾級而上。爲斷梁殿。卽二山門。樑木中斷。而堅固異常。過殿後。道旁有小屋一椽。內爲憨憨泉。一名海湧泉。泉之東。巨石分如截者。乃試劍石。與其隔道而峙者。曰枕石。昔生公會倚此石看經。故名。自此再上。斷碣一塊。轟然映於眼簾者。眞娘墓也。及山之腰。有大盤石。可容千人。曰千人石。其東有淨土橋。爲僧宗洗所建。橋之旁有金剛幢。高丈餘。四面分刊金剛經全部。字跡秀逸。頗可珍貴。又千人石之北。有生公講台。亦名說法台。台之下有周可百步之池。名白蓮池。傳爲生公說法。時值冬令。而池生千葉蓮花。潔白如雪。名雪蓮。白

蓮池之名以此。池旁有點頭石。又名覺石。昔日生公說大地衆生皆有佛性時。人無信者。於是聚石爲聽衆。宣講禪理之下。你們有佛性末。而頑石皆點頭示意云。再千人石之北。有二仙亭。中爲大石碑二。刊純陽陳搏二祖師肖像。古衣古貌。栩栩如生。亭後兩崖劃開。中涵石泉者。傳爲闔閭葬劍之所。曰劍池。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水平如鏡。清鑑毫髮。兩壁上下。題詠甚多。模糊不辨。東壁風壑雲泉四大字。筆勢如飛。傳爲米芾所書。其外有石刻虎丘劍池四大字。爲唐顏真卿書。然虎丘二字。已爲明人重刊。池之上有雙井橋。橋具二洞。下望池水。清可見容。亦一佳境也。最高處虎丘禪寺在焉。一名雲巖寺。寺前有石階五十三級。曰五十三參。內有御碑亭。碑上有乾隆御書。頗雄健。寺之東南隅。築屋於石壁上者。曰小吳軒。內懸名人書畫。琳瑯滿目。東望城郭。屋宇棋布。煙火萬家。歷歷可指。又寺之前。卽五十三參之東。荒草中有亂石洞。一曰仙人洞。可容一人行。深不可測。自寺前行。轉向西南。有陸羽石井。井爲亂石堆成。頗具天機。井內有泉。終年不涸。陸羽品爲天下第三泉者。是。今於井上重建水泥亭。井之前有石觀音殿。其內石壁峭立。壁上刻有經典。

九十二行。係宋臣曾公亮手筆。珍貴異常。由殿迤邐南行。爲冷香閣。寒梅三百。迴繞四周。臨高遠眺。諸山如拘。南望嶗嶒上方。蜿蜒起伏。環列如屏。其西則天平靈岩。隱現雲際。皆可指數。至於崑山之雄峙於東。虞山之屹立於其北。雖遠及百里。尙能見之。如指諸掌。誠妙處也。閣之南爲擁翠山莊。內有石駕軒、問泉亭等勝。正中之靈瀾精舍。尤饒古意。余因一人。此游未曾品茗其中。而泉石清麗。峯巒蒼翠。朝夕勝景。色聲俱佳。每使吾人之游。應接不暇。神怡心曠。樂乃無倫。雖南面王未可易也。視彼城市蟄居者。精神上之爽快。又安可以道里計耶。出山門回寺。時已正午。遂泚筆以記之。

杭州西湖遊記

釋紹三

杭州西湖之勝。夢想縈之者久矣。雖友人屢招。迄因人境牽逼。神意灰懶。惟頽然學少文之臥遊耳。秋九月。至揚州藏經院。案頭見杭州祈禱大會會務處特刊。有永祥等慨國步艱難。傷人民之困苦。爰稟佛慈本諸經法。啓建護國祐民消災滅難祈禱大會。恭請當代高僧諦閑法師宣講仁王護國般若尊經等語。余蓄之已深之遊杭心。遂爲聽經之心催發。遙度浙水之西。而不可遏止。於是渡江乘火車。至杭州之海潮寺。半月聽經。十日遊湖。略領風景。開拓見聞。落落青山。似笑勞人之逐境。澄澄碧水。聊藉勝緣以攝心。歸而記之。蓋猶有餘懷也。山水之佳者多矣。饒自然之靈趣。擅幽秀之勝形。萃諸景之奇觀。宜四時之雅賞者。則惟杭州之西湖焉。湖在城西。城臨湖上。山環湖外。湖臥山間。湖鏡山而羣峯影現。山踞湖而一碧虛涵。映煙火之萬家。隔市廛於十里。惜乎歐式紅屋。夾道刺目。轉失古裝西子之真面目。爾湖之心有亭曰湖心亭。有墩曰阮墩。界湖築隄曰蘇隄。曰白隄。蘇隄有橋六。白隄有橋三。隄之兩岸夾植桃柳。人行其中。如入碧巷。今時值孟冬。桃紅柳綠。徒存想像而已。又有洲曰小瀛洲。廣長百武。橋欄九折。寺祠清寂。樓閣翬飛。跨橋而

之亭。亭之外則印月之三潭在焉。波光瀲灩。山色空濛。往遊其間。輒留連而忘返。其他或莊或院。或園或墅。或祠宇。或寺廟。或古塚。或烈墓。或如忉利高峙山頂。或如四王半居山腹。或倚山麓。或卜平地。或就天然。以標其致。或假人工。以傳其神。或鑿石臨空。或枕山帶水。或修竹萬竿。亭台約略。或古木參天。枝葉交柯。各憑其法界之性。發揮其心造之能。而遊者游目騁懷。悠然有美不勝收之慨焉。至若玉泉之魚。鱗呈五色。迴溯性天。優游理水。洋洋洒洒。活活潑潑。可以觀般若之虛心。悟禪那之妙境。心非境外。境在心中。洞之絕者。爲煙霞境之邃者。爲韜光。試一登臨。如出界外。邱壑燦呈於目前。煙雲飄渺於足下。蒼松舞龍。怪石蹲虎。仰觀蒼蒼。俯視莽莽。如列子御風。不復作塵世之想。而平時煩慮爲之蕩然無餘滓矣。安得常處此佳境。滌舊染於心坎。掃浮華於眼簾哉。惟靈隱之飛來峯。別具清麗奇譎之觀。殆靈山分身之一歟。嗚呼。處比滅劫。人壽幾何。其能享清閑之福者。又幾何時。忻於所遇。暫得於已。爰濡筆而爲之記。然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人異其意。各鳴其趣。而山水之真相。予固不得而知之已。時壬戌十月。

遊塔感言

存厚

出皖城而東。有梵宮突兀江左者。古寺迎江也。江流環翼。萬壑朝宗。以其地雄勝。而迥脫乎塵俗也。遂建塔其巔。名曰振風巍巍乎。其非塵跡之可以輕至者也。然而文人學士。騷客散人。登臨凭眺。踵接項望。四時如一者何哉。塔之建也。蓋七級。上聳雲霄。下臨無極。其級愈高。其見愈遠。其氣愈暢。江山之浩翰。煙雲之變幻。莫不紛陳效技於衽席。爾其惠風閒拂。白日舒光。則銀流溶漾。遠接天涯。飛閣吟鈴。節翕漁樵。其或金影搖波。月色徘徊。風雲飄渺。幾疑置身於瀛上矣。此遊塔者之爭先恐後。一若江山之美。得斯塔而益增者歟。塔之創建。不下數百年。其間興廢盛衰。不可殫計。迨際晚清。重加整葺。始克成大。

觀。吾睹其隆盛時過客之爭先遊目。又卜知其凌夷之秋必階滿苔痕。莫或左顧矣。夫江山之觀。以塔而增耶。塔毀之時。江山未嘗減也。江山之觀。以塔而減耶。塔興之時。江山未嘗增也。未減則毀時未必不興也。不增則興時未必不毀也。而或者爭相過從。或者掉臂而去。其能謂爲善遊者耶。爰書之以告夫善遊塔者。

遊沃洲山大佛寺記

愈雪僧

沃洲山居新昌之東麓。與天姥山對峙。門勝槩。卽所謂李白夢遊處也。閒嘗遊覽山水。以未得一遊沃洲天姥爲缺點。歲壬戌之春。住持文治大師。與余同鄉有俗誼。相邀遊天台勝境。登天姥山。但見峯巒圍抱。林竹清幽。便撲去俗塵三五斗。路旁猶兀兀豎一名

碣題李白夢遊處五大字。想見名人名山不可埋滅。惜所謂天姥寺者。屋宇傾圮。佛像凋殘。爲悵憾者久之。復崎嶇五十里許。至沃洲山。蜿蜒深入。見石上大書天峙兀然四字。係米南宮筆。曲折登寶相大殿。果見大佛巍巍。金光燦燦。高矗三十餘丈許。係岩石琢鏤。相傳五代時有石工三世誓宏願。方成功德。載在縣誌。卽三生石是。上有無梁橋。巉岩陡絕。攀援拾級而登。大佛頂上有仙人井。水清澈如鏡。可見鬚眉。聞點水入眼。能療目疾。正有天上人間之奇異。時憾烟霞際晚。未盡妙境。大師促予歸寺。回勢岌岌。聳危險狀。效蛇蛻而下。宿大佛寺。大師款素殺甚勤懇。住僧二百餘名。寂無紛擾。齋規甚嚴肅。深得淨土大旨。洵非近世俗僧所能規步也。是不可以不記。真陽律師俞雪僧誌於花隱樓。時民國十一年春三月。

古羅神鼎游記

解凡

壬戌浴佛日由長沙上林寺首途。至北關外。趁武長車直抵汨羅下車。江面狹隘。水勢洶湧。回憶三閩。不勝泫然。遂行二十餘里。始至神鼎資聖寺。殿宇巍峨。僧侶極衆。山勢雄偉。古木蔽天。且遺跡尤多。以仙人足雙虹橋爲最。旋游龍馬山。以及老雅嘴。山勢高峻。水木明瑟。後至大龍山雲栖寺。羣山環抱。樹色葱蘢。泉水清澈。下墜有聲。穆如曠如。又有垂鍾石。槃陀石。與夫白果。啣檀。棺材石。各景難以枚述。洵幽勝道場也。不知是寺開自何代。興自何祖。詢寺僧性禾。始悉爲唐代隱山祖道場。傳四十餘世。至崇山祖稱中興焉。再傳二十餘代。至元朗祖。又十餘葉。至乘果僧。以違律被逐。古德隆盛之場。一旦斷其衣鉢之傳。不亦悲乎。幸後有杖霞和尚。仍復舊業。旋即圓寂。今繼其後者。乃性禾法師。余來適大興土木。開爲十方常住。興廢繼絕。誠不愧今之中興祖焉。旋抵黑糜峯。乃周真人成道之所。又爲南嶽首峯。如是溯湘河。越下疑市。至谷山寶甯寺。是寺羣山羅布。如處壺天。惜

林木凋敝耳。惟修竹挺雲表。潭水可鑑人。爲趣境也。最高處爲谷王峯。登其巔。可以放意肆志。有盪胸生層雲之慨。東望湘水。曲折如帶。西望衆山。如虎豹豺狼狀。麓山拱其南。如在目前。烏山拱其北。出沒隱見。若遠若近。我意世亂至此。作避地想者。當不乏人。此中得無隱君子乎。下山五里。便至我之大塘山寶林庵矣。往返計程約數百里。計日不越三十日耳。歸而記之。以誌打包之所得。名山大川外。更有勝境耐人尋味於斯者。不亦勝乎。

重遊嶽麓山記

笠居衆生

長沙省會。濱湘水之東。秦漢之所建郡也。其西有山矗立。曰嶽麓山。爲衡嶽下游第一屏障。居嶽山之麓。其命名之意歟。其地森林蔥蔚。巒石嵯峨。天然勝蹟。中外咸聞。故遊

湘者。無論騷人逸客。靡不買舟登臨。余昔濫竽佛學會。偶移足迹。然未覽全山之勝。己未夏。訪友來垣。適風雨滂沛。舟阻潭州。但於煙渚迷離間。望其隱約。而神已遨遊其間矣。有同志空也法師。演教是山萬壽寺。乃捨舟負笠。冒雨前行。經魁星閣。至工校前。宇舍巍然。規模宏敞。卽嶽書院所改設。書院之立。既古。有宋朱張講學之地也。歷朝以來。吾湘人材。多產於此。非所謂山川靈秀之所鍾耶。自清季歐學東漸。更改學校之制。嶽麓書院之改。工業學校。亦此潮流之所激盪也。校前道路。仿西式造成馬路。寬數丈。平淹坦蕩。而古徑盡埋荒草。臨風。行。滄桑之感。不覺油然而生。循古道。過愛晚亭。舊道忽迷。此中山寺。有雲深不知處之慨。幸寺鐘鳴午。破我迷雲。乃從荆棘煙草中。拖泥入寺也。師一見。下榻相延。而長老道香諸公。亦在座。舊雨重逢。一入門庭。如歸故里。相與酬唱。如合水乳。寺內設有佛學佈教模範養成所。學者志願雄俊。性地洞明。殆佛教前途一綫之曦光歟。午後惠風和暢。日漸西沉。僧也師暨諸學子。各攜竹杖。禮祖塔。瞻國士墓。經白鶴泉。同視湘城煙水。燦爛金波。幾疑杭湖煙景。移入此間。更循曲徑。期登絕頂。中遇黃冠羽士。抱石酣眠。知

已近雲麓宮。臨峯西望。水闊岸平。故園千里。歷歷目前。復穿雲攀石。覽岫樓臺。瞻仰者久之。而碑文經風雨苔蘚之剝蝕。已成殘碣矣。旣而倦鳥歸林。簷燈遠映。一山風月。惹我留連。戴月歸來。浩歌達意。歌曰。業海茫茫兮。渺而無津。心光燦燦兮。湛而且明。人生如寄兮。脚轉如萍。今陟山而明泛水兮。吾將以長宙大宇爲歸甯。

遊高廟潭記

高廟潭者。距昭陵郡城約里許。匯瀆邵之雙流。潭深無旣。東岸有石嵒嶮。矗立天半。鎮之以廟。故曰高廟潭。云潭之主水爲瀆。其源發自新甯。與西粵接壤之所。故上稱爲夫夷水。下注洞庭。爲吾湘四水之一。潭上下之水。均夾流於萬山險巖之中。灘流澎湃。有擘

息千里之概。潭獨靜居中位。有如雄師遠來。藉此少息。以爲捲土猛進之勢。乙卯季冬。余寄笠點石庵。演講之暇。偕聞法禪人等。跣足前遊。陟廟臨眺。洞顧萬方。頓釋所懷。循廟右進。爲迴瀾亭。留題滿壁。不可卒讀。大都皆羈人遷客騷情逸興之所發舒。又進爲雙清亭。亭外亭。亭分兩層。其上如閣。登高寓目。塵悵豁然。如坐真空觀中。一塵不染。萬籟俱寂。俯瞰潭水。淵涵蘊藉。作碧綠色。清可鑒髮。北塔東塔。左右聳立。若爲護衛。狀元白沙兩洲。匍伏水面。若爲迎送。其羅列於西南者。如東山寺。如靈烏廟。陽洛洞。六嶺等勝迹。皆若有情之眷屬。相爲提攜環繞。其點綴於岩石之間者。爲松柳蘭竹。亦離亦合。似聯似絡。不欲爲障。不欲爲蔽。隱隱約約。如不自彰。而待彰之者。其上下之舟艘。來去無常。遠者既沒如浮鷗。近者遷流隨逝水。而數聲款乃。起於水上。清越異常。若與法院之鐘磬互相唱和者。嗟余行脚。託鉢四方。衲臘空過。難明本性。今與此山此水。結一段遊覽之緣。而身世如萍。不過偶留鴻迹而已。因記之於袖。以示未克登臨者。

遊獅子山記

丁巳春。余應友人柳溪蘇子之召。道經安化常安鎮境。遙見有山。巉峨特異。前俯後仰。如猛獸之蹲踞。路人告余曰。此所謂獅子山也。余荷笠登臨。左右叢竹。夾道相迎。山中林木。碧色參天。令人蕭然意遠。循級而上。約十餘丈。有庵隱入林中。名曰隱龍。庵主證傳上人。威儀肅然。曾爲大瀉領袖。徒衆意參等十餘人。亦莊敬穆然。相與遊覽。森林羅列。不染浮塵。再登絕頂。迴顧塵中。煙火萬家。近多豪族。車水馬龍。擾攘不絕。羣鬱匍匐。松桂嶙嶸。當面有玉屏峯。橫架山前。又有墨溪水。迴環顧抱。而洄瀾閣五岳塔等勝跡。點綴其間。爲之徘徊者久之。頃而夕陽斜照。農歌互唱。暮靄迷離。簷燈千萬。掩映坡曲。幾疑半天星斗。移落人間。旣而明月東上。斜掛松頭。萬籟無聲。心與境寂。循徑歸來。長發浩歌。歌曰。獅

子之矜猶兮。吼動性天。墨水之潺潺兮。流注心田。遊子欣欣而忘返兮。徘徊乎山巔。慨前途其杳杳兮。誰芟無明於未然。庵主曳臂而顧曰。子常以轉物爲念矣。今毋乃爲物轉耶。余答以歌曰。轉心爲物兮。迷誤性天。轉物爲心兮。迥絕萬緣。心物一如兮。真妄齊捐。卽物卽心兮。泯萬法以湛然。

遊瀉山記

瀉山居瀘湘二水之間。爲瀉仰派開祖靈祐禪師之道場。遠隔吾鄉。僅百餘里。余自脫白山來。泛跡湖海。獨未覽斯山之勝。然夢遊神往者久矣。丁巳五月。荷笠前遊。遠在數十里之外。山川作勢。拱抱如門。遙望瀉巒。儼齊天際。遵道登九折嶺。掉頭西顧。則萬峯趨

瀉。皆有護從追隨之勢。蓋山脈自五嶺派濱南嶽。邇迤北下。至此突起一峯。高數十里。周匝百四十餘里。與羣丘皆有間隙。誠可謂絕妙天方也。逾臥龍峯。謁香巖巖。爲香巖祖師安禪處。今已荒埋草莽。惟有泉名優盞羅花者。如珠簾瀑掛山腰。其聲清越。爲之徘徊者久之。順流出峽。頓現平原。其間戶煙星布。阡陌井然。祐祖道場大瀉密印禪寺。矗立於林木蒼蔚中。余甫入寺。主常規上人。忻然下榻。座主德安法師。亦愉焉就詢。蓋故人重晤。不勝忻快焉。既而相與遊萬佛殿前。適蓮池花放。幾現法界全身也。由是瞻寒山殿。進禮選佛場。更觀警策殿。及左之法堂。方丈。右之藏經閣。祖堂。觸目無非般若。舉足悉是禪堂。更有六朝靈樹。濃蔭參天。古意盎然。又有石硯流泉。如演廣長妙舌。外有放生池。油鹽石等勝迹。點綴其間。乃攜竹杖。循樵徑。登崑盧峯。直臨絕頂。頓脫千重塵障。其羅列眼簾者。近則如飛來塔。金錢塔。觀音巖。神木井等。悉參差峯前。若爲侍衛。遠則如三塔寺。仙人石等。與老龍潭。八角溪。互相起伏。照映於嵐煙縹渺中。而林間鳥語。與梵音清磬。更相唱和。斯時也。夕陽在山。微風習習。心曠神怡。幾疑此身不復住娑婆世界。覓徑歸來。已月映石泉。

矣。某也一笠飄蓬。足迹遍東南山水。其閑巒特異之中。具幽邃之境。如瀉峯者。不可多觀。而寺產之宏富。在叢林中。密印當首屈一指。慨自祖範云遙。宗風不振。適此世道人心。靡焉日下。寺產之驟。竊迭見叢生。吾儕縉流。倘能以精進之精神。修德向道。化導羣生。不與世人爭尺寸之得失。庶幾上紹空印（宋時國師此山中興）諸祖之緒。可保斯山之勝於不朽。否則德不勝財。恐銅駝荆棘。故宮麥黍之悲。非僅爲王侯宮第而說也。特記之以質山中衲子。

按此山於余過後。僅歷八月。卽於戊午三月十日。被匪佃焚毀。片瓦無存。現今寺主及衆。皆散流海上。無所依歸。願我佛界同仁。長伸隻手。設法恢復。庶古跡道場。兩獲保存。

創唐溪寺記

究夫真空性海。性海真空。則此華藏世界。僅爲吾人性海之一少分也。而况大千世界哉。而况此支那。此龍城唐溪也哉。蓋云微爾鄰虛耳。雖然。佛說一微塵中有無量刹土。一一刹土中有無量諸佛。諸大菩薩。於中轉大法輪。斯則大小本皆法界。絕待圓融。豈可謂微小而不具勝用哉。良以境無大小。因心而現。心廣則芥子能納須彌。心狹則須彌難容芥子。今者唐溪在龍城西隅。乃華湘名區。疏鑿於唐虞之時。因名唐溪。溪在山間。山峻千尺。周匝四十里。煙壑疊然。脈源遠宗。峨岷近支。龍山由安邑靈峯達此。大結明陽。前與岳坪鳳凰。荆竹相對偶。左右與白楊金翅二峯爲主伴。其間泉噴石流。儼如巴峽。松青竹靄。不次吳山。誠一天然佳境也。余自煙水歸來。停笠於此之南向。三閱青黃。莫聞聲教。自知法替人微。獨力莫爲。遂奮興起蒲。作參方想。繼因瀉山祖庭。未留足迹。乃荷蒲入瀉。深叩禪關。主人常規和尚。與余宿緣深厚。一見如水乳合。把臂禪談。相與遊覽。旣而歷此名勝。不覺意暢心舒。常師乃大傾鉢囊。慨然作布施主。歷日九旬。經閣殿堂。轟然頓現。而擔

鑿禪和亦陸水頻來。遂結制冬參。樵板互唱。鐘磬雅和。儼然林間法會。非因緣得洽。烏能若是。未幾遠近檀那。展轉遙傳。謂唐溪大建伽藍。遂呼名唐溪寺。豈余有他神力乎。余固佛門敵材。於樹教前途。無所適用。第逢利益法事。無不興崇。若夫實際理地。不擬一塵。則凡所施設。皆若空花。又奚用建立爲。蓋余久習空花萬行。所以建此水月道場。成就此夢中佛事。以降鏡裏魔軍。願諸來哲。毋作實法會焉云爾。

瀉山游記

瀉甯釋解凡

癸亥三月。由本寺西行。過白樂鋪。宿善人菴。越日到甯鄉南門橋胞弟家中。燈下促談往事甚樂。次日早飯後動身。行二百餘里。抵密印寺。肅客者寒暄畢。余詢太虛法師在

寺否。客堂謂往武昌佛學院聞之耿耿。留連數日。見是寺居毘盧峯。開山爲靈佑祖師。於國表休護持甚力。馬鳴禪師嘗以水牯牛語示衆。仰宗禪師亦爲是寺巨擘。世稱馮仰宗耳。裴頭陀卽法海。出家卽任波水之役。妹憫其苦。鑿石規代之。至今遺跡猶存。相傳當時馮山田屋各有一藏。五里一亭。十里一廟。皆裴相國佈施云爾。流風餘韻。稱道至今。此後興廢數更。又反景仰爲悲觀矣。宋崇寧寺燬於火。曾孝蘊延盧山空印軾公主法席。梵行嚴謹。法運重興。神宗親洒宸翰。賜西甯律師之號。明季復燬於火。五峯禪師自四明天童來。與養拙明公重加修葺。規模復具。聞洪覺國師御賜有金襴伽黎衣。雍正十一年。御製馮仰語錄叙。又加諡佑禪師曰靈覺國師。乾道間。前後頒經二藏。民國七年二月。又燬於火。諸山法門。迎太虛法師來馮。現正從事恢復。頃來恨不獲覩光儀。明日至黃齋買舟。過迴龍山。抵雙江口。忽迷出大江之道。詢鄰舟人。始知尙距四十餘里。良久到季家港。麻石橋。余前度來橋尙木成。此來則名副其實矣。稍憩。改乘輪船抵浙城。展轉返本寺。以六百餘里之長程。消磨十餘日之駒景。歌於斯。哭於斯。且有未歷之境。不識之途。讀蜀道難。未

嘗不三歎古人也。

遊九曲洞記

俞 亮 雪僧

壽邑形勝。山巒環拱。四圍如屏障羅列。出西北隅二十里許。登山麓。曲折蜿蜒。被危岩倩住。髣髴若蜂洞狀。跨峙面前。作揖客勢。余坐少許。心境爽朗。不覺俗塵撲去三五斗。然猶未抵此山之絕好處也。復行十五里。山路崎嶇。層巒疊嶂。亂石嵯峨。巖崖陡絕。遠而望之。有若靈獅倒挂者。有若猛虎撲勢者。有若雲鶴高竄者。有若鳳凰飛翼者。有若花蕊若筍尖者。若齒豁若乳結者。奇形怪狀。不可殫述。促蹙上數步。岩石洞開。難以趺引。效猿猴攫雲而升。初洞口極狹。僅可容身。遶涯復入。則見岩石竄敞。豁然開朗。足容數十間屋。

字與人語。隱隱有應聲。余驚愕者久之。擊石投觸。如撞屏山。晚鐘餘音。嫋嫋不絕。如縷。懸涯騰空。水滴瀝從石罅中流出。下注龍泉。澄碧靡底。清冷澈骨。亮光倒影。鑒鬚眉如畫。聞之邑人。每六七月天旱。來此禱雨。多靈驗。旁通數穴。若隱若現。穿鑿洞達。約通九曲。殆所謂九曲洞者。其在是歟。其在是歟。唯未見所謂小蘭亭者。有殘碑斷碣。傾倒側臥。字漫漶不可認識。蓋古之高人名士。已化作龍去矣。抑或成爲仙佛耶。俗又稱爲仙姑洞。曾有村人某誤墮洞中。路黑暗不得出。餓一晝夜。自料必死。睡夢中忽見一白鬚翁指引迷途。應得回家。慶此重生。雖野老遺傳不足信。然廣成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窈窈冥冥。其中有靈。自古天地靈氣。多聚藏於石岩間。故西遊記有石猴之產出。卒得靈通廣大。與天地同其變化。與日月合其靈明。未必非此石爲之孕育也。惜乎夕陽西下。時光匆促。恨不能作爲十日游。但效米顛爲之下拜者三。

文殊洞記

滄江

天磨山有二洞。東曰大興者。因大興寺而名也。西曰文殊者。因文殊菴而名也。大興以水石勝。有馬潭。龜潭。樸淵。瀑布之屬。文殊則水石稍遜於大興。而峯巒之氣勢過之。北有萬景台。爲全山最高處。東南有五大峯。開列整齊。森森挺挺。或如桅竿。或如旗幟。或如劍戟。或如甕盎。足使觀者愕然以驚。爽然以快。蓋吾邦名山。以峯巒擅勝者。金剛爲最。天磨次之。而金剛四十諸峯。靈源洞得其十。天磨十餘峯。是洞得其六。豈山川精華之氣。有所偏溙。若有意也歟。然自古以來。寺寮之營。遊者之跡。與夫文人學士之文章。叙述。專在於大興。而辭及於是洞。遂使此峯巒之奇勝。不甚著於世。其亦顯晦之數耶。余茲者至菴。壯觀而留宿。明日登萬景臺。以極遐眺。而見菴前石壁。刻有留守徐公衡淳之名。爲之忻然一笑。大抵吾州之人好題名。雖商販伶娼輩。亦皆爭慕其事。凡大興萬壑。奇岩珍石。無

一完形。而獨於是洞無之。徐公蓋已歎其陋也。

遊靈山記上

靈山在潮陽縣北。以大顛禪師有名。余以丁巳仲春遊此。羣山環拱。寺中處其間。若垂衣裳而朝萬國。寺不正開門。羣木巍立橫前。二木棉居中。尤勢高偉拔。山泉橫過成澗。架石橋度行人。水聲琤然可聽。又其前則平疇一望。若棋枰然。又如大海無風。時皺微浪也。窮天地際焉。有廣南西路轉運使其所立碑。言大顛事頗悉。余與周生郁如捫讀之。大顛舌塔在寺右。是日天陰多雲。余繞塔作圓行。舉頭恰見日。寺前可百武有留衣亭。蓋取韓公文爲之。有碑。已剝蝕不可讀。暝色依山。循途而反。農人方播種。有叱犢聲。道旁小樹。

植立兩三株。郭君壽吾指言曰。此紅豆也。廣東所稀有。因采觀其葉。同遊者周郭二君。豫文、亨、華、豫、瑤、豫來從。皆郭氏。

遊靈山記下

大顛得退之尤名著。然退之平生贈僧人詩文。皆含孟子不屑教誨之意。獨至於大顛無言。豈其憂患之餘。見大顛之泊然曠然。有言思道斷者歟。報孟簡尙書。雖多矯飾。然其稱之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外形骸者。無我相也。以理自勝者。不留著於物。且忍辱波羅蜜也。大顛其以般若聖者歟。退之雖喜闢佛。而一語道到深處。然則謂其於大顛了無所得也可乎。不可也。且以跡而論。造廬留衣。退之平生於人。當有幾次。况僧乎。余既

謁大顛塔。問寺僧求大顛遺書。了不可復得。然諸佛心傳。故不關文字也。謂余已有得於大顛也可也。余久有遊靈山志。十年前遊蓮花峯爲詩。有盛名難到之句。然而未如今日之有味也。故不能已於言。

應元宮訪道記

嶺南

應元宮在觀音山西麓。去三元宮不遠。道士棲止之所也。地僻靜。遊者罕至。前庭有大樹數株。枝葉扶疏。能蔽烈日。盛暑乘涼其間。幾忘炎熱。老君殿以上之地。雖已非道士所有。而上下齋舍數間。清潔無塵。固足爲修道靜坐之用。道士張某。住持該處有年。其修煉之功。耽玄慕寂者多稱之。餘耳其名久矣。日前因友導遊三元宮於老君殿。見一精神

鬢。年約四十許之道士。屈膝端坐。笑容可掬。初不知爲何許人也。叩以張道士何在。緩聲應曰。子欲問張道士乎。求之遠則無乎不在。求之近則卽在是。余心異之。故詰之曰。君卽張道士乎。然余聞其年已八十餘。今君年充其量。不過四十許。必僞稱無疑。否則何以使容顏不老而髮猶青乎。曰。余僞稱與否。子問之在上之太上老君自知之。至余容顏不老。髮不蒼白。固非一日之功。再閱數年。予殆將以童孩視我矣。子牖外人。又何必問室中之事乎。余益異之。懇勸請示其祕術。道士不語。再三請之。乃言曰。余用導氣之功。至今六十年矣。始而盤膝端坐。斷絕外緣。忍氣斂息。導至丹田。然而未能隨心所欲也。譬之狂猿之跳舞深山。野馬之馳騁荒野。繫之擒之。實非易事矣。繼乃聚精會神。遺物忘形。功用株守乎師說。生命付囑乎金經。日以繼夜。夜以達晨。察元氣之動靜。深胎息於萌生。操縱注以全力。吞納務其勻平。如是者二十年。有若狂猿之旣繫。野馬之已擒。然而未能離鐵鏈籠絡也。繼乃兼程猛進。端其視履。直射正中之鵠。不探道旁之李。途窮不爲阮籍之哭。路遙長負子路之米。叩玄門乍啓乍閉而不疑。賭層城若幻若化而無語。於是止而復返。返

而復往。無故鄉異地之念。有豁然貫通之象。如是者亦二十年。若狂猿野馬之將馴。可不加以羈繫矣。然而心未敢以爲足也。繼乃不止丘隅。期登闕闔。打破玄門。揭開玄幕。束懸河使細流。迴瀑布而上溯。耀靈值之而改色。蟠螭對之而震駭。煜煜乎其光不可當也。赫赫乎其勢不可抑也。如是者亦二十年。以迄於今。若狂猿野馬之已馴。解其羈繫。驅之亦不去矣。然而未能使馴猿作賞心之劇。馴馬效稱願之勞也。且夫氣之難鍊也甚矣。吾故以狂猿野馬喻之。而其爲用也亦大矣。故又以馴猿馴馬明之。苟能導煉純熟。由丹田斜下尻骨。直上脊骨。以至於腦。復由腦以至丹田。如是循環不已。效果自生。妙用靡底。其極也。凝腦成胎。天門頓開。神嬰產出。超脫三災。赴紫府湯餅之會。棄紅塵腐臭之骸。衆仙點首以贊善。太上解頤而稱才。任優遊於宇內。許嬉戲於蓬萊。舉動復出乎思議。壽命超越乎京垓。斯樂無涯。斯境何加。余雖未至。羨慕誠賒。誓達目的。乘彼火車。縱此世不獲成功之證。來生必開有果之花。凡茲所說。切實非誇。子如學涉。靜修勿譁。余曰。今日聞道士所言。欣快無極。勝嚼冰雪多矣。願余亦有一知半解。欲塵清聽。道士願聞之乎。曰。願聞。曰。道。

士以修仙爲極則。誓達目的。且實行有年。功效已著。誠今世之稀有者。惟修仙一事。卽能圓滿成功。不過壽命長遠。佛經中之楞嚴經。所言各種仙之情狀甚詳。道士所修。特其中之一種。非究竟也。夫有生則有滅。有成則有壞。乃一定不移之理。佛經中推闡獨盡。引證尤夥。道士所言之氣聚成形。出產真神。非另生另成乎。夫已生成者。已不能免於壞滅。况乎新生新成者。功力銷解之日。卽壽命淨盡之年。猶之醉人以醉爲樂。酒力使之然也。酒力一過。樂於何有。煉氣成形。化生仙類。亦復如是。有效期間一過。便不支矣。蓋氣係四大之一。流動無定。因緣所生。空無體性。了達其無體性。而有絲毫執著之心。猶不可矧執之。以爲創造之資料乎。此三界所以多外道邪魔。而終難以超拔也。道士聞而訝之。曰。子所言必有佛法異人指授。吾六十年來。未聞有以余之修煉爲非者。據子之言。則余爲徒勞無功矣。曰。否。道士功力誠深。但有所偏。未免不全。苟參以佛法。孜孜兀兀。由仙而佛。并友精通佛法者爲輔。不獨成仙速。成佛亦速矣。曰。吾將與誰爲友乎。曰。現有和尚。厥名太虛。講經東園。大博聲譽。道通三藏。學富五車。宜與爲友。切勿躊躇。道士欣然。曰。諾。於是告辭。

而行。

觀無念室雜綴

許以復

我佛割肉喂虎。刳臂飼鷹之事。人每謂爲不近人情。誠哉其爲不近人情也。夫人情何物。乃覆蔽菩提爲害最烈。無始以來之習氣也。行者以斷除習氣爲最切要。見思塵沙都盡。尙有微細無明。猶不得爲漏盡。漏盡者習氣盡也。一切衆生無明瞥起之後。七識執八識爲內自我。自有此一執。而我之一字。遂念念不忘。於是一切煩惱愚癡貪瞋。皆由之而起。我人衆生壽者。雖爲四相。而根本實由我相而起。夫以我相熾然。見思惑絲毫未盡之人。而觀察佛之所爲。則謂之不近人情也亦宜。

僕去年與友人言佛教將徧及全球。或曰近日高行緇白。誠不乏其人。而佛教徒之墮落者。比比皆是。律以不談僧過之律。口過實爲不小。然以予所見。實指不勝屈。子之言。毋乃相反乎。僕曰。近日除高行緇白外。佛教徒多墮落。誠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之事。然正惟其如此。所以言佛教將大興也。夫否極泰來。循環輪轉。爲不可逃之公例。佛滅度後五百年。印度大乘。幾於失傳。然馬鳴龍樹無着天親。次第崛起。幾經衰盛。成例具在也。夫末法時代。無有衲子。然其間必有特出之才。從而振起之。今其時矣。中國從前信佛者雖多。而除比丘外。則皆女多而男少。今也不然。女界惟老輩中人。尙守其不求深解之淨土法門。其年少者。類皆自命新學。鄙佛教爲迷信。男界則迥非昔比。十餘年來。男界中道高德重者。研究各宗經論者。禪者淨者。發願流通傳布者。幾於全國過半。方且日興而未艾。斯豈非極好現象乎。泰西各國。素守耶教。乃竟有吐棄其舊而爲佛教徒。如德國柏克森其人者。近來歐美學者。研究佛學者。極多。苟非佛學真理。高過彼教萬萬。焉有如是。或曰彼千餘年來之耶教。早已深根固蒂於其人之心目中。而欲其舍去而學佛。談何容易。斯

固然式然西人求學必實事求是。苟非心悅誠服。斷不肯盲從。其研究佛學也。亦由哲理入。將來研究者日益多。研究復研究。比較復比較。見佛教真理。實能高出彼教。雖有劫於彼邦千數百年及多數人之積習。而不敢顯示去取。然其心中固已誠服矣。不然彼非顛者。何必翻譯經論。擲寶貴之光陰。而較無數之腦筋哉。僕故曰。佛教將普及全地球也。

蕩香室筆記

鄒申遠

人當至苦之境。則煩惱叢生。恐悸憂畏。其逼迫之態度。無時甯息。所謂逆也。苟順受之。則無所爲思。當知橫逆之來。胥爲惡業所牽。欲斷其流。須遏其源。未有根不拔而枝條就枯者。吾人今世所遇順逆之境界。皆由前生造作感得。所以逆來能順受者。知逆之不

可逃也。苟不順受之。而妄計生心欲離。離不可得。而生心欲離之念。必有種種煩惱爲之附益。則前業感果未終。而後念植因斯在。波引瀾牽。甯有底止。既知業由心感。心不造業。則斷業因。業因斷。則所受者亦不可得。古德有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此逆來順受之明證也。乃有稍逢逆境。卽懷瞋恚。而不歸咎自己者。豈真學道人哉。

世人輒以衣食不足。家務牽纏。種種不得如意爲苦。每大言曰。生固不若死之爲愈。於是多有垂頭喪氣。毫無生趣者。予喻之曰。世有大樂。而不知享。乃以貪求無厭。乏財色不遂欲爲苦。至於死誓。此愚之孰甚者。世有大樂。而不知享。所謂誦經念佛禮拜參究等。何一非人世最樂之事。蓋日與佛菩薩酬酢。其樂殆無以喻。卽向之所慮至苦之境。到此胥化爲樂土。則何苦之有。願世人愚昧。計不出此。而徒以區區保養色身。舉不遂意爲苦。不知色身屬四大假合。有時而盡。卽求無不遂。樂亦不久。矧求之未必得耶。求之有得。其修持之謂乎。世人不務修持。而念念與五欲作對。而罕有一心念佛。發願往生者。以苦爲樂。以樂爲苦。抑何顛倒之甚。

諦闍上人云。余昔爲頭陀妙智寺住持時。有行脚僧數輩。住念佛寮。終日念佛。不少間。一日值余講經竟。一僧告辭云。往西方去。余嗟異之。乃爲之鳴鼓集衆。令合寺同聲念佛。助伊往生。俄而該僧果示寂。跏趺依然。異香滿室。西方易生如此。願人終不肯發願往生。奈何。余幸矣。雖頻年演講。猶不獲從容念佛。若該僧者云。誠篤論也。

墨林公案二則

黃庭堅

庭堅少擅綺辭。宋香班斃。描摹盡致。旋經鐵面秀禪師呵斥。同時李龍眠亦捨畫馬生活。專繪依正莊嚴佛菩薩像。所傳華嚴變相。地獄變相。廬山十八賢圖冊等。尤膾炙人

口庭堅法棒當頭。深悔前作。華而無實。徒蕩人心。泥犁苦報。將來目前。自是惕然懼。返然有省。舊稿乃付之一炬。所作發願文。藏性功德。盡量發揮。咸嘖嘖稱羨焉。予歎其善惡關頭。見得澈。打得破。勒馬懸崖。終成大器。足使無量數慧業文人。竿頭策進。免致淪落。菩提妙果。齊證大覺。拾得云。『般若酒冷冷。飲多人易醒。』如是。我更爲公等勸進一觴乎。嘻。

袁枚

枚早歲登科。文名鵲起。掛冠後。樹性靈詩賦。標榜一時。迨至年登大耄。王侯倒屣。裙屐連翩。悉隸於隨園。老人帷幄之下。可謂享世間之至榮。受人生之極樂者矣。第其知解不澈。見道不明。一局自隅。未能昂首天外。當時彭二林居士。尤深痛之。觀『跋新齋譜』一篇。中段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菩薩心腸。何悲切乃爾。末段『反是輪迴惡道者。其必有屬矣。吾爲袁子危之。』乃不謂二百年後。證據確切。一字不移。讀申報范烟橋記袁枚投猪事。略云。光緒末年臘月底。浙江徐花農太史家。校人屠一猪。瘦甚。及淨其毛。背上現率更體。楷書『錢塘袁枚』四字。各寸許大。挺秀得大令神髓。一鄉以爲異。環而

觀者千百人。後葬於鎮北之荒墩。嗚呼。可不懼哉。

附錄 跋新齊諧云。前袁子與予書。謂天道不可知。所謂佛者。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禱之而弗應。有虛名無實效。同於夏畦之鬼。又謂生死去來。知與不知。等無有異。其言甚罔。而負氣甚強。予度其不可遽曉也。業以一笑置之矣。頃見其所撰新齊諧。述其祖母之外祖母湯氏。平居奉佛誦經。三十年足不下樓。卒前三日。索銅盆洗足。云將踏蓮華去。已而香氣盈空。跣跌而逝。其香三日始寂。是因是果。如水寒而火熱。佛果有虛名而無實効耶。又叙蔣心餘受閻羅之職。則以誦大悲呪而獲免矣。叙鄭生之狐祟。則以誦心經。顯觀音大士而立除矣。叙朱生之鬼冤。則以誦法華經而遽釋矣。其果禱之而弗應耶。且夫湯氏及蔣鄭諸人。其於佛徒習其文而已。固未能心知其意也。而其效已章章如是。又况乎心知其意者耶。而謂知與不知。等無差別耶。不此之察。徒以甘食悅色之故。惡其所說之戾已。射影吠聲。誣天謗聖。甘爲一闡提而弗恤。豈不哀哉。且是書所載幽明之故。禍福感應之理。詳矣。亦曾有奉佛持戒而沉地獄者乎。亦曾有奉佛持戒而墮餓鬼畜生者。

乎。雖袁子亦知其無有也。反是則輪迴惡道者。其必有屬矣。吾爲袁子危之。

范氏札記。閱者多矣。茲繁不載。

聖功誌

前清軼事

淡雲遺稿

昔聞長沙一叟言。道咸間執役於長沙何某家。何子字桂清。天姿獨秀。冠年任督撫。且識宿命。據何某自云。桂清前生爲雲南大理府僧。參方後集三友。至天台山住茅蓬。越數年歸雲南。菴爲權者奪。白官適余在幕。代僧聲明還其菴。僧感激極甚。一日余晝寢。見僧來醒而聞內室解懷。余疑訊之。其僧果然入寂矣。桂幼年善讀。教者異之。每日讀書。以針所錐入之厚爲計。桂但默然靜坐。俄卽能誦。時人皆以神童稱之。點探花。年猶未冠。時

吳縣潘世恩。適掌銓衡。見桂至。曰。識吾乎。桂恍惚。潘曰。曾憶天台事否。桂遂豁然。憶前生事。潘曰。子內官可也。不宜出京。未幾潘逝。桂撫姑蘇。夢潘告曰。余言出京不祥。今寃將報矣。醒而白父。父謂夢事非實。越旬日。復夢如故。再白父。始請病假回京。中途詔書至。擢桂節制三吳。未幾金陵將軍忽逝。又命桂兼理軍事。是夕復夢潘曰。禍臨隄矣。奈何。不日果有洪秀全帥師破城。連戰不克。遂逃之姑蘇。蘇亦被陷。上以桂清誤國喪師。詔囚入京。賜死刑。身流白乳。見者驚異。其別親之日。自言宿業漁。披緇後。未勤修淨土。特墮塵世。今業果熟矣。無可如何。此係叟所目擊者。

並聞潘父自誕世恩後。終日不與世恩語。逮世恩入詞林。跪請至三。其父始告曰。汝生之前一夕。余夢天台某僧至。并囑取衲衣。惺板留存。余故知汝係余曾供養之天台某僧也。今惺版衲衣尚存。恩索見。卽悵然自悔。曰。蓮邦不去。來此胡爲。憤死不欲生。親朋力勸始免。

嗚呼。何怪常爲緣累者。不知爲緣累也。彼輩定力宏深。猶不能免業報。猶未能了生

死。况流俗乎。然則今之放恣情欲者。他日業報會時。更將何以爲敵耶。

湖北新聞

慧融居士錄

(其一) 據本會會友麻城縣胡子齋居士。(居士皈依三尊多年。現年六旬有餘。)

(本年三月十八日。函稱該縣城西北四十里。有地名盤龍集之河東岸。村名傅家莊。有傅畢選號濟川。其人乃當地一鄉紳。爲人不甚正大。民國五年間。有河南光山縣某駁客。過其家投宿。傅羨其銀五十兩。盜去。以爲賊所竊。誑客。客識傅久。不便窮究。無何傅死。客家於去歲產小黑驢一頭。頭有白字。卽傅氏姓名籍貫。遠近傳聞。本年傅氏子得知。往視之。驢作哀狀。其子以錢百緡。(約合銀五十兩)贖歸深藏云云。(本省省議會議長屈

君亦麻城籍。據云此事不虛。

(其二)本會會友孫自平居士(居士曾充旅長。現軍署諮議)於本年二月間奉鄂督委赴鄂西調查戰後一切情形。三月歸。述建始縣某甲於清代光緒年間謀川客某乙命。取得其銀三千兩。經商獲利。某日忽見某乙來其家。某甲延座不理。穿堂入室。即聞呱呱墮地聲。某甲知其來因。即爲其子立一帳簿。詳記用款。青年尙無大異。及成年入泮後。種種浪費。不一而足。某甲計其子生來用費。已距本息總數。尙有一二百金。某甲遂邀親戚到家。並禮其子上座。子以浪費嫌疑抱愧。不敢坐。某甲再三強之。始就座。某甲向衆宣說此事始末。如何如何。(卽上所說)末謂子曰。本息總計除付尙餘一二百金。如承義讓。作爲我之衣衾棺槨費。則甚感謝。否則如數找君。亦可。其子聞父言。若有所覺。遂厲聲答曰。饒了你罷。語畢而僵。現某甲尙在云云。

按上記二則事實。稍治佛學明因果者。決不生怪異想。蓋佛說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有造上品十惡之因。卽得墮地獄之果。乃至造中品十惡。而慳貪者墮餓鬼。造

下品十惡而愚癡者墮畜生。(不信正道爲愚癡。)守五戒者生人道。修十善者生天道。從聞四諦入者證聲聞。悟十二因緣者證緣覺。修六度萬行者證菩薩。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者證佛果。造十惡修十善明四諦悟因緣修六度萬行覺行圓滿等等者皆因也。三惡道乃至佛菩薩皆果也。果隨因轉。絲毫不爽。雖然種種因。種種果。無不自心造。十法界俱由一心轉。經云一切唯心造。即此意也。故上至佛位。下迄地獄。皆不出此一心。皆不能逃此因果。佛雖於法自法自在。而常不昧因果。故上焉者明圓因而證妙果。次者畏因果。而種善因得善果。下者昧因果。而造惡因結惡果。此所以有十法界之差別也。法界雖千差萬別。而本源心地平等無所分別。故華嚴經云。如來普觀法界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求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故衆生所有千差萬別者。皆由妄想執著造因不同所致耳。卽傳某之誑客盜銀。某甲之謀財害命。亦皆由妄想執著造如是因。結如是果者也。徧觀大地衆生。不如傳某及某甲之妄想執著者。有幾人哉。不過妄想執著之美惡粗細不同。而其妄

想執著則一可不痛哉。

論廉南湖之告豬文

十年四月十四號新聞報中載無錫廉南湖居士之長女紹華。於夏歷三月二日與順德連炎川君。在無錫舉行婚禮。粵俗三朝新夫婦回門。須由男宅以燒豬爲禮。多者往往數十百頭。南湖居士事前請除此例。男宅不許。介紹人往復商請。祇允減少額數。於三月四日。擡送全豬六隻。茲得居士告豬子文一通。錄之於下。以資研究。

三寶弟子顯惠（南湖居士法號）兩淚翹誠。謹昭告於十二豬子之靈曰。諸豬子。汝等不聞三寶。不解皈依。所以輪迴三有。今墮畜生。我既皈依三寶。首戒殺生。今因長女

紹華與順德連君炎川。舉行嘉禮。致戕害汝等生命。是我道力未堅。不能革彼陋俗。造此孽因。生死途分。追悔靡及。今於我本師釋迦牟尼佛前。發露罪愆。至心懺悔。從今日始。持誦往生咒十二萬。仰乞十方三寶。威德冥加。俾汝等命終之後。承三寶力。隨緣往生。持戒修行。見佛聞法。授菩薩記。轉化衆生。更祝連廉兩家眷屬。福德正等。救護衆生。常如己想。并願戕害汝等身命之人。回心向善。永捨屠業。同證菩提。

此時新聞報記者獨鶴君。又於十五號特加論說。謂昨天我對於南湖居士祭猪的事情。因爲有些滑稽。所以很說了幾句笑話。但是仔細想來。這惻隱之心。究竟是人類不可少的。佛家慈悲之說。也就是惻隱二字的作用。講到如今的時世。倘能把惻隱之念一發。也未始不是救時的良藥。爲什麼我要講這句話呢。因爲我覺得現在國家的變亂。究其根原。都是因不仁而起。惟其不仁。所以互相殘殺。隨便死幾千人。幾百人。大家都不在意。差不多都成了殺人不眨眼的魔君了。南湖居士。看見了十二頭死猪。尙且忍不住要墮淚。講到這班魔君。却是屍積如山。他看着還要橫刀大笑哩。比較起來。自然還是慈悲。

足以濟世。南湖居士希望那殺豬的人放下屠刀。我却要哀懇那些殺人的魔君（殺人魔君四字所包甚廣。有直接殺人的。有間接殺人的。凡專愛破壞和平激動風潮的人。一概在內。）快些放下屠刀纔好。

眞學道者

笠居衆生

丙辰歲首。南北宣戰。聞將以昭陵爲戰場。城郭居民。皆避走鄉隅。獨點石庵七十餘僧。安禪如故。逾兩月。忽爾炮聲轟動。如除夕然。經六晝夜無少息。彈丸之流。及菴牆椽。庵僧功用深年。把作參悟話頭。當生死存亡之際。猶在提撕勘驗。逾日戰事稍平。故軍民皆譽庵僧爲眞學道者。時庵僧先已雇予爲講員。余講畢回山。學者欲從之。庵主不允。獨有

名海境者。私奔來山。途中遇軍人盤詰數次。直至孫家橋。軍人卽疑爲偵探。繫營前。始則鎗礮比胸。繼則下令呼斬。以迫供認。幸海境禪定得力。雖遭險厄。毫無恐懼。而竟念佛自如。已而放釋前行。到山以事告余。余聞之不覺嘆曰。吾道安在。令汝冒斯危險。得無悔乎。海曰。弟子宿業使然。因緣會遇。果報正受。較之我佛求道。身剜千瘡。輕於萬倍。有何悔焉。昔聞師言。一句彌陀。頓沒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記之未忘。故爾毫無畏念。余曰。彼之快刃利鎗。已降退汝之貪欲。彼之笞杖繚綯。已縛却汝之心猿。雖未悟道證果。而亦不無進步。但未知今後。能念念如斯否。果能。則妙道前途。可計日而進。大覺果海。可指日而遊。否則。雖歷塵劫。無有了期。汝宜勉旃。

按海境俗業班門。目唯識了。筆唯塗鴉。披緇年餘。聽余講四分梵網楞嚴已數月。一日講至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真汝心中。微覆不能答一言。余曰。子旣如此之愚。徒勞余力。不若面壁自參。看又如何。海卽依法行之。絕粟七日。已而試問。所答不爽。遂命題（以何爲心）試之。不旋踵。獻二百餘字於余。筆迹端正。文理暢達。當易者僅三字。余巽然。

去。曰：子於何處書中錄來？叟曰：何書有此俚語？余乃碎其文曰：毋須這個。海遂禮謝而去。

余謂世之伽藍不獨點石。世之僧伽不獨海境。何點石海境獨異於常人哉？蓋點石僧伽其定慧較之諸方。雖無多出。而其堅忍持律。則不能不讓為特異者。海境品格慧解。雖在人所不道。而逢斯危難。猶未亂志。似於忍進二度。有所把握。又能絕粟深窮。一旦豁然貫通。是亦世所罕聞。所以譽為真學道者。

篆經和尚被刺記

湯雪筠

篆經。廣州華林寺方丈也。性謹愿。與人無忤。知詩書。篆隸尤工。嘗仿陳蘭甫先生書。

法見者幾莫辨。初篆經爲某氏子。少聰慧。負文名。一日應試歸寢。夢猶鬼索命。篆頓憶前生。宰江西某縣。因受賄枉殺一命。卽所見鬼也。大怖而醒。自是數數夢見。篆乃無心仕進。思非皈依三寶。莫懺夙孽。遂捨身爲僧。以灰心故。但求無過。不事精進。

時華林主持僧維中。饒於財。有徒秋海。頗慧黠。與游方僧某善。僧諳醫術。術精甚。徒善之。交益摯。逾年僧回湘。徒欲從之游。請於師。不許。一日忽失徒所在。維中意其往師僧也。數月無訊。慮修途或遭意外。會有掛丹僧美光。欲回湘。維中因予二十金。囑其踪跡。徒美光奇窮。得金喜過望。立戴笠行。繼思長途千里。盜竊堪虞。且出家人。懷多金何用。遂取其六。餘交維中代貯。僧去後。維中旋查知。徒實與一姘婦偕匿。新會竊自還俗。大恚。將徒名字擯出山門。

美光瀟尋不獲。回白維中。并索金。維中靳不與。光大憤恨。次日忽扃戶。礪刀有沙彌窺見。問曰。若霍霍將何爲。曰。明早五鼓上殿時。誓殺此獠。曰。孰汝仇者。曰。維中。沙彌陰洩之。維中以其鬻也。且自恃嫻拳技。笑置之。初美光赴湘時。屬維中主持華林。逾年光回。則

維中已退院。篆經繼爲方丈。而光不知也。次早篆經循例五更上殿畢。兩侍者持宮燈導歸方丈。美光誤是維中。持刀突出。侍者大駭。棄燈狼奔。於燭光明滅中。辨認不真。竟將篆經連砍十七刀。時闔寺震撼。僧衆齊出。共奔美光。光矗立曰。殺人者我也。仇死。吾無恨矣。旋知被刺者實非維中。光大恨。寺僧擁置南海獄。一面昇救篆經。篆經忍痛具言夢事。曰。鬼貌與美光亦相彷彿。出家後未嘗入夢。計時亦與其年齒相埒。此迨夙冤。吾無懟。且姑縱之。不然則冤冤相報。無了日矣。言已。溘然逝。

美光入獄。深悔副車誤中。李代桃僵。因誣供維中主使。官遂并維中而拘之。吏役涎其富。敲詐無不至。時王存善宰南海。先是王爲候補州縣。來粵聽鼓。久而資竭。依某富室。會富室倩華林僧薦亡。王逢迎主意。以細故忤斥僧。維中惡其諂。奚落之。王啣中刺骨。會此案發。乘機報復。欲死之。顧無主使確證。而大紳巨肆。叢林寺院。爲維中辯者。稟盈尺。王稍顧慮。卒判罰萬金賑災。美光以誤殺減等。重以篆經遺言。寺僧不欲窮治。判解回湖南原籍。案遂結。美光尋亦死。此光緒二十年間事也。瑛昨在大佛寺晤影圓老和尚。偶談及

此。以有關人心世道。因泚筆錄之。

雲棲雙白鵝往生記

張拙仙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只以迷背本性。起種種惑。造種種業。隨業受生于善惡道中。三界輪迴。無有盡時。吾輩幸生人道。與一切異類衆生。原屬平等。固不可以形軀各異而藐視之也。如鵝之行有行列。又不二配。蓮池大師以鵝不食腥。稱爲道人。亦異於常鳥焉。甲戌之秋。予次女虞賓。于歸王氏。王家以雙白鵝行奠鴈禮。予素有右軍癖。欲留養而苦無池。乃送往雲棲寺爲長生鵝。寺有放生雞一羣。多爲鷄鷓竊食。得鵝夜警。鼠竊漸少。放生池成。予見雙鵝日戲清水。暮守三門。以爲得其所矣。今夏至。寺不見鵝。迺聞虛

公和尚言。居士放生功德不可思議也。上月每早晚課時。常見雙鵝卓立殿門。引頸觀佛。目不轉瞬。聞僧念佛。卽振翼高鳴。似歡喜意。一日其雄長鳴數聲而暝。寺衆取而瘞之。寺後其雌者遂數日不食。亦不再入池水戲。鳴聲哀怨。游處尋覓。似不得其侶而其狀甚悲。苦者一日仍至殿。如前觀佛。維那師覩其異。惓爾不懌。乃鳴磬告曰。爾失伴甚苦。旣知觀佛。當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不要戀此苦惱之身。大衆助爾念南無阿彌陀佛。爾其存想心聽。每一擊磬。一稱阿彌陀佛。約數十聲。曲項作拜佛式。遂起。旋繞三匝。振翼一拍。領翼委足。揜然而逝。此鵝以何因緣。脫幻軀於剎那。了生死於一念。不愧蓮池大師所謂道人之名。此豈可以禽類視之耶。世之報得人身。得聞佛乘。並信知有淨土法門。數載念佛。光陰虛度。到臨命終。能保其心不顛倒。意無貪戀。一念功成。往生西方者。尙不易得。况此鵝旣無鸚鵡能言之舌。故不知其平日心能念佛與否。雄鵝之逝。衆不覺其有異。其雌鵝聞念佛數十聲。遂旋繞三匝。拍翅委足而逝。可知其到寺三年。早暮聞經聲佛號。必已啓發其靈覺。故一月餘。引頸觀佛。以一心切想。觀像成就。佛力加被。乃有此解脫也。予愧不如。

此鳥不敢默然。爰書於右。以勸來者。時在乙丑仲夏五月十六日記。

支那佛教記事

日本文學博士木村泰賢著
武昌佛學院研究員法芳譯

對於支那文化事業之一部分。有廬山佛教之講演。受囑赴會者。爲余與法隆寺佐伯管長二人。由神戶起程之時。乃七月一日。乘輪望上海而行。至瀨戶內海。逢濃陰之霧。攔延一日。四日方抵上海。由上海進南京。登廬山。講演也。參學也。歡迎也。逐日忙碌。暑氣逼人。更轉而北上。過曲阜。泰山。濟南。天津。北京等處。直至今日。乃爲津浦鐵路之車中人。支那佛教事情。與廬山佛教大會。實一可記之事實。余未行之前。已奉宗教研究會之請。當將閱歷所得。貢獻該雜誌編輯。聊以塞責云耳。

支那舊派之僧侶。有學問有知識者甚少。居士則卓然越之。彼等概受三皈五戒。其優秀者。深通佛典。故現在新派僧侶之有學識者。多自居士方面出家而來。蓋近世佛教復興之運動。爲南京楊仁山居士激刺之結果。又彼等不僅在信仰佛教。並能對於佛學有所講習。有所著述。關於講習者。如南京經營之內學院。教授爲歐陽漸（內學院學生三十名僧侶五人餘皆俗衆）國立東南大學之講佛學者。爲蔣維喬氏（江蘇教育廳長）江西心遠大學之講佛學者。爲李翊灼氏。關於唯識著述者。如山東審判廳長梅光羲氏。斯爲何等之居士也。

支那居士對於佛學。維持鼓吹者。不可勝數。大乘佛法。俗人僅以宗教目之。夫豈可哉。觀於支那事實之實現。深可感歎者也。

雖然。支那佛學之研究法。尙未脫訓詁的習氣。所謂近代的科學方法。尙未承用。所研究者。悉以舊時之天台華嚴俱舍唯識因明律學等爲主。關於是等主論。以附加講義科段爲研究法。或參照東西學者所研究之成績。以明原典與譯文之相違。然後主張自

說此等景况。相當日本二三十年前之狀態云。

近來支那對於佛教。感特異之興味。而占研究之中心者。則爲法相學（唯識）與密宗。甚有發揚之現象。

蓋法相學之理論精緻。耐人尋味。楊仁山氏已極力提倡於前。近如南京內學院。募集基金。預備成立法相大學。太虛法師之佛學院。於法相學亦熱心研究。已發刊多數之講義。又前述之梅光羲氏。著有相宗綱要。相宗史傳略錄。此外尙有二三著述家。故唯識學之進步。實超出預想之外也。

密教於明朝時代。已遭法律之禁止。但欣福消災。爲民族心理共趣之點。故近來已大復興。譯出權田師之密教綱要。其僧人留學於日本高野山者。甚爲努力。傳法灌頂。與實際的儀式。悉能奉行。繼續可至興隆時代。以今歲觀之。密教威權之權田僧正。與法相宗威權之佐伯僧正。前後渡支那。發獅子吼。誠爲得時。其影響殆非尠也。

支那有二十萬之寺廟。八十萬之僧侶。若能結爲一大團體。實際之勢力。確不可侮。

將來之發達。極有希望。當清室之末葉。佛教爲愚夫愚婦之迷信對像。尙無如此大好氣象。然亦弗能謂爲絕無存在也。

民國以還。歐美學說之所擊刺。日本文化之所醒覺。佛教之宗旨。頗爲智識階級之歡迎。處處有佛教會之設立。僅就吾人所見聞者。如上海有名之居士林。爲王一亭聶雲台（數年前爲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長）等實業家所興立。乃真真佛教的信徒。共同結合之機關。南京歐陽漸一派。及蔣教育廳長之佛教團外。梅光羲以濟南爲中心。包承志以天津爲中心。其團體甚爲堅固。關於他方面之活動者。則有北京漢口等學生所組織之佛化新青年會。其間計畫周詳。規模宏遠。屹立長江上游。有宰制一切之威權。操縱一切之資格者。則爲武漢之佛學院與佛教會。「佛化報、海潮音、佛化新青年」等雜誌。皆其宣傳之機關報。對於佛化運動。甚爲活潑而有實力也。

是等運動。不出於職業宗教家之僧侶。而出於側面之護法精神。彼等所唱之高調。確信能救濟世界之人心。吾人低徊細思。實具一種妙味也。

要之。支那佛教。目下復興萌芽。雖有極新的運動。然不甘互相連絡。人材感缺乏。金未豐富。尙無左右社會的勢力。十年之後。或出吾人懷疑之時期也。

廬山佛教會之事跡。亦爲如上之理解與形勢所產生。茲就極促之時間。筆所見聞如次。

此會發起之主任。爲武昌佛學院長太虛法師。董事長爲前廣東省長李開侁。各省之居士爲代表委員。加以僧侶之組織。舊歲開第一次大會。今夏則爲第二次矣。

會場在廬山頽敗古跡之重修牯嶺大林寺。其設備之講堂宿舍。極爲完善。蓋廬山爲歐美宣教師之避暑地。亦爲討論基督教之中心區域。

是處自慧遠禪師以來。具佛教靈地上之關係。於此招集避暑之信徒。謀學術之信仰。及運動之統一。更進而吸集世界各國之佛教代表。研究將來宏揚之方針。故名曰世界佛教會。吾等赴會時。卽先通知九江領事館。謂爲日本佛教會所派之代表也。

余等於上海同行者六人。水野梅曉氏。佐伯僧正。及隨員橋本曉胤氏。畫家橋本青

陵氏通譯史維煥氏。(京都經濟學士自九月起爲武昌商科大學教授)佐伯僧正與余已在上海講演一次。南京講演爲第二次。及登廬山。已七月十一日矣。

今年會期預定自七月一日起。至二十日止。此三週間。爲最美滿之時期也。

世界佛教聯合會。於吾等登山之前。已有堂堂之設備。以待會衆之集合。其所現之形式。與日本之夏期大學相似。(按夏期大學如中國之暑假補習班)每日聽講者約百五六十人。或二百五六十衆。雖然。考察各地狀態。蓋以路遙費昂。日期太久。故赴會者寡。但以精神觀之。則已充實矣。

本年赴會之講演者名目試表如次。

會董居士 李開侁 李馥庭 湯蕪銘 何錫蕃 孫厚在 胡子笏 皮劍農
等 沙門 太虛 竺庵 持松 大智 證禪等

講師 沙門 常惺 大愚 佐伯定胤 木村泰賢 持松

小林正盛 居士 莊士敦 艾香德 李隱塵 張純一 孫自平

陳元白 王森甫 康寄遙 梁啓超 謝鑄陳等

余與佐伯僧正講演二次。水野氏講演一次。僧正講法相宗之歷史及教理。水野氏講日本佛教的現狀。余講宗教之本質與佛教之解脫主義。自十二日至十四日講終。通譯者史君聽講之中。有種種人類。聞吾等熱心之講演。深爲感歎云。

講演之後。余與僧正水野及日本各委員。中國之太虛法師李開侁居士等十數名。及各省代表。開正式佛教聯合會。討論將來種種事項。其中最重要者。提議明年開東亞佛教聯合會於日本。中國之出席人數。預計有二十餘名。且以交換會名之意見。報告於日本佛教聯合會。而承認議案矣。

斯晚（十四日）宿於九江領事戶太郎氏之廬山別邸。有佛學院院長太虛法師。及心遠大學李翊灼氏來訪。相與論日支佛教之比較。並將來提攜之方針。及他種種事項。議論風生。胸襟壯闊。其感人也深矣。

偕行六人。於十五日早晨下廬山。乘照例之山輿。緣路而行。至香爐峯講經台等處。

眺望。又訪山麓之東林寺。西林寺等唐時古跡。游歷興畢。遂即日自九江乘輪復向南京云。

此日在山者。午後講演外。午前又開各省代表會議。討論建設佛教大學與翻譯所。及將來種種計畫議案。草此稿時。雖未聞結果。然余甚願其對於議決者之著手實行也。

十三年七月十八日脫稿

藏事紀聞

佛教藏文學院教授充寶琳傳述
學員王淨圓筆記

西藏之紅黃二教

紅教祖蓮花生大士。印度人。龍智菩薩之高足。唐時入藏傳法。靈異昭著。至明季戒

律漸弛。宗喀巴大士乃建黃教。爲西藏佛法中與之祖。教旨不二。惟持戒律與顯神通。二教實成反比。故黃教迄今未衰。每年正月朔至下旬二日止。拉薩城內大招寺黃教徒傳招一次。蒞會僧人約達十萬。一日三時念誦。出入擁擠異常。壁間石壇上常印手足跡形。紋痕宛然。妙手天成。每次必有幾見。會散則鑿出皇達賴府。旋懸賞格。緝人名示罰。其禁止示現神通。往往如此。比丘尼非年逾四十者不許出入三大寺。住溫讀所（下有釋）之高僧。出入必持衣鉢。拄杖。目不遠眺。平居四威儀。皆肅恭如律云。

胡都圖之迭見

胡都圖舊譯也。藏音曰諸爾姑。卽自在轉生義。其降生也。亦由人尋獲。驗其宿世之所言。如達賴班禪之轉世。其臨終時預言轉生與否。殊不一致。其再生時確有宿慧。有初生卽能言者。或有入廟至能言時乃言。每年傳招時。嘗見有胡都圖五六百蒞會者。迷本念而犯戒者少。紅教或見之。黃教則無也。

丁林寺之地魔佛

地魔佛即藏王也。其常住寺院曰丁林。前任之地魔佛以沈酣經典不視政事。至爲達賴所逮。並下令禁人民公認其轉生。後地魔佛逝世時。遺言當生達賴家而爲其弟。已而果然。達賴乃再下收回成命之令。准人民迎養如故。卽爲近劫之地魔佛。當其前世被逮時。械手而行。桎處成紅痢。及其生也。腕關索痕。宛然可證。今猶住世。年甫廿餘云。

僧臘之階位（千名之律僧）

初出家曰格魯（卽沙彌）學習數年而受戒曰格備（卽比丘）始研教典於別「必也切」昌（卽茅薙）經五六年或七八年。具有修證時。應試答多人士之間難不退者。乃稱考成。曰格什（卽法師）每年傳招時。舉行考試一次。額定十六人。既畢。乃住溫讀所。恆住律儀。行住坐臥。備極嚴整。至此階位。雖不入室。業已升堂。只待將來被選爲噶丹赤巴矣。噶丹赤巴專掌全國之教權。不問政事。達賴班禪兼理政教。噶丹於政事受其節制。惟至傳招及作法時。達班亦敬事如佛焉。溫讀所分上下二處。各住格什及有脩證者五百人。爲噶丹赤巴之補充。宏教護國之模範僧林也。非前噶丹示瀆。後來無由接

任。願格什考成時。溯經兩階之勤苦。別昌之修證。年齡已屆不惑。既住溫讀。則又千人選一之拔萃。故未有不鬚髮皓然而可至嚙丹位者也。

降神之靈別

每年藏內有降神之靈異發現。卽神靈憑依人身。逞其通力。廣說三世因果。及國家人生吉凶休咎等事。狀況不一而足。動以千計。於是嚙丹赤巴會諸神通者於一處。高座作法。咒米撒之。連撒三次而不顛仆者。乃得上前禮拜嚙丹。始承認爲護法正神。唯許宏法利生。其餘皆於一次二次仆地昏沈。口吐泡沫。良久乃甦。神通亦失。嚙丹之本能。於此可見一斑。

靈感之可紀

別「必也切」昌脩證僧至何地位。固非淺識所測。其持誦感應表現於外者。在在皆是。其山中斷崖絕壁上所顯之呬字佛字。佛形菩薩形。或凸出。或凹沒者。不可勝數。至於呼風喚雨。趨遣鬼神。尤爲慣見。農家常專請爲禱風雨。以茂稼穡。但高僧等不甚重視。

趨遣鬼神者。手持法器一種。若請之來而念咒。作祟之鬼即遠遁。或與現形。亦有於曠野法場鬼衆多處。以念誦爲說法結緣之正行者。此類又在招止風雨者之上等。其有手持念珠。答人問卜者。雖表揭於事前。其言或不盡中。若隨問隨答。不假法器。及問後許以來日答復者。所言則歷歷不爽。此類最足啓人敬仰。其修證感應之迅速。有如此者。學佛者可不加之意乎。

關東之梵字樹葉

甘藏交界關東地。(西藏北境)有大樹一株。爲宗喀巴誕生處之瑞應。樹之周圍築牆封禁。其間葉之大者。不獲攀折。見者皆其外枝小葉。有(呼)(阿)(紇里)等梵字。透於葉脈間。

宗喀巴道場之靈驗

各寺脩證處稱別昌。鳴登寺之別昌。卽宗喀巴修行故處。傳謂其聞鳩婦啼聲。忽動憶母之念。不覺啞然失聲。當時前後山壁。各現種子尊形。以覺悟之。前山現觀音。後山現

阿字。至今依然可瞻。而此山四周。自此不聞鳩鳴。迄今猶堪聆辨云。

石鑪及灑孔鑪

藏內產石一種。可製鑪。口徑四尺者爲通常用品。石質而烹煮極速。誠神妙事也。大
招寺傳招時。所用熬茶鍋。其容積可納居室之廳堂。竈門儼若城門。共有四具。其二皆生
裂罅。可透光明。而煮時滿盈絕不漏滴。每次熬茶所費。須銀數百兩。然皆施主供獻者也。
先是衆多齋主各隨力願。携酥油菓漿茶鹽種種。盡投鍋內。燃竈時。鳴丹赤巴先來引火。
既焚。必待鐵棒喇嘛。誦咒。以棒擊竈頭者三。其水不半時。卽沸。烹成。先以三種器盛之。
銀器五百具。俄皇求子有感所獻。銅與木各五百。都爲千五百具。分飲赤巴胡都圖格什
格備格恰以爲等差。

三大寺及住宅

拉薩著名三大寺。曰別蚌。曰色那。曰曠登。別蚌容納僧人可達萬數。尋常以七千七
百。五千五百。三千三百。爲此三寺常住之數。寺觀規模之宏闊。誠爲內地所未聞。邊疆所

住之府第。與頤和園萬壽山之宮殿頗相似。居民多住樓房。平屋多屬貧素之家。外表似歐西之格式。內容類中國廳堂之佈置。森林甚多。凡小康之家。皆有別墅。值林。以爲憩息遊宴之所。俗呼之曰柳林子。

拉薩氣候之極佳

氣候和暢異常。冬日不見冰雪。不聞風號。夏日亦不蒸暑揮汗。執扇無所用之。既無嚴寒酷暑之候。亦無圍爐納涼之名。幾乎四時皆春。拉薩二字之本義曰菩薩地。顧名思義。其不動修證家高山景行之遐思者幾希矣。

飲食與齋戒

藏產糴粃。類麥。普通皆用之。亦間食飯麵。米爲紅色。藏邊所產。俗喜食酥油茶。法以茶葉煎湯。味至最濃。離火多番攪提。茶經大氣酸化。苦澀味消。再加酥油食鹽。成爲日用必須之品。食豚肉者少。通食牛羊肉牛乳。喜烹飪。忌煎炒。乳油（卽巴特油）甚夥。而值亦廉。僧俗人每月初八廿三均茹素。惟四月一日起至既望止。城全齋戒。單日禁語。終日

不食。雙日過午不食。十月廿五日爲宗喀巴聖誕。居民各供養酥油燈。稱其有無。由數十盞乃至千盞之多云。

貨幣及民情

藏內通用藏錢。爲一銀元四分之一。十藏錢當一盧布。三盧布當一金元。各國銀幣及中國各省銀幣皆能通用。惟不使行鈔票紙幣。人壽高者甚多。百廿歲之老者。隨處可訪。性情懸直純厚。土著無作盜賊者。內地游民常乘其商民晨課之時公然行竊。彼但蒙面虔誦。聽賊自盜。並不深究。由打箭爐進藏。在川境無論。但過雅魯藏布江後。僧人沿途皆可化緣。其恭敬優遇。殷勤殊勝。隨在站口。可借馬乘。并遣夫送住鄰站。并不索值。在家入借之亦然。惟馬料須自給耳。凡出家人進拉薩。皆得住三大寺。同寺僧之受用云。

中藏隔閡之原因

清廷馭藏極優。駐藏大臣有正副二人。由川邊撥款濟藏餉糈。每年一二百萬。另有熬茶專員。每年傳招時。特往監視。上下兩溫讀所。常供贖銀。傳招時。每人每日各給銀一

二錢。因待遇甚厚。藏民常呼中國爲大施主。至清季年。駐臣不由京放。卽調川省道員補充。遂啓藏人之輕視。後又帶陸軍入藏。軍人橫行。藏民乃逐軍至印度境。適有商人以犒師收械。取得駐藏辦事長官之名位。藏人益復藐焉而生二心。民國戴戡督川時。曾派雲南殷淑桓爲川邊鎮守使兼辦佛教會。藏政府聞之。常派兩番官謁殷君。言其結英出於不得已之苦衷。仍思內附。後因川亂。殷去職。其事遂寢。隔閼至今。迄乏疏通。

鄰邦覬覦之乘漸

初英人接濟藏政府軍械鎗彈。慫恿爲亂。後知西藏爲佛教國。願派人入藏學佛。三大寺僧衆反對。遂不果。又有日人河口慧海冒充中國人。於西藏寺內出家受戒。學習五年。因發覺而被逐。聞其歸國卽著書。宣言藏情。徧告國人。後復有日軍人由川邊入藏。沿途測繪成一圖獻達賴。達賴大悅。遂留充軍事學之教授。并佈署營房之建築。經年乃歸。

釋大勇曰。學佛行位有四。曰信解行證。中日佛徒。率多信解而少行持。獲證驗者尤

罕見聞。致令國人視爲迷信。等同哲學。今得西藏現有之靈感證明。不待費辭令人起信。至我國佛法現狀。將由解而進入實行。行法雖千差萬別。總攝於戒定慧三。慧起假於定發。發定之功非戒不弘。是故萬行創首同一淨戒。戒通三聚。所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是然。瑜伽七十五云。〔此三種戒。由律儀戒之所攝持。令其和合。若有毀律儀戒。名毀一切菩薩律儀。〕是三聚中復以律儀戒聚爲重要。瑜伽卷四又云。〔律儀戒者。謂諸菩薩所受七衆別解脫戒。卽是苾芻戒、苾芻尼戒、正學戒、勤策男戒、勤策女戒、近事男戒、近事女戒。如是七種。依止在家出家二分。如應當知。是名菩薩律儀戒。〕倫記四十一解云。〔但由支種同。故言卽是七衆所受戒。其餘菩薩四波羅夷四十二經戒等。皆是攝善法戒攝衆生戒中有違犯故。立此諸戒。非是攝律儀戒。〕是則學佛者雖已能憶持講說十方如來十二分教。若不欲起行求證。則已。苟欲求之。捨別解脫戒無復發轍處。別解脫戒雖列七衆。首重苾芻。惜我中國。有明之際。蕩益大師求清淨五苾芻。其住已不可得。降至今日。求一持淨沙彌十戒者亦不得。東顧日本。真實出家僧伽尙不多觀。遑論

持犯引領西望。猶得有嚴淨苾芻律儀之僧寶千人堪爲軌範。踴躍歡欣。曷其有極。考我國律宗。唐宋古德之著述。近雖由日本取回。然開遮持犯輕重得失。苟差毫釐。謬必千里。師心行誦。必乖聖意。故佛言（若作羯磨。不如白法作白。不如羯磨法作羯磨。如是漸令正法疾滅。）是應先入西藏。依止律師。如法學行。堪離師後。東歸弘律。作萬行之基礎。爲末世之津梁。若欲捨此他圖。是謂捨本逐末。說食數寶。夫復何益。其有具傳法歐美之弘願者。尤應以先赴西藏。求具律儀成悉地之閩梨而師之。依法受持。虔修取證。爲第一殊勝方便。蓋側重物質文明之國民。唯以學理教化。必有法不投機之虞也。

他若法性法相各宗之經論。醫藥工巧諸明之著述。較之中日。或多若干倍。或爲嚮所無。一此據久留印度之萬慧法師所調查。一無盡寶藏。深耐探索。

西藏行記

燕京天然錄於川邊甘孜

余等自民十四。又四月十三日首途。達至十月五日始抵爐城。其所以遲遲於行途者。蓋有因也。一、勇師傳法於漢皋者數日。再傳法於荆沙者十餘日。更被戰事阻於重慶者一月餘。次於峨山修加行者。又二月許。勇師又赴成都傳法居一月之久。嘉亞途中更爲匪阻者數日。抵亞後又不能卽行。故達至十月五日始抵爐城也。第由嘉抵亞後。以行李未至。二行李雖至。而需馱脚甚多。一時不能辦到。蓋余等之由嘉赴亞也。分兩路行。一行李由水路行。此水不獨無輪船。卽板船亦不能行。僅有竹艇。以爲往來貨物之運輸。其慢也。蓋日不過行四五十里。二人由旱路行。代脚者。惟有花杆與轎子。更無車子。卽馬亦不可得。而且匪劫載途。過亞州後。更多高山峻嶺。余等物品多至五十餘馱。同行者。尙有布商數十馱。保商隊兩排。不下百人同行。至大象嶺時。尙爲匪挾去布匹數馱。所謂蜀道難者。此其驗矣。余等幸蒙佛光加被。未曾失去一物。余等未過象嶺時。卽聽人傳云。嶺

上有蟬精。人過其上時。不得高聲語言。恐驚彼魔。致雪冰橫飛。人皆壓斃其上矣。并云
上有墳。係西藏喇嘛。因遇嶺時。閉有妖害人。欲除之。以法力未圓之故。反爲彼妖所害。由
是行者益戒備云。嶺高三十餘里。冰雪滿山。余馬曾撲地三次。余幸未墜地。亦云險矣。其
次爲烏鴉嶺。亦名小象嶺。雖不及大象嶺之高。險則過之。下半山尙可勉強騎馬。上半山
則完全不能騎行。且霧氣迷目。余馬撲地者二次。下山時更不能騎一步。余馬尙撲地數
次。蓋是山完全爲石質。石上滿積冰雪。馱夫多以手繫其馬尾而行。可想見其難行矣。過
冷竹關（山名）後。卽無日不近水。靠山而行。山上無樹木。惟有仙人掌。青徧山皆是。上
有紅菓。人云名仙人桃。可食。余曾採十數。更購十數。與契友食之。其中有仔。味甜甘。又騎
曲行數日。忽現一大平原。有居民數百。雪水環流。諸山繞圍。景緻自然。所謂打箭爐（
）者。至矣。綜爐城雖位於川邊。而風俗人情。已屬於藏蕃。余等抵爐居於城內安卻寺。
（）此處有喇嘛寺八所。除安卻南無寺（）是黃教（）餘均屬於
紅教（）夷漢雜居。漢人以川陝人爲最多。直隸次之。輸入以布、綿、茶、煙、顏料等爲

大宗。針線等雜貨次之。輸出以麝香、鹿茸、鹿角、牛羊毛、皮貨等爲大宗。查藏地不產茶。及棉。而夷人之嗜茶且甚。其飯食亦必以茶同食。地中所產食物無多。只有青稞（一）與豆（一）青稞卽內地所產蕎麥。是用火炒過。磨成麵粉。是名糌粑（一）以茶和而食之。雖富者亦如是。其茶中更加以酥油（一）（牛乳製成）名爲酥油茶。亦有以牛乳和茶者。更有乳渣子、酸乳爲副。酸乳係已出酥油者。乳渣是由酥油煉出。牛羊毛價甚低。可織爲布。其貧者多衣之。惟絛甚粗。貧人之衣皮衣者多不掛面。其富者則衣藏綢。藏或內地運來諸布。綿。俱多有衣而無裳。雖女人亦如是。衣式爲圓領。如內地之僧人然。男則十中九蓄髮。女人却光頭者甚多。然亦隨地易俗。無有一定。無論小大男女。均穿靴。長可達膝。蓋有衣無裳之故也。其靴或以皮製。或以氈製。然必黑紅其色。女人多以綠與紅二色製。喇嘛則除未具戒者外。均以藏綢或細羊毛織者。而爲披單（一）裙子（一）其背心（一）有錢者。則多以金絲織爲之。聞藏內除喇嘛。不能服此上品。此地天氣一如直隸。每日山風無定。城內有溫泉。每月十一廿五兩日。爲余等沐浴日。無

煤。燒柴。與牛糞。如死人。則聽喇嘛算。或火葬。或水葬。或喂鸚雀。歌舞。舉藏一闕。舞時。手脚皆動。十人九會唱。且藏人無一不會念經。以宗喀巴經爲多。卽乞食者。亦誦是經。且有主人。雖已與食。而猶不去。必將經誦完。始行。亦有誦六字大明乞食者。其常人則除誦經者。無一人不誦六字大明。手持小輪。輪多銅製。隨念隨誦。常見石板或石子。上刻經。或六字大明。露野堆積。民人多赤足拜之。達百千拜始息。三四丈高之塔。不可勝記。四圍有小輪。夷民雖身負重物。過塔時。亦必轉塔一遭。甚至有轉三遭。七遭者。更以手轉塔下小輪。口誦六字真言。其見大喇嘛。(管理廟產僧衆。或有道德者)或胡喇圖。(能自在轉生者)必鞠躬合掌。至其前。請一摩頂。卽平常見余輩時。亦必讓路。呼余等爲()。(此云漢)()。(此云無上)其人民信仰佛教之篤實。誠有不可思議之義意焉。臘月十三。舉大祈禱會。三日。余等亦由是而例。寒假。余曾靜坐七日。拜八十八佛懺。三月。由卅日起。復隨衆修彌勒法三日。另一期。每日不絕於耳之乒乓爆竹聲。足見夷人對於新年之注意。云本寺喇嘛亦盡七日之戲。平時小喇嘛見其鐵棒不帶畏如鼠。至是則互相玩笑。

嘻戲。決無鐵棒（如中國寺院之維那然）之分。余於另一期中。則不甚修法。每日出街辦事。余自打七拜懺後。即欲先進。時本院又以接濟無有。勇師曾於臘月廿九。表白云。本院現以接濟無從。將不能支持。所幸者。吾人已至此處。到處皆可修行。決不至於餓死等語。不能盡書。可想見本院當時之緊張也。本院所以能延長運命者。蓋亦佛慈之加被也。試觀勇師之又表白。新正月初二日。曰。發表事云。本院現已得助。當係大家修法誠殷所感。應本院伙食。由劉使、孫司令、陳參謀等承辦。大眾可安心修法云。聞者誰不欣然爲之喜。余則終以本院入藏亦係分散。各尋其師。住此仍不如先進。且在此所學語言。亦不能全通西藏。於是以光陰利益計。決支身先進。時話此意於契友一廠師。不知一廠師亦具有此意。於是不約而同。夫一廠師之有此意。較余尤早。彼曾於年前。一再請假而未獲允者。今乃相契同行。共仿本師。快慰何如。一廠師江南人。與余同參於武昌佛學院。師善詩能文。昔日知音。今日善侶。豈素因哉。余等於民國十五年。新正月八日。請假首途前進。計行半月。抵甘孜。余等所攜什物無多。總共不過一柳箱。充家（北京本院教授之家）送茶。

二筒可十餘斤。白麵數斤。白米數斤。以一皮袋盛之。余等僱馬三匹。以爲負物代御之勢。行半日。抵營多塘。(譯音)有人戶十數。署署蕭蕭。遠不及內地之村莊。余等投宿有夷人二夷婦一室。中塵灰積寸。夷人無被褥。惟以其最重最長之衣。爲鋪蓋。其衣長可至地。而以腰帶繫之。前凸一塊。後凸一塊。飯食無飽次。每日有食十餘次。煮無菜。惟有生牛肉耳。男女達年不洗面。不梳頭。腥氣薰人。所謂蠻人者。其由是歟。又行一日。抵昌巴。(譯音)一路來。無絲毫平路。若無馬夫。辦不識路徑。下此山。上彼山。彼山未盡。而前山又現。有時冰雪逼山。有時瓦石覆地。對行八十里。彌竟未一見人戶。只有牛幫(茶商)二羣。歇於山上。因邀與驟幫(茶商)同行。飯於昌巴。往四日。昌巴有民人三四家。有川人二。四日中曾三夜大雪。日出則化。每日至下午四時餘。而雲霧叢重。地亦隨之而白矣。鳥乎。舊雪去。新雪來。六道之輪。幾可往。次日因換馬遲悞。驟幫已先行。又因馬不甚好。至中湖。雖僅六十里。而盡日始到。有居民一二十家。星星散數。不成村莊。又半日抵泰寧。有居民二百餘。漢人甚多。更有一法國人。在此傳教。聞信者多係無聊之漢人。夷人精於殺害。善騎

云。有喇嘛寺（以後均作寺院）一所。僧衆數百。是日爲元宵日。僧衆正在誦經作。更有夷人數百。環而觀之。余等因是未能見其大喇嘛云。聞土人云。此地十年五收。可見其天氣矣。換馬後。行可半日。抵濟慈種（譯音）有居民二三家。破屋底甚多。質諸土人云。因近年兵事之故。民人當差不起。致多逃亡。奇哉。奇哉。夫養兵原在衛國。而今反害國矣。司其事者。能不爲之慚殺。吾願今後之兵。不害國民。不造罪過。更願軍旅家亦不使其兵害國民。舉世平泰。不獨無造罪過者。亦滅去罪過之名。俾得作善修福。出於輪迴也。又行大半日至苦橋（譯音）途中非常危險。兩傍山下有大松。因名松林口。據云。松林口之匪徒。出沒無定。今日無。明日有。余之馬夫。亦謂該地。匪徒衆多。并現畏容。蓋恐將尾同失去也。然亦無可如何。只得弔膽而行。幸將至松林口時。遇有驟報。得以安然通過。又半日抵道孚縣。有居民千餘。寺院一所。僧衆二三千。與內地廟宇異。外表雖甚宏闊。而內部非常紊亂。余因尋一大喇嘛同行。曾三遊該寺。更有漢人。於此耕田者甚多。據云。此地天氣與他處不同。蚊蠅亂蚤。均隨時而有云。有天主堂一。係法人。次日換馬。日落山時。始抵將

軍山。左右居民可百家。又行大半日。假居種（譯音）途中過亞魯大水。居人羣山築屋。可數十家。相距二三里。山有修行喇嘛一。余等持哈噠。隨引者往。謁喇嘛名假居竹拔（譯音）年可六十。有髮。未衣。面目慈善。居土洞內。有好善者。爲之築成窠形。余等入時。身匍匐下。其矮也。身不可立。喇嘛仰臥伴睡。作呼呼響。有夷人四五坐其中。少頃。又來一夷人。持哈噠（藏人之見面時必以哈噠互遞以爲禮。哈噠多絲織成。嫁娶時男家必以此與女家長及其戚）以進。呼之醒。喇嘛乃摩火棒打人。人亦以被打爲幸。餘人亦趨前受打。無何。而喇嘛又呼呼眠去。夷人呼云。有家喇嘛二。來拜喇嘛。於是彼復摩火棒。余首趨其前。以哈噠進。但見彼口中喃喃。聲甚微。不知作何語。撻余之頭者數。余友亦特哈噠進。受棒喝數下。彼亦眠去。余等亦欣然而返。問夷人云。由爐至甘。此喇嘛爲第一。雖數百之人。亦有來此朝參者。且以余等之受棒爲祀。并謂對河山尙有一。余等深以天晚路遠。未能赴彼山一謁。爲憾。對河有天主堂一。外人一。開地甚多。且平淨。次日因起程過早。至六合縣時。天氣不過上午九時許。余等遂早餐換馬復前進。是日居雄雞嶺。六合山上有大

寺院一所。余等因於行路故未往觀。藏人不食騾馬驢犬等肉。每見有死騾馬與驢犬等尸於途中。惟鷹犬等食之。藏犬人呼爲蠻狗。體肥大。不類內地犬體之小。驢體小。不能負人。惟農者用以負灰糞。上地可負四五十斤。多則不勝。犂牛乳牛。則爲藏人必需之畜。每有畜至數百頭者。遍山皆是。牧者則以月牙牛皮帳居於山上。聞其最好之乳中有值六十藏錢者。羊亦多。且有長毛羊。類奇甚。惟山羊無絨。羊藏地無銅元。無鈔票。無金幣。只有銀元。上有光緒帝之半截像。每中洋可兌藏洋二元半。○幾厘。其半元係整元砌成。二半者。聞過甘孜尙有一元砌成四角者。內地銅元亦適用矣。又行一日至朱倭（譯音）有寺院一所。僧衆百餘人。余等因行路厭甚。故未入參觀。此地天氣甚寒。有居民五六十。無生意可言。漢人於此難居者甚多。質其被難之因。則云先均係軍人。自民七一仗敗後。卽難於此。無能得出。且有隨趙大帥（前清四川總督）進來者。亦以戰敗之故而難於此。余又問彼等。云何不以墾地爲活。彼等云。此地天氣甚寒。霜雪連年不斷。青苗長不上三寸。而雪已盈尺。再加以風凍。欲收則無所從也。余又問。地中既不出糧。彼夷人以何爲

活彼云。夷人則與吾輩不同。夷人多畜牛羊居於山。每日有乳子等可易錢烏拉（藏人說牛之謂）又可與南人負貨。富余等多多矣。哀哉該地難民之苦也。但雖天寒地凍。五穀無收。追其因。易莫吾衆生自致者耶。修善得福。作惡獲苦。豈有種麥收禾。種草獲稻者。吾願此後衆生。皆信因果。皆懼因果。而修善也。次日換馬至白狸（譯音）又換馬抵廿孜。蓋余等所騎之馬。皆係當差者。如每縣若干馬。均得輪流當差。無馬者得出草出柴。以供該縣衙門之用。并得每月出湯役（雜役）數日來衙聽用。差馬每行一站。出藏洋半元。所至之處。居民皆得出草飼馬。并得出柴。以爲騎馬者烤。此官例也。半月來驚慌不定之心。至於今日始稍定。自新正八日。余二人出發已來。每日所行之路。無日不在山脚下。山頂上。山窪內。山溝中等處討生活。忽而過大水。忽而登玄岩。忽而上山。忽而下山。忽而踏雪。忽而臨冰。其危險荒涼。書不盡書。迎送者惟有清風與雲。日相伴者。但只冰雪與塵沙。住宿無非蠻屋地上。所食不過糲粳粗茶。蹣然——余二人曾未覺半點悽楚。殷殷而進。其志未曾少挫也。余自幼念觀音。誦持法華觀音書門品。一路來誦觀音曾未少息。

余友亦念觀音。今日得以安達甘孜者。何莫聖觀音之力哉。曾記余等出發時。同學恆演師贈頌云。皈命聖觀音。處處獲康甯。三毒應聲斷。福慧速圓成。堅固降魔軍。苦海渡迷情。甘孜有大寺院。一於山上。其正殿不知是鍍金。是銅電。光碧輝煌。耀人心目。有僧衆二千餘。有大胡喇圖三。一南照（譯音）喇嘛。年可五十。慈祥狀態。異於凡人。聞師深具神通。每日供養禮拜者。不絕於門。余等到甘卽往拜謁。師云。早知汝二人來。不必急進。候有驛。幫余當爲之介紹。一同前進。并許爲寫護照。二種薩（譯音）喇嘛。距甘二三里山上居住。道場清靜且雅。年三十餘。戒律精嚴。有大威德。聞於年前。曾逐破戒僧八人。數千僧家。無不畏懼云。亦許爲余等寫護照。三日迦（譯音）喇嘛。年尙幼。不過八九歲。聞聰慧無比。蓋宿根也。此外尙有小寺院甚多。有持戒禪定喇嘛。常入定七日。甘孜西南有大喇嘛一。號扎齊。年五十許。開係成就千手觀音者。余同學恆明師往彼參學。今已返爐。喇嘛有弟子二千餘。先年請法華經。曾現觀音像於座上。每日夷漢人前往供養禮拜。求藥問學者。連續不絕門。彼曾觀察余係真心入藏求法。爲余等寫護照云。漢喇嘛二。係真心入

藏求法。并無國事。偵探等嫌。余願擔保。所至之處。軍民人等。不得欺毀。宜爲指點。借宿等。等云。此不過譯其大概。彼書係藏文。甘孜天氣甚暖。今日（三月九日）已青草覆地。農者亦春忙矣。惟農者多係女人。蓋藏地女。貧者常晝日不閒。一應家務盡并之於女人。手地中年只一收。再則霜雪覆地矣。僧人無業者多業商。每日早晚轉經繞塔之僧。沿途皆是。口中均出聲誦六字大明。民人亦如之。余等暫住一居士家。係夷人。以爐至甘途。中均無店房可住。皆係投宿於蠻塚。寺院非如內地叢林可掛單。廟內之製造。是分爲一所一所者。均係自食。與廟中無關。并須出房資若干。除大喇嘛。與人念經時。或廟中念經有事時。則聞鑼聲。卽須入大殿依次而坐。居住漢民。以川陝人爲最。川人多小本經營。陝人多貿易香鹿茸鹿角等業。人娶夷女爲室。羊毛每藏錢可購三斤。狐皮甚廉。每張最好者。不過十元之譜。甚至有三四元者（藏錢）藏人多以之爲帽。租賃地畝。以能種三斗糧者。每年交租金七八元十元不等。以地能收否爲定限。每斗可七八斤。合中稱四五十斤。聞距甘一站路有煤山一座。惜無人開辦。致民人仍以牛糞爲柴云云。余不日首途。

衛藏所記亦由此暫止。須余至拉藏後方能續寄。因由甘入藏途絕不通郵寄也。

一五年三月九日甘孜天然記

凡有（）符號者皆係藏文。因無藏字故从略。

西域行小記

藏中學佛者。比丘曰格備。沙彌曰格初。居士曰格離。衣履形式。享用次第。皆有嚴格之不同點。沙彌受具亦必須年滿二十方可。非如內地可作方便也。

藏人以信佛故。多將其子送爲喇嘛。如三者必以二。二者必以一。亦有一而皆捨者。並不囿於惠難貧苦。西藏之爲佛教國信然。

藏人人各持念珠一串。口則常誦六字大明。更有手旋法輪者。其輪如石碾然。喇嘛寺中皆有之。輒數十枚。手旋者不過小者而已。態無所異也。

途至甘孜。形勢即爲一變。道中多舍利塔。此地有喇嘛寺一。極大。遠望之。儼然蜂房。聞有僧兩三千人云。

當過覺衆之時。參一喇嘛於山洞中。入之。身不可直。喇嘛恆臥於內。不著衣。往禮者頗衆。彼輒持棒向來者之頭敲之。聞頗具神通。維此捧喝。殆亦有深意寓於其間歟。藏內少藥石。或病。則延喇嘛爲之誦經。並用喇嘛以呪力加持之。品物以服病者。聞亦多效焉。藏人對於轉生之事。頗爲信仰。但轉生多爲有礙德者。故於未死之前。即能預示轉生處的人家。然後再證以所用物類。果確。則必請之返寺而供養之。

藏中俗人。途遇喇嘛。多先讓道。或預下馬立之路旁。更有趨於喇嘛之前。請其摩頂者。

甘孜有著名喇嘛二。一曰乍喀。一曰南照。乍喀住山中。日習靜坐。不喜優遊。南照好

武事。當余往謁之時。彼正命衆射箭爲戲。侍者則挂槍佩刀。彼則端坐微視。儼然大將軍。但頗慈悲。二者現身不同。殆亦菩薩願力之有異乎。

喇嘛誦經之時。必吹播法器。其聲抑揚有致。音韻婉曲。頗爲可聽。其器更有人骨之屬。

一五，二，一三於甘孜，

暹羅佛敎之一斑

李春新

此下乃敵友李君牧甫春新自暹羅寄來日記。可以徵該國佛敎情狀之一斑。故特寄登海潮音月刊社。以公之海內。李君專心淨業。持念甚勤。潮安王弘願附記。

九月二十四日。爲暹王禮佛施僧期。居停導往觀。僅得瞻其儀仗。其入禮儀軌。則未

之見。道旁觀者夥。不見僧家出迎。據謂此間仰僧如佛。雖王者復應屈尊頂禮。曩者但有王拜僧之禮。今乃有僧答拜之禮。歐風變之也。是說得之耳。聞不審確否。連日舉行此禮於京畿各寺多處。暹語稱爲馱鳴庭。自王官以至庶民。莫不鄭重行之。

九月三十日。張慶巖君家馱鳴庭。邀與事焉。八句餘鐘。乘摩托車往。主客男婦老少約三十人。詣郊外一古寺。名越霸。寺內外遍紮紙花。想因此盛典故。乃陳各品之笨重者於佛堂。細軟者主客各捧盃盛之。繞堂三匝。鱗次入堂。首座僧坐殿右向下。次僧依右壁旁坐者八。施主禮佛。以白繩環印各品物。主客皆牽此繩。拱座下坐。主向僧頂禮。致詞。首座執長柄繡扇一柄。蔽其面前。（扇如中國圖畫古裝日照然）作高誦。復每句一停。座下主客依聲複誦。既收繩。主進獻盃。盛黃色綢布等三套。（卽以供僧爲衣飾。暹僧畫著黃色裝束如古佛）首座先受取一套。以鉛筆畫其角方。套凡五種。若上下衣外衣內外巾帶之類。每持其一而撫摩之。閉目默持呪。攜入殿後更新而出。就座。持扇高誦。旁之第四五位僧。同出受其餘二套。儀如首座。然後首座率衆向佛稽首同誦。復就座如初。儀更

分獻僧衆。主人亦以盆品給余獻之。想其盛意。似願分福及余。可感也。僧受婦女獻品。則以巾帶敷地接受。各品盡世所有。如汲灌盆器。香油燈燭。牀敷臥具。皆備。笨大者有櫥櫃。細小者有銀幣。僧不親受銀幣。既畢。僧歸寮。次僧衆出食堂。施主供養午餐。飯饌三席。不忌葷腥。餐畢。進糖果。檳茗。煙茶。雖水盂不獻不取。主有忘獻者。仍由寺中侍者獻之。乃取用。食不用筷。余亦陪於右。主人知余持準提齋。別供素食。供餐時。首座默誦。餐畢共高誦。歷聞所誦。不知何云。但數有「南無毘哆」「唵」「部倫」之音。想多係呪語。其誦聲既作。余輒端坐合十攝念。靜以耳根聞薰。一時萬緣都息。心藏澄止。法音熏入。似解非解。此境亦不可多得。供養畢。僧歸寮。復次。首座就講堂。卽食堂處。主人謂。講古其儀軌。則首座先禮佛於左上。次登臺。臺位中。木製。高五級。每級尺許。四隅有柱。擊蓋。左右植立香蠟架各一。前置蠟架香爐。首座既升座。羣燒香蠟馬。復如佛堂初儀。遂啓檀出貝葉一束。左視誦之。想卽誦經。字字皆從貝葉宣出。余不解贊誦。祇於開誦時。默誦開經偈一遍。止誦時。默誦歡喜偈受一句。隨衆稽首而已。講完。首座下臺禮佛。施主又獻品物。最後於樹

下供具錢米布帛果修等。燃爆竹。一僧就次受之。儀略如初。余得參預勝會。意甚歡喜。因於佛前禱告。逢勝因緣。惟垂慈護。云該寺僧及次二老者。望之道貌岸然。餘亦率皆靜定可敬。

十月初三日。居停盧文波君家亦馭鳴庭。以余信教。先時招與。隨力敬具八金助之。是日晨起。先自理早課。約一時十五分。六時。乘電船由湄江湖上。道上遇他家船數艘。船皆紮彩。亦事此者。約四十分間。抵越隄西。越猶寺也。隄西亦港名。址臨港入江處。寺頗寬敞。僧寮十餘間。多傾圮。想今不如昨之盛。至則衆已圍集。男婦老幼及趨事約六七十人。旁設鼓樂一隊。主人復延他寺僧十三人爲客。中有受封號之法師三。本寺僧十一人。是會供養僧衆。早午兩餐。七時。供早餐。儀將十一僧之飯鉢。列於一座。施供者各依次。以一勺飯添入。余於是謹托飯盂。以右手接吉祥印。持變食真言。散印。取勺順次添入。臨餐。僧一字坐於堂之長榻上。每供饌五簋。余於是持唵字真言。隨衆分獻。仍供客僧於前座。由主事一人掌獻。其餘大率如三十日記。客僧食儀亦然。九時。上佛堂供品物。十一時。

供午餐。十二時升座講經。一時樹下供品。皆如三十日記。是會上佛堂時。客僧先主僧相施主敷陳。陪坐左方。並相主僧唱誦。事畢先退。是會十一僧皆受獻更衣。首座主講分兩人。其佈樹下供獻處。在客座前。客僧咸避他所。據謂此係於山間樹下遍行布施之意。僧行值此者受施。意客僧亦避讓主僧焉。是會並施給寺鄰貧民荷葉飯數百包。（昨張不施飯而略施錢。）來受施者多乘小舟。食竟。或從事競賽。操楫者男女不等。勝者加施巾幔等物。聞馱馱庭有單獨者。有聯合者。前會張君夫人獨辦。是會盧君女婿主辦。戚友附焉。是會費千餘金。前會亦五百金。余觀婦女信敎爲最。儀軌亦嫻。復察兩會僧衆。除受供講經外。皆隱處寮間。不送迎。主客僧之間亦然。是日早行。並得見臨江各家尋常施僧食之狀。有門首坐小兒女。旁置銅盆。內盛飯饌果餌等。皆別以青蕉葉結盛。供或一位二位不等。僧划小舟過此。托鉢受供。雖小兒女跪而施之。並頂禮焉。其富家至有供數十僧者。按馱馱庭典故。說者皆不甚明晰。余考佛說孟蘭盆經。似與脗合。初於時節略有疑義。嗣據高嶂琴居士稱。聞之戚人某云。現夏曆九月。暹新曆卽十一月。爲舊佛曆七月。查夏

曆六月中旬起。還中名爲叩不赦。至九月中旬。爲沃不赦。還語不赦。卽布施之轉音。叩之義爲入。沃之義爲出。言入布施期。出布施期也。是期間內。雨潦溼地。僧不易出募化。人家各以乾料布施寺中。與印度濕期略同。習尙。旣沃不赦。遂爲默鳴庭之期。期盡一月。每寺祇許年一次。王家寺由王族行之。民寺由民間行之。因寺宇之多。還王亦分作數日舉行。想卽變通經典。由七月十五日。通作七月一日。歟。余且因夏曆九月。爲佛曆七月。惟此間三月中旬。有宋江年之稱。人以水滸中人避仇於此實之。遂以是時爲宋江過年之正月。殊覺荒謬不倫。細聆還語。並不正切。宋江音。其音似近塞加。殆卽釋迦之轉訛。應謂爲釋迦年。今由佛曆七月溯而計之。是月爲佛曆正月。尤無疑義。

謹案。暹羅佛教。自記載考之。皆言係南方佛教。小乘之支流也。日前嘗有客商在潮州定作一水晶佛像。像座裝飾。無論何種皆可。獨禁蓮花。又有在暹回潮之朋友。言還中沙門。往往誦觀死屍於棺中。以至得忍見誦。其爲小乘無疑。但聞彼處沙門。多能念噴。役使鬼神。禁取獸。則似含有密呪意味。今觀李君所記。其爲持誦密呪無疑。意

者暹羅之佛教。以小乘而兼持密呪者歟。願知其情狀者。再與詳細調查。以供同志之研究。李君與我書云。此間國治年豐。想無非佛光所被。豈曰偶然。此語有味。可深長思也。弘願附註。

緬甸佛教近况

羅 瀾

余於民國八年赴法。勤工儉學。思於人生必需之知識。強國必需之技能。稍有所得。以貢獻於我國家。方不負此一行也。孰意一抵巴黎。慨然思返。蓋最初之接觸。即令人起無限之悲苦也。當民國八年。歐戰甫終。法國事業。百廢莫舉。人心悽惶。達於極點。斷手斷足之徒。塞道皆是。寡婦孤兒。囚首喪面。覓食於四方。既悲夫父之慘死。復缺衣食之需求。

黑衣籠首。沿街踽踽而行。雖風馳電急之車經過其旁。似未之聞也。者人謂歐戰之後。法蘭西所最缺乏者。衣服與麵包耳。余觀法人之苦痛。不在生活之維艱。而在心靈之失所。雖世無倫比之花都。宏麗如林之美術館。亦不能療此輩四大無病之心疾。反足以增其悲悼之感耳。人孰無情。誰能遣此。親境生懷。不禁淚下。於是前此之一切妄想。如飛機之製造。大砲之射擊。殺人最利之種種新發明之探討。如墮五里霧中。反欲將西人平常所唾棄（指多數人而言）之東方佛學。以救此一綫心靈未滅之難民。又自愧所學無多。不能療彼輩之重疾。不能不求救於大醫國。民國九年秋。是以有南洋之行也。本擬到印度。瀟心佛典。惟因生活過高。需用浩繁。不得已暫在新加坡吉隆坡各埠。廁身華僑教育。暇時兼究佛理。後因註冊事件發生。並禮塔心急。是以今年二月。又有仰光之遊。茲將所見。一一分述如後。

（一）仰光大金塔之說明 緬甸自歸英屬後。改仰光爲首府。（舊京名滿直禮）商務極形發達。市鎮規畫亦極完善。如電燈煤氣燈電車自來水尿管公園戲園鐵路

輪船馬路等。無不應有盡有。全埠人口約三十萬。印度人最多。緬人次之。中國人又次之。英國人更次之。日本人最少。僅三四家商店耳。但日貨則徧街都是。緬地多平原。而仰光尤平坦。惟大金塔建於較高之地。余初由馬來半島乘輪到仰光時。於二十英里外。即望見輝煌燦爛。世無倫比之大金佛塔。入吾眼簾。不禁合掌恭敬讚歎。如觀我佛如來真身。歡喜無似。行裝甫卸。即望塔直行。歷半小時。即抵塔城門下。塔高約五十丈。（另有全圖請參看）係建築在二千五百年前。塔之上半身外面純用金磚砌成。開每磚需銀一百五十圓。下半身亦純用金箔嚴飾。紅日相照。五光十色。令人目眩。不可久視。內供如來牙髮各一。前開二門。可以望見。後因各國君民。供養珍寶過多。恐人竊去。現已封閉。不能再見矣。塔旁供玉佛像數十尊。又建小金塔數百座。其次僧房。柳比。無論何國佛教徒。均可。在內打坐。稍有道行者。無不受緬人極隆盛之供養。前有一中國遊僧某。能於晝夜入定不動。每日僅食清粥一盂。緬人奉之如活佛。初由仰光坐車來塔時。輓車者至萬人之多。此亘古以來未有之事也。其以金寶供養者。每日不下數十百元之多。後聞該僧回國。圖

寂於香港。僧房之外。四周築以墜城。保護聖塔。其周約三里。開四門。禮塔者先於門外脫淨鞋襪。（緬俗凡入佛地僧房須先脫淨鞋襪）歷石級而上。兩旁賣生花香燭念珠圖像等諸婦女。不下四五百人。其香火之盛可知矣。南門外有電車直達仰光。每日禮塔者常有數千人。世界各國僧人。無不時常出沒其間。實以此塔爲世界佛塔之冠。其建築費不可計數。聞緬甸十餘代國王。均將國庫用空。其費用浩大可想也。數年前有一大虎。由林間一直跑至塔上靜臥。（參看全圖）並未傷害生物。人皆以爲神虎。其實亦可異也。後英人以鎗擊斃。緬人大譁。不久英人病死者甚衆。心甚感之。乃禮塔懺悔。並用木刻一虎型。供於塔旁。其病乃已。及今英人不敢毀壞佛塔。且嚴加保護。仰光佛塔如林。塔身環係電燈如衆。一入夜間。則電光四射。光華奪目。誠壯觀也。

（二）緬人之信佛熱。緬甸自古爲佛化之邦。人民具有極誠懇之信仰。故凡關於佛教事業。無不熱心贊助。全國佛教古跡極多。最有名者除仰光大金塔外。如吉地蓋之奇石。緬人稱爲小西天。由仰光乘火車去約八點鐘可達。其石爲一長圓形。腰間直徑

約二丈高如之。坐於一山頂之長圓石上。相接觸處。僅數尺寬。若數人以手推之。則簷盪甚烈。而不墜。蓋登其頂。其搖動亦然。頂上有一小金塔。香火最盛。聞此石係目犍連尊者。以神通力由西天移置於此。數百年前。此石尚繫於空中。距下石尺餘而不墜。噫亦奇矣。率後漸次下基。由一尺而數寸而一寸。聞十餘年前。尚能用指粗之繩。從中度過。現則已不能矣。此外如滿直禮之佛像園。在一曠野中。塑佛像數百。中則建一金塔。遠望之如靈山說法未散也。此外名勝尚多。不能盡述。緬俗視僧人極尊貴。凡於路途間。或寺廟內。遇見僧人。必行跪拜禮。有好飲好食。亦必先供養僧人。僧人勢力極大。雖國王亦敬畏之。彼等操有全國教育全權。聞亦與聞政事。前次英太子將來。雖仰時。緬僧向英政府要求自治。未得允許。彼等即開會反對。歡迎英太子。緬人均表贊成。英政府恐太子到時無人歡迎。於自身國體名譽有關。乃竭力運動中國人開會歡迎。及英太子到時。中國人果受第一等之嘉獎。後雖仰時。緬僧代表均被入獄。中國人博得一最可痛恨之報酬。其報酬為何。即開已弭之賭禁也。嗚呼。英人之視我國僑民。直不如鹿豕之無知。而我國僑民。反照

熙喜。蓋賭場卽爲彼輩之俱樂部也。緬僧對於世事。尙稱盡力。對於自身佛法。則毫無修養。身披黃巾一條。赤足科頭。往來於稠人廣衆中。嘖嘖與市人語。不吃素。不參禪。連一句阿彌陀佛亦不知念。每日惟長眠高臥。靜待福報之來。比之我國僧人。實不及遠甚。其出家也。或三月五月十年八年。均可娶妻還俗。比丘尼亦然。人說緬甸係佛教小乘。非如我國之大乘。余觀其狀。其距小乘也亦甚遠。小乘雖可食五淨肉。而淫業則列爲首戒。未聞有出家而可以自由娶妻還俗者。不過徒迷信宗教形勢而已。以此佛教恢宏事業。不能不望於我可敬可愛之同胞高僧長老輩負其責也。

(三) 華僑之佛教事業 仰光一埠。有華僑三萬餘。福建人最多。廣東人次之。雲南人最少。其來緬較久者。大多與緬人同化。不惟飲食爲然。卽語言亦同化矣。其子孫輩。則爲一純粹之緬人。蓋其色已由黃而棕黑矣。民國前二三年。始開辦小學。然大多守舊。不異私塾。現則已有小學十餘所。中學。所有用閩語教授者。亦有用國語教授者。成績均無甚可觀。以此社會上未受若何之影響。滿清末年。有閩僧性源者。建一廟於大金塔。

之旁。名曰龍華寺。以爲我國僧人來仰禮塔食宿之所。然尙未引起社會上之信仰。去年性源師因病返國。適有南善陀僧隱西。由印度來仰禮塔。西師道行高潔。戒律精嚴。久爲各界人所愛戴。遂被高萬邦林玉書等各大信士。留主廟務。再辭不獲。後卽更名曰蓮華寺。大整教規。廣宏佛化。不半年間。信士之來歸依者。至三四千人之多。吁亦盛矣。更開海單。廣結僧緣。凡我國僧人來仰禮塔。不論三年五載。均可自由去住。以此國內高僧長者。於朝雲南鷄足山之後。無不來仰瞻拜聖塔。雖水陸艱險不畏也。刻下又倡辦中華佛教會。以促進僑胞之正信。並設佛法研究部。以廣宣傳。更欲將英政府保存之藏經（清末有僧明寬者。請到北藏全部來仰。後以無地收存。請英政府代管。不久而明寬師圓寂。故現今尙未取出。）取出。置之會中。以供衆覽云。

記德意志之佛敎研究

譯日本大正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文化報羽溪了諦談圓五居士譯

僕由英之德。居留十一月。德之佛敎研究。向以盛聞。及親炙其間。益令人驚歎也。當是時德之米價。一升值日金二千圓。哥此一甌。值日金二圓五十文。其生活之困難至此。而關於印度哲學專門之著述刊行者。乃達於二十餘種。此等學者。忍飢縮食。忠實於其自己之專門研究。於以有此等恩物。嘉惠斯世。蓋其國民性之英毅也。若此。

在於忽爾鄰之郊外。有一研究佛敎之團體。此團體爲其地之有力醫師所創設。至今規模益遠。其醫師傾全部之家產以充研究費。又刊行雜誌以抒其團體所研究之心。得以廉價頒之社會。米溫亨亦有一研究團體。純粹之研究團體也。其會員年年增加。拉伊夫抵畢研究團體尤多。會員多篤信人。且從事於傳宣。意大利西班牙諸國大學之佛敎講義。大抵出於此等人士之手也。

余之在德也。寄寓於佛敎學泰斗卓克不斯筋之宅。於以得知西歐佛敎之盛況。余

之寄寓於卓克大斯飭之宅也。因購文具於市。店主人詢來此何爲。余答以爲研究印度哲學來。而主人對余親切爲佛教之質訊。且力任介紹於卓克大師飭。於以大得其歡迎。其因緣若此。夫以一文具店之商人。而其仰信佛教也若此。且不止一人也。德意志之人民。殆皆富於佛教之研究心。凡小學校校員。銀行員等。談及佛教。皆津津樂發抒其議論。即各階級之人。亦無有不少具佛教之常識者。蓋德意志人之盛輸入研究東洋特色之佛教也。若此。即此點而反觀之。我向稱佛教國之國民。其關於佛教之常識。乃極稀薄。可歎可歎。

世界佛教近聞數則

(十五年六月)

邵福宸譯

(一) 英倫人士思想界之微潮

▲偉大之佛教徒 倫敦觀察報之記載 The, Spectator, London

記者夏芝布朗君 F. Yeats, Brown,

上月會見紐約月報 Infinite 特萊因君。Ralph Waldo Trine, 所述印度人達摩波羅君(譯者案即印度大菩提會創辦人及現在總幹事之達君 The Anagarika Dharmapala 該會在印成立已三十餘年矣)之佛教演講。日前余(夏芝自謂)在此間。獲遇達君。接談之下。始知為設倫敦佛教會而來也。特萊因君曰。某日余赴紐約市政廳之演講會。入座時。但見人叢擁擠。約千餘人。濟濟跼跼。盡屬知名之士。且多半均係研究東方民族之士。余不覺自問曰。吾情聽衆。果已有人得真實之內心修養乎。觀遍全場。難得其選。唯演說者印人達摩波羅君。神采奕奕。沈靜恬淡。極似已得平和之祕也者。貌似文弱。然內心蘊藏。光彩煥發。主席致簡單之介紹辭後。並云。此吾輩至友。身體怯弱。倘坐而演講。深望諸君原諒云云。孰意達君登台。身長玉立。乃六尺而強。精神飛舞。

且講且揮其手杖。大衆不覺傾倒。其演講略曰：「余幼時在錫蘭教會學校。會知基督之道。唯常見教士持鎗獵鳥。種種殘忍之事。不勝駭怪。因是始恢復余之祖國信仰。佛法——余既讀聖經。頗敬重基督之真義。耶穌不營家產。且極貧苦。故余極願效法。余今略無產業。但抱一大願。願將釋迦之平和福音攜帶西行。余之友好中。頗能供給資本。擬在倫敦立一佛教機關。釋迦牟尼者。印度古王太子。棄國出家。思所以解決人生之遺。精進六年。卒發明真諦。以耶教名詞解之。則意謂天國者。本在吾人之心內也。天堂地獄。均係自造。是故應努力實現天國樂園於現時當下。此卽釋迦牟尼之所教也。」演講亘一點鐘之久。聽衆靜默絕無移動及微咳之聲。達君亦毫無疲乏之表示。語音清晰。略無震顛。音徹四座。使吾人精神界弛緩之心弦。頓覺振動。語詞簡單明瞭。深合聽衆之心理。富於演說家之姿勢。又饒具比丘之莊嚴。其視世界本同虛幻。達君誠天使哉。講演既畢。達君落坐場中。頓沈寂如死。旋繼以極熱烈之鼓掌聲。吾輩之心情確大爲鼓動。唯當下信佛則尙未也。

以上爲特萊因君之言也。今達君來倫敦矣。此間人士對之又如何乎。莊嚴慈悲之釋迦教訓。在此牛肉啤酒之社會裏。果能得一立足地乎。余爲研究計。乃親詣蘭加斯德街 Lancaster 五十二號而叩謁於達君之門。達君年六十餘。儀容秀美。鬚髮皓白。兩目有光。銳似神鷹。衣裝偉麗。令人肅然生敬愛之心。披談之下。達君意謂釋迦之來於印度。正在印度國運極盛之時。蓋佛教真義。必須文化極高之民族。始有了解之可能。目下全世界。只英美兩國。正開放幸運之花。其能接受佛教。毫無疑義。此行進行之順利。當可預卜也。達君幼時曾來倫敦。主於安諾德爵士之家。Sir Edwin Arnold 繼赴芝加哥。出席世界宗教大會。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爲佛教之發言者。返印後。即在印京加爾格他及菩提迦耶二處工作。歐戰起。因運動和平被監禁。旋釋放。羣認爲南方佛教之威權者。到處歡迎。余（夏芝自謂）以爲東方自有東方獨到之真精神。足以供獻西歐。而吾西人於崇拜名相之餘。（名相係佛經術語。意與皮毛相近。英文係 Names And Forms 二字。並以梵文 Nama Rupa 二字爲印證。其爲名相無疑。）竟以爲十分

鐘之計度思慮。猶勝於印度式終身之冥坐幻想也。噫、印人之默坐。果係冥坐幻想乎。假如吾人以打球之精神。轉習靜坐。或者醫院可少收多少之病人乎。達君之習靜慮。顯然毫無損害。恬靜而敏捷明確而機變。一望而知爲極有修養之人也。達君謂倘然至臨命終時。伊當開目而逝。死者不過一刹那。即可過去。蓋生老病死。乃人生常理。實極簡單之變遷耳。吾人比丘。本教人。以了生脫死之道。視死直爲當然之事。至睡眠於人生。苟達心身修養之正軌。本非必要之條件。每夜睡兩點鐘於余。自爲滿足也。若謂人生之幸福乎。可由靜坐得之。蓋呼吸正當。則心志清甯。君現坐蓮座。因余談話之時。不知不覺間。會效釋迦之結跏趺坐也。此大有益於呼吸。據西醫學說。呼吸與腦筋統系。不亦云有直接連鎖之關係乎。

余今用此簡單文詞。介紹達君。自知難肖萬一。以人類之心腸。形而上之。以儕乎宇宙之大化。此等哲理。詎可以數行拙文。達其精蘊。而於此猶有一事。必須聲明者。歷來佛教多被誤解。以爲佛教之涅槃。乃幻想而不可實得。至涅槃真義。爲多福爲覺照。又率誤

解爲寂滅其實佛教徒亦如耶教徒科學家等相同。蓋亦主幸福說者也。佛教徒之福天國實在手足呼吸之間耳。且應此生實現。決非死後始得也。

余確信吾國（英國）精神界思想界因達君來臨之故。必生多少之微潮與迴瀾。蓋其論調實與吾國素習極爲懸殊。凡對於東方信仰感受興趣者誠不可不一往聽其議論。瞻其風采。蓋達君之真誠懇切與善詞暢達實於聽衆極爲有益也。

（二）英國將成立大菩提會

譯大菩提報（十五年六月）Maha Parinibbana

印度大菩提會總幹事達摩波羅君。刻在倫敦。擬於明年釋迦牟尼之二千四百七十年佛誕紀念時。成立倫敦分會。目下正物色合宜之會所。唯租價昂貴。尤須預付押款。款數奇昂。某處租價年須三百磅。（卽月租四五百元）而押款竟須四百磅。刻進行租屋頗有希望可成也。吾人應知倫敦實世界生活最高之地。而亞洲各國留學生在倫敦者以數千計。至錫蘭緬甸暹羅日本之佛教徒亦極夥。印度留學生散處外域者亦達三

千人以上。各種人至今無聚會之場所與機會。以爲佛教之修養。達君租屋如成。會內將設立佛教書館。並擬收存孔教及回教之典籍。兼作亞洲留學生之聚會地。不久擬先出版刊物云。達君刻定由其家產中月捐七十一磅。檀香山之福司德夫人（即在印度捐助大菩提會最有力者已由海潮音介紹之矣）已允月捐六十一磅。預算會所之設備品至少須五百磅。每年之經理費約須一百五十磅。散布圖書。流通經典。當然爲必需之籌備。而購請英文印文各種經典。需款尤巨。房租年須四百磅。期限八年。刻下設備。爲接近來實計。不得不籌備整齊。况乎本師遺訓。曾以清潔第一要務。溯英人征服亞洲以來。此次向英人傳佛法。實爲第一次之創舉。達君對於英國士女。因其歷來之經驗。實極易得其好感。十九世紀以來。耶教士常欺騙愚蠢教徒。謂佛教爲野蠻之邪教。崇拜禽獸及木石云云。然至今日佛教徒表示敬信其真理之機會已獲得矣。方今英國社會中物質主義。縱欲恣情。放肆無忌。神學家流。依附宗教。僅遺形式。其唯一寶物。不過亞拉伯式之聖經。詰其內容。亦不過加地亞。巴比倫。波斯埃。及各民族之神官野史耳。唯科學之言。確

係一部之真理。此則應同調於佛法者也。自來亞人之到英國。乃皆有所學於英。今則有佛教尊宿試到英國。對於該國之覺悟人士。表示佛教之真義。吾人能不歡欣鼓舞。以隨喜贊助之乎。凡吾佛教徒。具有愛護英人之弘願者。望隨力捐助。各種書籍或金錢。寄往倫敦交與達君。吾人應切記釋迦聖訓有云。諸布施中法施第一也。

The Anagarika

Sed Books:—Dharmapala

C/O Messrs Brownjohnand

Howard Ltd.

9/12 Basinghall st. London

F. C. L.

The Anagarika

Send Money:—Dharmapala

National Bank of India,

26 Bishops Gate,

London E. C.

(三) 德國大菩提會已成立

▲幹事德人西洛斯君在紐畢堡之務拉哈城之演說

Mr. Oskar Schloss ar Verlay, Neuliberg, Yernany 德國大菩提分會。已在紐畢堡省之明倪墟城成立。Munich, Neubiberg 其主任幹事。即為有名之書肆商德國優婆塞西洛斯君。Mr. Oskar Schloss 西君為佛法故。犧牲自身利益極大。所有入款。幾全用在散送德文佛經之上。現全德之境。悉得其布施之益。該分會機關。曾發行德文佛教月刊兩種。一名達道月刊 Der Pfad 又一種名佛教週報。Zeitschrift für Buddhistismus 以下為其演說辭之大略。

兩月以來。德國人民。對於佛法感受極大之興趣。名流多人。時有佛教問題之演講。

而多數佛教書籍。近來時有出版。此一月內。即有二十種之著作。柏林近有一佛學社。成立。每月均有演講會之舉行。而賴因蘭 Rhineland 亦有一佛教團體成立。余刻與此兩團體之發起人時通音信。而余之私願。尤在聯合德國各佛教團體。合而爲一也。至於敵會。日在進行中。堪爲諸公告慰者也。

大菩提報記者按。凡我東亞之佛教徒。如日本緬甸暹羅錫蘭之擁有產業者。對於此英國德國之兄弟。實應負有極重大之責任。意者耶教之流布。恐不能再過五十年。吾人亟應猛醒者。即目下科學心理學之進步極速。對於佛法之真義。實已到堪能澈底了解之程度。蓋科學愈進步。愈易了知佛法也。凡我亞洲之同胞。對於西歐之同志。何不一加輔助乎。

(明倪墟城。Munich 爲德國南都之大城。城沿多腦河之支流名伊薩河者。

印度大菩提會設分會於此。並設分會於倫敦。蓋擬傳佈佛法於歐洲也。)

(四) 達摩波羅君之近况

本年五月間。聞達君在倫敦。又有一度之抱病。病勢雖重。而危險期已過。近且恢復健康矣。半年以來。達君在歐洲各國。到處演講。或執筆著作。工作不遺餘力。宣傳之外。並組織分會多處。返英以後。抱病時蓋正組織英國分會時也。近來英國報界。時常記載國中公衆對於達君之可驚的印象。達君行蹤所至。到處輒得熱烈之歡迎。與尊敬之招請。每次演講。聽者常有數千人之多。吾人極信不久達君完全恢復其健康。而繼續其高尚之工作也。

太虛法師與德人談話鱗爪

記者

一、德國駐華公使卜爾照。昔爲駐日大使參贊。曾晤談。在福郎福持大學講演。卜公

使來聽講畢。數日後約於中國學院攝影紀念。並以自備汽車。邀遊萊因河諸勝。下既通華語。車中途作長談。偶論時事。謂日本之壓迫中國。等於法之壓迫德。大抵小國一時占優勢。恆惴惴然恐大國之復興。與以自存。遂欲箝制之。而使不能再起。但亦徒見心勞日拙而已。太虛曰。個人與他人。國家與他國。恆存一我不滅亡他。他必滅亡我之念。以之互向拚死中求活。此現代從宇宙觀。以至人生觀之大錯誤。而為各階級各民族戰禍之源。循此而不易其道。則世界和平。與人類安樂。終無望。使占優勢者。了知佛法從萬有。以至人羣。皆以因緣和合而成。生滅無常。相續不斷。無可強據。以為「我」者。亦無可強割。以為「非我」者。惟利他乃成兩利。若害他則必自他兩害。儘堪互助以共存。豈必相斫乃為快。如不明事理。妄逞貪瞋。人固怨苦。己亦勞困。卜首肯。

二、柏林遠東協會會長叩爾納貴族耶納倭伊鏗夫人。耆年碩德。頗致慨於近代之歐化。以慕中國古文化之熱忱。招待傾談。詢及中國現時變遷之情勢。均謂中國今不可急於模仿歐洲。毀亡中國固有之美德。變成日本一般國家。其言亦可思釋。

三、開在林伯爵。爲德國著名之東方學者。承東憲訪之於達娜斯達之住宅。暢論佛學。頗有心得。表示當注重個人之精研實證。願與爲互相切磋之學友。但不欲與一般人爲集會之舉。長身美髯。有超然出羣之概。而柏林之維德海伯爵。則致書趨訪。竊然欲爲援助世界佛學會之組織。別饒有和愛之意。

四、德外交部東方司密歇爾遜課長。曩者亦嘗於東京大使館相識。尤善華語。由東方司司長脫老乎脫孟。囑招待太虛。赴外交部晤談。密課長譯脫司長語云。前次歐戰。非必不可避免者。而終至不能避免。亦由歐洲各國當局者。於道德之修養。猶有欠缺之所致。聞佛法最注重於道德修養。故今極歡迎來傳佛法。太虛曰。歐洲以前。本亦有宗教信仰。以爲道德涵養。但因近代科學知識之進步。歐洲以前所信之神教。在科學理智上。已難成立其信仰。故應有從科學理智。而上達於最高最圓滿之佛法。以爲現代歐洲之新信仰。促進於道德之修養。今聞司長所言。既懷前車。尤惕來軫。若及今能建樹此新信仰。以養成真道德。則未來之人世和樂。庶其可保。脫表示極願贊助世界佛學院之進行。

五、德國之佛學研習者。以泥牙羅滑嘎拉比丘。及達而梗博士爲先進。二人皆錫蘭巴利文三藏學者。在錫蘭研究修習多年。泥管建一佛院於瑞士。達亦建一佛院於柏林。并勤著述繙譯。敏興有一雪洛斯書店。出版多種佛書。皆出其手。然今泥返錫蘭。瑞士佛院已圯。達於去年棄世。其佛院現由一學生守持。亦勢將寥落。除此二人外。柏林之斯泰恩凱。爲達而梗之友。專習禪定。近與數十同志。組一佛學社。注重實行。每月出通訊一冊。而研譯中國學。以柏林大學教授勿朗凱。及福郎福特大學教授衛禮賢。萊勃齊大學教授海里士爲首。然從中國文研究佛學。則以民族博物院及東方學校萊辛教授爲尤善。以昔在中國。曾從梅光義研佛學也。萊勃齊大學魏勒教授。精藏文。并從梵文華文。研大乘佛學。敏興司法廳長萬立嬭。及潑勒司老之龍伯博士。亦精巴利文三藏。海台堡大學華來珊教授。應索爾夫博士之呼聲。而提倡大乘佛學。日僧友松圓諦佐之。此諸人皆經晤談。或數通函問者。人才濟濟。惜未能聯合一處。而互共研究之耳。

六、萊勃齊大學杜里舒教授。及愛吉士教授。皆曾到中國。對於佛法。亦有深切之了

解。謂在今科學知識發達後之世界。唯佛法可為人類唯一之宗教。其他各教。已皆將淘汰。太虛謂唯佛法可為現代科學發達後歐洲人之合理信仰。亦唯現代歐洲最進步之科學。乃能發揮證明佛法為真理。二君極為首肯。

七、德國教育部伯克總長。告施德惟博士。約太虛赴部相見。二十二日。遂偕萊辛教授往訪之。暢談一時餘。告以德國可設一佛學院。問及內容之組織。當如何。乃口述。由萊辛教授譯為德文付與之。謂當加研究以圖實施。茲另以華文錄出。

(可設柏林大學
或博物院內)

研教科

佛典編譯	佛典考校	佛教歷史	佛教美術
歐洲及美洲各國	錫蘭緬甸暹羅等	中國日本朝鮮安南等	西藏泥泊爾蒙古等
歐美文系	華日文系	梵藏文系	巴利文系
			印度波斯新疆爪哇等
			別
			文
			別

德國佛學院

(可擇清幽處
造一佛院)

教理部

行果部

究理科

修行科

證果科

印度小乘學派——錫蘭巴利文三藏屬之

印度大乘學派——西藏黃教等派屬之

中華綜合學派——日本各宗派屬之

歐美新研究派

律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淨土

真言

禪觀——數息觀不淨觀等以至大乘正觀及禪宗

信果——研究教理之果亦淨土真言之果

律果——律行之果亦各行所成道德之果

定果——禪宗之果亦淨土真言之果

慧果

加行智
根本智
佛智
及得智

教理無行果。則空。行果無教理則盲。今各國佛學者之病。中國西藏、蒙古、錫蘭、緬甸、暹羅病行盲。日本及歐美諸學者。則病於空。得此將佛之教理行果。一以貫之。庶幾有真佛法出於世。

佛教流行西方之推測

佛教近來頗呈西漸之勢。於英德二國。尤爲顯著。此文爲英人克爾貝大僧正所述。原登上海大陸報。由東方通信社譯爲華文。特轉錄於此。

白種人在日本佛教徒中。得「大僧正」之銜者。厥惟和歌山克爾貝氏一人而已。氏日來方遊歷東京。昨日英文日本告知報記者。訪之於帝國旅館。一望而知其志心地。

純粹樂觀。氏於今年五月方由美國等處遊歷歸來。其對於美國佛教發達之前途。尤爲樂觀。氏謂佛學現已引起一般美國人之興趣。皈依佛教者。驟見增多。據氏計算。美國佛教徒。已達五千。而在美國西岸（自勞斯安格爾迄洛杉磯等處更東至狄特羅意諸城中）且多已建有佛寺。紐約不久必成爲東洋佛僧信仰之區。

紐約佛教徒曾一度贖資數千金。擬在紐約馬遜遜區。雕一佛像。不圖爲當道所禁。至其所以禁止宗教的雕像之故。則克氏所不能詳。而紐約各報紙亦所不敢佈也。

克爾貝氏在帝國旅館旅客名冊上。自註爲英國籍。其名刺上則書大僧正克爾貝氏爲中年之人。軀幹頗肥滿。而以如是之體格。在此寒暑表達九十六度之炎暑中。仍活動不息。熱心辦事。方氏高談美國佛教之發達之際。雖闊邊之眼鏡亦不能稍掩其藍睛之光芒。

氏嘗自稱爲佛門中之自由武士。（按西洋中世紀有一種僱傭之武士。卽無所屬之武士。）蓋氏絲毫。不帶任何黨派的色彩也。其於過去七年間。編譯美國西郵報。款

拿大夏爾曼等會。於倫敦。今年始自海外歸來。當昨日與會。知報記者會。關於帝國旅館時。對於以上各地之佛教前途。極抱熱烈之希望。

氏謂現有許多美國青年。行將渡日入各大學。研究佛學。彼輩目的在冀望將來返國時。指導美國之發展。且有數人即於今秋來日入京都大谷學院（西本願寺所設）或西部佛教協會。此等美國青年。多半為美各大學之畢業生。

氏謂佛學之所以能滲入美國人生活者。以其為「科學的宗教」也。蓋當此科學昌明時代。人類咸欲以科學試驗真理。於是他種宗教咸遇難關。而惟佛學為人所認為其具有科學的根據也。質言之。佛教者乃心理學的哲學之宗教也。其與化學物理以及天文諸科。固不相關。最近德國人之皈依佛教者達數千人。此亦自然之勢。何則。德國人對於萬有事物。本富有科學的思考之精神也。吾徒中最良事者。當推德國人。倫敦現亦建有兩大佛寺。克爾貝大僧正為英國人。一九一三年來日。曾在東京執教。後更兼倉正宗佛教徒。結合。即由德等尊之以大僧正之銜。自種人得有此銜者。氏一人而已。顯

氏之能昇進此銜者。則由其在夏威夷長時間傳教之功也。

氏又曾經西本願寺大谷伯爵奏准。賞賜日本二等紫綬菊花勳章。在過去數月間。氏在和歌山高等學校授課。惟氏願擬於最近之將來。專心致力於日本佛學之發展。

又太虛大師去年即擬出席美洲加拿大世界教育會議。以宣傳佛學於歐美。旋因事中止。頃聞由駐日德國大使索爾夫之勸請。及德國佛郎府之中國學院院長衛禮賢函託張君勵先生。轉請大師爲董事及佛學教授。大師已准於四月間放洋。先循禮暹羅緬甸錫蘭印度之佛蹟。而至歐洲漫遊各國。於德國稍爲久住。再游美洲以爲中國大乘佛學之世界宣傳云。

雲南金巴字救護隊成立後的情形 常 惺

一——成立的緣起

佛陀本以積極救世的精神。廣度一切有情。傳入支那後。以社會歷史的各種關係。大乘救世精神。而不彰。社會方面。往往誤認佛法爲消極厭世。不切於人生。故雲南佛教全人於四乘佛教會利濟院中。組織戰地救護隊。以爲佛徒入世工作的第一聲。此金剛字救護隊所由成立也。初四乘佛教會外護殷叔桓先生。從長江各省倦遊歸來。鑒於長江佛徒之安坐而食。殊失佛陀救世之本衷。故與王竹村會長。提議改良雲南佛徒之生活。當以實行救世爲要義。王會長大加贊同。夏歷十月十四日。假三皇廟。招集昆明諸山。籌商揀選青年僧徒二十人爲救護員。更得利濟院幹事周明齋居士。熱心計劃一切。故即於十九日。假圓通山。接引殿開始訓練。於中如陸軍醫院院長楊縱雄先生。市政公所衛生科科长王興周先生。至誠醫院院長周紹九先生。軍醫科科員萬子美先生等。皆爲熱心教授者。故未及一月。卽能開往戰地救護。此皆本隊成立中之最可感謝者也。

二——出敵的經過

夏曆十一月中旬。客軍入漢之聲甚急。調和無效。戰機緊迫。本隊爰於廿六日清晨。由總會中平光會長。領導出發。一行計五十餘人。先由王竹邨陳古逸兩會長。齊備諒談。尤與勸業場轉馬市印出南城。沿途發散傳單。說明本隊雙方救濟。俾體賽佛平等慈悲之至意。計是日到會遊行。除各院主任幹事外。男女居士不下百餘人。遂經古懷。為團體影紀念。一時社會羣衆。莫不響應。是日以遊行禮。行至板橋。已下午五時餘矣。

板橋為東臨軍事之真道。供編類案。十室九空。民居多半化為旅店。所用什物。無一完整者。當晚與衛生隊李隊長同寓。隨前敵已遷楊林。故即於次晨清早起行。三十里至長坡小憩。更三十里至楊林。是為前敵總司令部。由軍長駐在地。並承先派潘處長武副官。乘寓應門。卸裝後。即備中平光會長往總司令部。答語。并探前敵情形。因知對方已趨退却。前敵追隨甚急。

兩日來長途跋涉。隊員中有不良於行者。因假楊林小憩一日。午前往遊玄天觀。殿

宇宏圖但久爲軍隊駐紮。糞穢不堪。午後往會衛生隊隊長及第一野戰病院院長籌商。處德合作辦法。傍曉楊林地保來報。有兵病故。各方無人過問。因派隊員六人前往檢查。一掘。裝棺掩埋。并爲作法超度。是爲本隊工作之開始。并聞前方已小有接觸。故隨函告省方總會。准明晨開赴前方矣。

楊林至易隆計程八十里。清晨四時起。早餐後即首途。曉色微茫。嚴霜滿地。二十五里至白龍橋。曙光大放。途中聞省軍已佔領馬龍。離曲靖只三十餘里矣。下午三時半達易隆。市面蕭涼。人烟寥落。兵站處派夫爲難。正躊躇間。省方總會中僱定長夫十七名已趕到。免却幾許周折。曉發後往訪新軍醫處長。及保督戰官。僉謂前敵戰况不明。恐流匪爲慮。宜結伴攜糧爲衛。保君並建議本隊籌種安全之策。盛意可感。歸寢時已夜十句鐘矣。

省方僱來長夫。以兩日趕行百八十餘里。是日疲臥不起。屢呼不應。故八時半方能就道。保督戰官本約同結伴偕行。以遲遲未能追及。一路羊腸屈曲。崎嶇難陟。至潯瀆街

時已夕陽西下。距馬龍尙十八里。黃昏後始能到達。以總司令駐在地。且離戰線不遠。故檢查森嚴。口令緊迫。入城徧覓住處無着。最後幸得平民工廠爲住宿地。雖糞穢不堪。窗櫺不整。然較露宿爲幸多矣。是日以後隊不及趕到。炊具及行李等多未能攜來。且兵站處粒米無存。徧買無獲。枵腹枯坐。饑寒交逼。飽嘗軍人從征之苦。幸隊員中強半稍具學養。跣趺靜坐。尙能不失其常度。私衷竊慰矣。

次晨多方搜羅炊具。買得豆花一桶。苦菜數斤。又向衛生隊借得紅米四升。十時左右。早膳粗具。於是團聚進餐。碗筷不具。有以嗽口杯代者。有以茶杯代者。有以瓦鉢代者。有以竹片爲箸者。有以樹枝爲箸者。甚或以手代箸者。光怪陸離。無奇不有。最妙者以熱水壺蓋權作調羹。以傳熱太速。至不能進口。極旅途之怪誕矣。十一時後。往總司令部探訪前方戰况。據云已圍攻瞭郭山。將薄曲靖城矣。并蒙總部惠贈米票十張。可向兵站處應量領取。茲後可無枵腹之虞。隊員將本隊宣傳品沿途貼散。甚得一般軍人之同情。是晚與何隊長黎醫務主任等會商。分爲兩隊。一隊先向前方工作。一隊請平光和尙率領。

暫住馬龍。聽取消息。以便分途前進。并爲辦理給養云。

次晨起。摒擋行李。偕隊員担架夫等三十餘人。十時許由東門出發。行十餘里。見一童尸。蟠伏滑竿下。臀部已爲犬食過半。似爲謀財而暗殺者。亂時人命正如草芥。戰區尤烈。不勝感慨係之矣。由何隊長及月滄法師。會同隊員掩埋。更十餘里。至麵甸。人烟寂寂。似離火線尙遠。隨與何隊長等會商。擬更進八里。住宿三岔。沿途遙見隔山蒼烟。島島上騰空際。并微聞槍炮聲。時止時作。將抵三岔。見第一師全部。由三岔開出。蜿蜒二里餘。向瞭廓山脚一帶進發。本隊隨進。住三岔初等小學校。時已四時餘矣。是地距瞭廓山約八里餘。距曲靖約十五里。非兩方所必爭。救護最適宜之地也。七時後。遙見對山火光燭天。警槍四起。是爲對方焚燒林木。以防省軍掩襲者。山南火星萬點。忽明忽滅。掩映於夜色朦朧中。是爲三十八軍主力所在地。預備拂曉攻擊者。計是役兩軍相持者。約五萬人。連營十餘里。殺氣紛騰。大好河山。頓成冷酷悲慘之世界。噫。亦可哀矣。

三——戰地的工作

觀昨晚兩軍搏鬥之嚴重情形。若於軍事者。皆斷爲明晨拂曉攻擊。是夜隊員中多有展轉不能成寐。集於清晨六時許。槍聲突起。喊聲應天。八時後大炮隆隆。機關槍聲連珠不斷。遙想山中肉搏之慘烈。必有舍吾人不忍目睹者。何隊長隨帶同隊員引道前往陣地探視一切。及十時後。回報吾軍已攻克瞭廓山。一支進圍曲靖。一支進蹤露谷。但山中傷亡甚衆。急待救護。本隊隨帶裝出發護綳帶所於二師衛生隊本部。以便合作。一及陣地見斷手折脚者。血濺襪褲者。腦漿迸裂者。腹破腸出者。或有負痛難忍。屢遭爬滾。哀號求死者。或有帶傷未亡。豺狗卽來噬食。慘聲求援者。傷心慘目。不忍卒觀。計是日十一時半到山工作。直至下午五時半。瞭廓山正面陣地負傷者約二百餘人。已由本隊與二師衛生隊合力救護。送往野戰病院收容。惟左右兩翼及附近曲靖一帶陣地。以距離未遠。一時未能顧及。雖欲持炬往援。但以隊員及担架夫等。精力不繼。不得已惟有俟諸明晨。此實不勝遺憾者也。

次晨三時半卽起。早餐後移坐瞭廓山脚袁家坡駐紮。以便竟日工作。適省方衛生

隊第三分隊長隊長。奉總司令部命令。已自馬龍連夜趕到。故即與分途合作。進搜左右。兩翼陣地之傷亡。數擲由東偏。與右翼連結處。死屍橫積。是為兩軍鏖戰最激烈地。積屍叢中。尚有一兵負傷極烈。氣息奄奄。問之已不能答話。蓋負傷極。流血過多。不能出聲。昨匆忙中。視同死屍。未及救護。一夜饑寒。不死於傷。亦將殞於凍餓。故已嘆不能言。及由黎醫務主任檢查。某傷者在腹部左偏。子彈已出。似不至有性命之虞。雖不能起行。亦得已與黎主任及隊員二人。分抬四肢。移至安全地。適本隊担架到來。抬回哀家坡換藥。并加打嗎啡針。虛裝主任云。可保安全。斯人實亦不幸中之大幸矣。又本隊伍分隊長與團槍法師。搜至瞭榔山尾。離曲靖城約里許。見有負傷者十人。無人救護。聞其屬何部隊。初則閃爍其詞。不致吐實。及聞本隊為傷敵會金剛字救護隊。始敢直陳。為對方連長一人。中士四人。上士五人。負傷後即望本隊救護。蓋彼方退守城中。傷者無人救護。命若懸絲。故一聞佛救救護隊。宜其喜若嬰兒之得慈母也。隨由伍隊長回隊。喚取滑竿二架。不足。又往鄰村僱得民夫八名。將被擄一齊運回醫治。復送往野戰病院。及回隊時。已暮九時。

餘矣。計是日伍隊長一人。上下山者凡三次。跋涉山路。約百二十里。歸後即患腹痛作吐。三日始瘥。其任事之誠懇耐勞。誠有足多者。

兩日來專爲救傷。其死亡者。橫屍滿谷。有爲貧民竊脫衣服。一絲不掛者。有爲鳥獸啄食。屍體不全者。有血肉模糊。張牙睜目。一若死後猶有餘怒者。屍林慘狀。不忍彈述。適中國紅十字會。亦於是日到山。愛會同衛生隊。三部合作分頭掩埋。直至下午五時始克畢事。本晚并由平光和尙施食超薦。梵音清遠。動人悲哀。一時觀者雲集。兵士中至有歎息泣下。連稱此次死事爲值得者。

計是役雙方負傷者約三百餘人。亡者百餘人。其由本隊救護醫治者百五十餘人。死亡掩埋者七十餘人。此瞭廓山一役。本隊工作之實在情形也。此後戰事中心。或將趨向南路陸良方面。故本隊業已分爲兩部。一部留守曲靖煤炭村。時爲作法超度。一部移往陸良。擬爲積極之救護。至將來工作成績如何。再爲續報。

四——述者的感想

此次不佞隨軍出發。目擊人民的流離戰爭的慘酷。此上所記者。不過十之一二。至人民戰士真正的苦痛。及述者個人的感觸。實非楮墨所能形容。竊以近今各方戰事之起源。其情形雖甚複雜。往往爲正義爲人格而戰。有苦於不能自己者。但最大之原因。多半私我爲之厲階。而佛法所針對者。正爲貪瞋癡毒所滋養之私我。吾佛徒若不能積極宣揚佛陀無我之大化。使戰爭消滅於無形。而但消極的施救於有形之瘡痛。雖云本我佛之宏慈。而實非我佛之真慈也。當此強權伸張。公理沉沒之時。固知不可空言慈悲。徒手弭兵。但世界事業。爲人類共同心理之所表現。吾人果能盡力宣揚佛化。使多數人覺悟。深信無我慈悲之至教。則戰事自可逐漸減少。最後乃至於無爭。而同享和平之幸福。故當此據亂時代。吾人一方固當消極的力謀救護設備之完整。以爲不得已之補救。一方尤必積極的力宏無我之大化。以期戰爭消弭於未然。致不勞爲瘡痍已發之療治。此則不佞區區之微意。甚望本會同人。茲後於積極宣揚大化方面。三致意焉。

石浮屠山記

石扶持

石浮屠山。乃在荷屬南洋爪哇轄內之勿兀之間也。昔人咸呼爲石塔。今猶沿此。但其全塔。皆用一尺餘長之石。細加砌成。以疊造之。共十一層。百數十級。萬少有餘丈。而地之闊。共有四萬方步。而其逐層石壁。遍鑿石像。皆爲佛教故事。觀其工手。實巧不可階。故凡來遊者。咸有莫忍遽即舍去之意。因其難造之工。實爲近世之所難及也。惜其歷時已久。已多圯壞。要復修葺。恐非易事。稽之此塔。落成之時。是在西歷一千八百年前。佛教南來之始所建築也。今南洋一帶之地。佛教蹤跡之最古者。當以此塔爲首屈一指矣。時在民國十有一年三月。石扶持。觀時客故來。書於問政堂。

南洋所感

梁啓超

好幾年沒有航海。這次遠遊。在舟中日日和那無限的空際相對。幾片白雲。自由舒卷。找不出他的來由和去處。晚上滿天的星。在極靜的境界裏。兀自不歇的閃動。天風海濤。奏那微妙的音樂。侑我清睡。日子易過。不知不覺到了哥倫波了。哥倫波在楞伽島。這島土人叫他做錫蘭。我佛世尊。曾經三度來這島度人。第三次就在島中最高峯頂上。說了一部楞伽大經。相傳有許多衆生。天咧。人咧。神咧。鬼咧。龍咧。夜叉咧。阿乾闥咧。阿修羅咧。都跟着各位菩薩。阿羅漢。在那裏圍繞敬聽。大慧菩薩問了一百零八句偈。世尊句句都把一個然字答了。然後闡發識流性海的真理。後來這部經入中國。便成了禪宗寶典。我們上岸遊山。一眼望見對面一個峯。好像四方城子。土人都是四更夫。拿着火把爬

山去禮拜。那就是世尊說經處了。山裏頭有一所名勝。叫做坎第。我們雇輛汽車出遊。一路上椰子檳榔。漫山遍野。那葉子就像無數的綠風。迎風振翼。還有許多大樹。都是蟠着龍蛇。偃蹇的桀。上面有些顛碎的高花。紅如猩血。經過好幾處的千尋大壑。樹都滿了。望下去就像汪洋無際的綠海。沿路常常碰着些天象。像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規行矩步的從樹林裏大搖大擺出來。我們渴了。看見路旁小瀑布。就去舀水吃。却有幾位黝澤可鑑的美人。捧着椰子。當場剖開。翠袖殷勤。勸我們飲椰乳。劉子楷新學會照相。不由分說。把我們和這張黑女碑照在一個鏡子裏了。他自己却逍遙法外。走了差不多四點鐘到坎第了。原來這裏拔海已經三千尺。在萬山環繞之中。滯出一個大湖。湖邊有個從前錫蘭土酋的故宮。宮外便是臥佛寺。黃公度有名的錫蘭島臥佛詩。詠的就是這處。從前我們在日本遊過箱根日光的湖。後來在瑞士。遊過勒蒙四林城的湖。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麗。說到湖景之美。我還是推坎第。他還有別的緣故。助長起我們美感。第一件。他是熱帶裏頭的清涼世界。我們在山下。揮汗如雨。一到湖畔。忽然變了春秋佳日。第二件。那

古貌古心的荒殿叢祠。喚起我們意識上一種神秘作用。像是到了靈境了。我們就在湖畔宿了一宵。那天正是舊曆臘月十四。差一兩分未圓的月。浸在湖心。天上水底兩面鏡子對照。越顯出中邊瑩徹。我們費了兩點多鐘。聯涉繞湖一匝。蔣百里說道。今晚的境界。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想真是哩。我後來到歐洲。也看了許多好風景。只是腦裏的影子。已漸漸模糊起來。坎第却是時時刻刻整個活現哩。中間有一個笑話。我們步月。張君勵碰着一個土人。就和他攀談。談甚麼呢。他問那人你們爲甚麼不革命。鬧得那人瞠目不知所對。諸君評一評。在這種瀟灑出塵的境界。腦子還是裝滿了政治問題。天下有這種殺風景的人嗎。閑話休題。那晚上三更。大衆歸寢。我便獨自一個倚闌對月。坐到通宵。把記得的楞伽經點誦幾段。心境的瑩澄開曠。真是得未曾有。天亮了。白雲蓋滿一湖。太陽出來。那雲變了一條組練。界破山色。真個是（只好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哩。程期煎迫。匆匆出山。上得船來。離拔錨只得五分鐘了。

